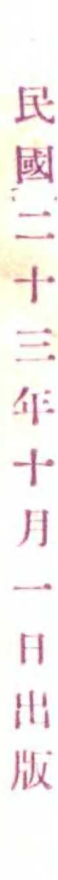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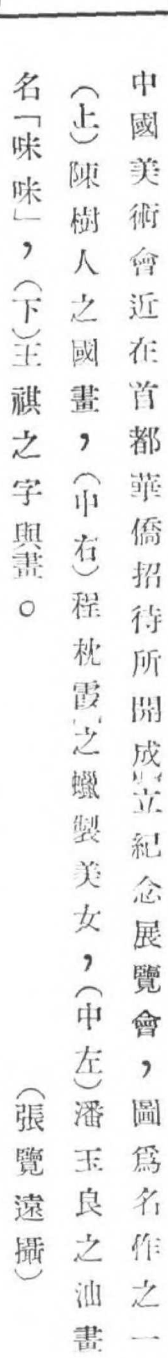
要目

美術畫展









中國美術會近在首都華僑招待所開成立紀念展覽會，圖爲名作之一斑：(上)陳樹人之國畫，(中右)程枕霞之蠟製美女，(中左)潘玉良之油畫，題名「咪咪」，(下)王祺之字與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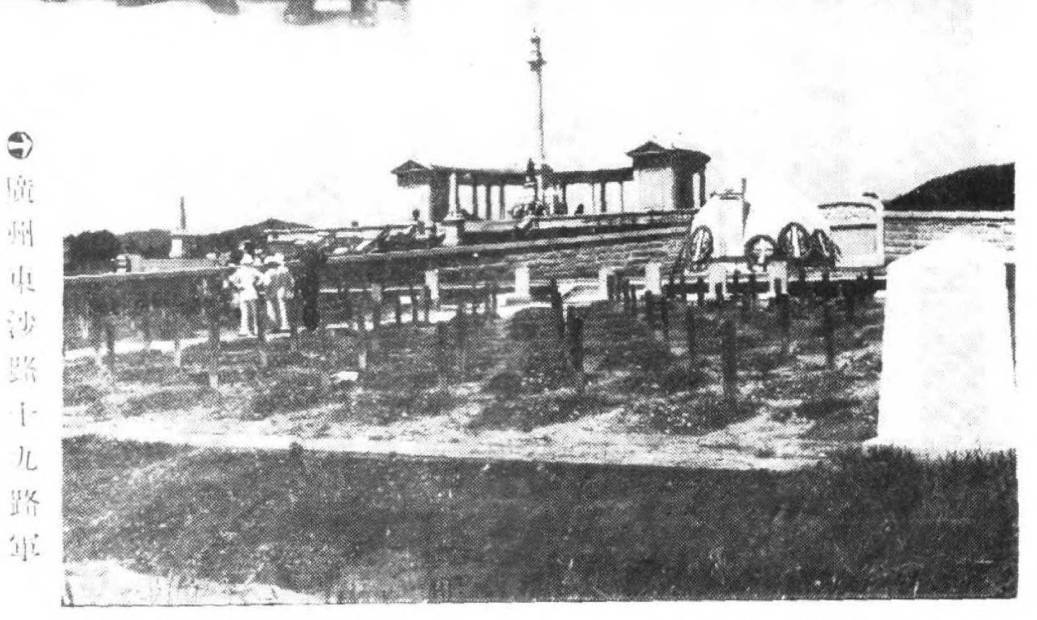
(張覽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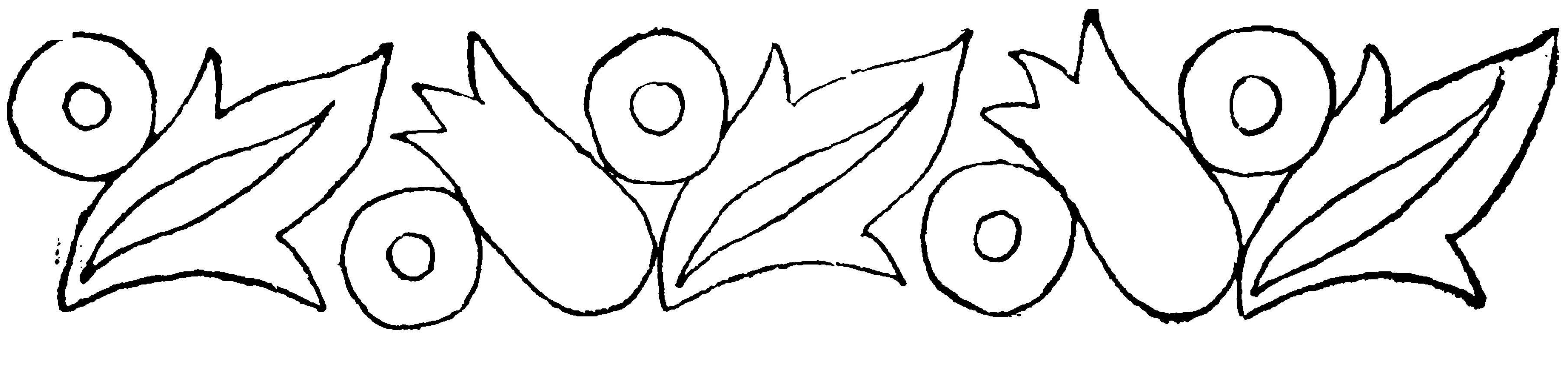
燕子磯下泊萃舟（劉維義攝）



冊封安欽呼圖克圖，執冊者安欽。（國際社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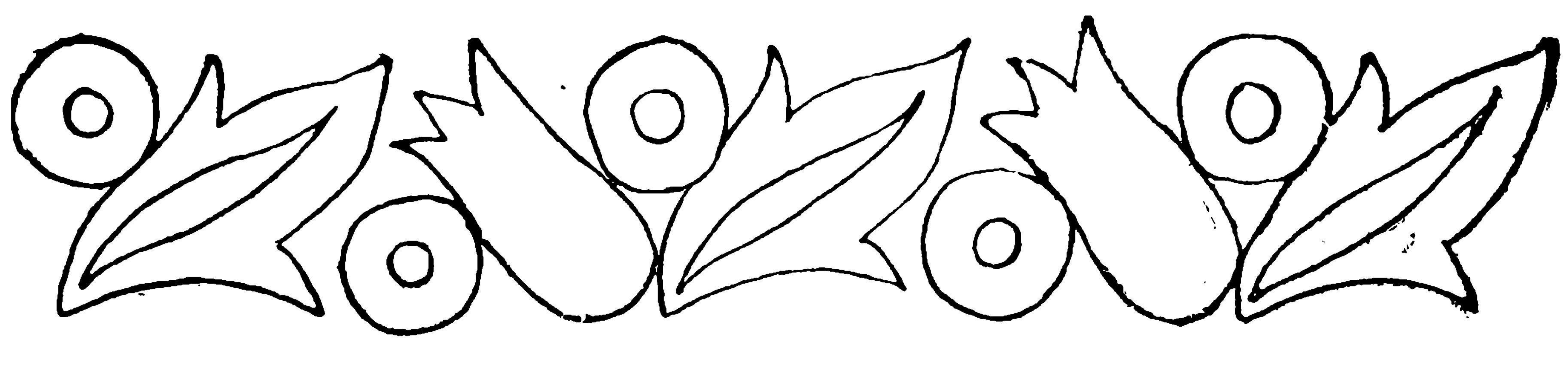


廣州東沙路十九路軍陣亡將士墓全景。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九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五全代會開會問題

關於五全代會的會期，報紙上曾一度傳將展期至明年之說，後經官方否認，但黨政各界仍不斷的有許多消息傳出。據聞這種醞釀，確是有的，且係出於西南某某方面的希望，其意則在避免糾紛，大體上不一定是惡意。

關於這事，黨外人本不應說什麼，不過如果因爲開會的糾紛，影響到國家大局，做國民一分子的人，似乎不能默爾。

老實說，現在國際環境萬分緊張，國內鬪治也萬分切迫，在這時候，我們埋頭做事，還來不及，那能再說空話，打吵子？所以如果開會而實際有利於國家，國民當然贊成，如果因開會而妨礙國事，那又何妨不開，或是緩開？總之老百姓現在需要是剿匪安民，建設救國，什麼會不會，在國民看起來是不成多大問題！（晦）

贛閩剿匪與川黔問題

近來贛閩剿匪，愈益積極，行營已把端金石城雩都等縣的縣長派定，飭令隨軍辦事，可見意氣之盛，是要一鼓而下赤色老巢。閩西方面， 也已開始全線攻擊， 想來有一番激戰。

不幸得很！在這贛閩剿匪緊張之會，川黔問題，却是日趨嚴重。四川經多年惡政治的蹂躪，人心浮動，民不聊生，一塊肥土，可以說已經川閥把他爲赤匪耕耘成熟了。自從劉湘的五路軍失敗，其他各路，不僅沒有還手之力，並且喪失招架之功，眞有風捲殘葉不打自倒之概。這樣下去，徐向前們祇有感覺意外收穫太多的苦惱，川閥之肉，固不足食，國家大局，如何得了？同時蕭克在湘桂黔堵剿勝利聲中畢竟達到竄入貴州之目的。黔軍無用，毋可爲諱，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入川黔邊境的賀龍匪部，近年極力買好民衆，聽說居然有君子國軍隊之稱。如果徐賀蕭打成一片，其收拾之難，恐怕比贛匪還要吃力，所以我們希望當局對川黔善後，赶快要定一辦法，否則閩贛縱使得手，在總賬上依然是相抵相銷，甚至要有絀無盈！（冷觀）

所謂『戰區』整理

黃膺白委員長歸任後，所謂「戰區」整理問題，自然將賡續進行。這個問題若用列舉的方式說來，眞是問題如毛，數說不清；但總括說來，實很簡單。塘沽協定的性質是臨時

的，停戰之後，主要的是恢復原狀。日本利用停戰線區域的臨時性質，播毒種亂，扶植漢奸浪人的勢力，使原狀永不得恢復；又利用這種不安定狀況下的如毛糾紛，來同中國麻煩。這樣下去，只有愈攪愈渾，永無清理的日子。我們認爲所謂「戰區」整理，只是「力」與「誠意」的問題。日本方面是有力的，但少誠意。以力創造糾紛，而無誠意以善其後，所以問題不得解決。問題的根本要點，須要日本方面少用力量，多出誠意！　（芸生）

中東路出賣之進展

這一週日方盛傳中東路交涉，將有進展。從買賣情形說，充分有成交之可能性，但是俄國方面，毫無表示，所以真相還待證明。

本來中東路是中俄合辦的，蘇聯不顧中國利益，片面地要賣給日本的傀儡，當然我們應該否認。但是，這不過是法律論。若從事實觀察，俄國本心又何嘗要賣？她自從去年五月到現在，推宕了一年多，損失了若干萬，縱然結局不能不賣，恐怕實行交出，斷不是旦夕間事；而且她之不能不脫手，自然也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我們東北四省整個土地主權，尙且無法收回，一定要責成俄國人替我們在失地中保存這一條鐵路，也未免強人所難，所以我們不願意責備俄國，而且深信她不會放棄了中國的友誼而與日僞異心携手。　（冷觀）

駐華義使昇格

義大利要把駐華公使昇爲大使，已經醞釀了許久，到最近方纔公表。

義大利自從墨索里尼執政，國勢蒸蒸日上，墨氏對於遠東古老的中國，向極表示關切。去年他的愛壻齊亞諾公使奉調回國，對他說了中國許多好處，越發使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對中國發生無限興趣。此次使館昇格，完全出於墨氏動議，正見他重視中國的厚意，我們祗有感謝。並且據外交界推測，正式第一任義國駐華大使或者就是齊亞諾先生，果爾，我們更要替中義友誼祝福！　（晦）

縣市自治法

縣和市都是政治上的基本組織，縣市實行自治，又是國民黨結束訓政施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所以縣市自治法的優劣，關係政治前途非常重大。

立法院月前把縣市自治法草案公布，徵求各方批評，根

至最近，聽說收到的意見書還很少，這顯見得人民對於徒爲具文的法律，信仰很是薄弱，甚且感覺厭煩，不願理會了。

要成一個近代式的國家，必須人民信仰法律，擁護法律，而第一步則須在位者本身重視法律，遵守法律，不然，即有良好的法律，也與政治無干，怎麼能叫人民對於法律發生興趣，發生信仰？　（森）

國聯各種議題

本週國聯的討論，頗不寂寞。（一）奧國獨立保障問題又有新案提出。據傳法義對這問題的談判，曾經發生僵局，因爲義大利主張和法國訂立一種保障獨立的協定，法國却想避重就輕，只答應把它歸國聯處理，這是一種滑頭手段，所以義國就着惱了。據最後消息，英義對這問題的復文，即將到達日內瓦，法國也講這談判可以成功。結果如何，不久可以分曉。（二）少數民族問題，波蘭已撤消反對，魯森堡代表貝赫所擬的報告書，已經國聯政治委員會通過，這問題可以平和解決，實爲萬幸。（三）巴玻問題，國聯正在組織調解委員會，中國代表也被邀入　，叫人們的心中，不由發生無限感觸。（四）東歐互助公約本週未十分談到，因爲正等待波蘭的答復。（五）薩爾問題的討論亦將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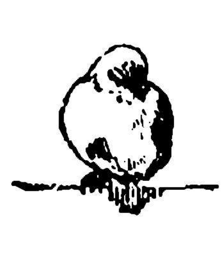
在以上各問題的討論之外，還有阿富汗同赤道國行將要求入盟的消息，這可算得錦上添花的一舉了。

美復興主任去職

美國復興局主任約翰森將軍勤勞辦事的精神，是我們十分欽佩的。然而經他一年餘努力的結果，工潮反而勃興和擴大，又因辦事的種種扞格，所以他最後不得不去職了。從某種意義上觀察，他可以算是嚴重情勢下的一個犧牲者。不過他犧牲以後，工潮情勢能否好轉，那是最值得注意的。

法擬修改憲法

法國政府向來最不安定，這全是憲法的作祟。因爲法總理在實際上無權解散議會，所以歷任內閣，多半夭折。本週法總理杜美格氏廣播演詞，講準備按照英國制度　，修改憲法，並且有意改革官箴，這的確是老早應該做的事。據我們觀察，後者一部分的動機，大概是由於史達維斯基騙案所暴露的一切。（歷樵）



杏山草堂詩話㊂

曾嘯宇

烟霞文字本關情○袍笏山林味總清○兩兩鳳凰天外叫○人間小鳥更無聲○此鄭板橋先生，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韵之第四首也○晴嵐爲張公若靄○虛亭爲鄂公容安○二公俱一代佳公子○科名早達○游歷清班○虛亭於有清雍乾時○歇歷中外○勛績燦然○晴嵐，則享年未久○知者較希○按晴嵐學士○爲桐城張文和公之子○以雍正癸丑成進士○殿試時讀卷官進呈試卷，擬爲二甲第二名○清世宗拔置一甲第三○時文和在相位○力辭○改置二甲第一名○授編修○晴嵐幼承庭訓○穎悟絕倫○不數年仕至通政使○奉命定內府書畫數萬種○編輯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室笈若干卷○乙丑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丙寅扈從西巡○歸途患病○遂以不起○惜哉○晴嵐扈從日久○又充日講起居注官○故所爲詩多頌舉之作○而朗潤清華○迥超凡響○亦可見得天之獨厚也○如恭和御製題王鍔豐年農慶圖原韵云○黃雲千畆連郝落○秋爽高原氣象廓○西成到處慶倉箱○擊壤歌聲達城郭○塲稼初登手足閒○柴門臨水聽潺湲○棃黃棗赤瓜棚綠○人在豳風圖畫間○及時春酒介眉壽○米煮長腰魚巨口○物色丹青點染新○想見豐年書大有○索綯寒夜對鳴機○中庭鐙火連深閏○桑衢蓬戶辛勤候○正是宵衣廑念時○又題清高宗青宮時所畫菊花水僊卷子云○琉璃硯匣塵不生○墨君管子桐逢迎○紛披紅紫何足貌○此中寄託殊遙情○冰霜肌膚旃檀心○大羅僊子來玉京○金鐏牙版豈復垢○皎然萬刼瑤杯擊○西風吹草草不綠○重臺猶占東籬名、坐枝雙鳥鳴嚶嚶○淵明乍參師語清○得生淨土良足貴○西湖配食堪餐英○豪端造化倍點染○春風秋露來無聲○以此栽培遍萬物○都看弱植喬林成○青宮閑暇窮物態○徐黃邊趙難抗衡○萬幾偶一展蜀素○那能如昔多經營○臣得拜觀命題識○墨林藝圃沾恩榮○按晴嵐閣學○爲文和長子○張浣青先生云○閣學，爲文和所篤愛○少年科第○書畫皆精妙○尤善於鑒賞○一日文和至庶僚家○見名人山水○歸語閣學○稱善者再○既逾日則懸閣學齋壁中○文和審視畢○語閣學曰○我無介溪之才○汝乃有東樓之好矣○閣學跪謝良久○旋歸畫其主乃已○閣學書畫皆供奉內廷○皇太后間出玉佩方寸○命書心經一篇○竟日而就○賜上方珍玩無算○其病革時○清高宗命御醫調治○護視回京○病篤，復遣內侍日賜詢問 ○ 卒之次日奉旨照伯爵品級，賞銀千兩○料理喪儀○其生死之間○際遇亦可謂隆矣○考晴嵐卒於文和之先○年未及五十也○

贛行雜記（下）

芸生

北山半日游

我自到牯嶺以來，常是無事忙，未曾正式遊山。九月二日下午，有事當作無事，決定用半日的工夫去游山，以免辜負此行。黃天行先生給我計劃了一個游程，我便於下午二時半由旅舍出發，作北山半日游。經蘆林，至金竹坪，路左有恭乾法師墓，臥碑一塊，刻大字，甚勁。路右是千佛寺，入游一週，栽瓜種豆，類似一個樸野的山莊。探視殿內，則陰森森的。出寺前行，經牧馬廠苗圃，行數里，至鐵船峯。峯在衆山之中，橫伸如船，故名。此峯遙對大天池，俯觀石門澗的懸瀑，的是大觀。步至鐵船峯頭，見有傅沅叔先生所題硃字，許爲俊秀雄奇。知此老曾於月前遊此。我伏在鐵船峯頭，俯瞰石門澗，只見那條大瀑布，急流而下，形同白練，疾洩如飛，如刮風，如奔馬，聲震山谷，可聞數里。這個瀑布，當是廬山名泉之一，在這裏遙觀，只能看見一部分，下部被巖石遮住，然就所能看見的其長度當已不下數百尺。轉身登舒嘯亭，處境愈高，愈見石門之險。置身極峯，騁目奇景，留連而不忍去。我的游程，是離此游大天池，大天池與此處相對，相距甚近，但無徑可通，須循原道而返，十餘里始達。因復經牧馬廠，走赴黃龍寺的大路，行至一小草屋處，其左有一條荒僻小徑，直趨而下。這條小路，夾在樹叢中，蜂飛蝶舞，陽光稀疏，轎頂觸樹，花落滿襟。出小徑，一橋當前，河中流瀑，湍急有聲，是黃龍潭與神龍宮的分道處。河內大小石塊，圓潤潔白，有如美玉。川流不息，日夜琢洗，雖粗劣頑石，久亦變成柔和面目。人受環境磨洗，久之稜角全失，其理當亦相同。順河流西行，至神龍宮故址，立石橋上，看流瀑奔逐，徘徊不忍即去。前行里許，即至大天池，入天池寺，院內有池一方，中架一石橋，池水黝黑，恐已腐臭，就是所謂『天池』。大殿黑暗，不知所祀何神，未入觀。文殊台下有一室，懸洪武畫像。小玻璃缸中養有龍魚潭中的所謂龍魚，作金黃色，四足長尾，實即守宮類動物(俗稱蝎虎)，乃故神其說以欺人。登文殊台，台作半月

形，係唐生智重修，自台上望石門澗，如在井底，遠望鐵船峯，亦甚卑小。在這裏看不見那條大瀑布，惟有流水的聲音雄勁入耳而已。下台至黎山老母亭，亭小神也小，亭前盈丈之地，即是捨身崖，拔地千仞，下臨絕壑，我膽子很小，未敢逼視。出寺至廟後龍魚潭，鐵門加鎖，不得入，隔欄望水，看不見所謂龍魚，遂罷。上清涼巖，有王陽明的石刻，字尚完好，林主席特修一亭以護之。亭傍有天心臺，亦林主席修。其東爲天池塔，原塔早毁，唐生智重建之。更東行有唐生智新修的圓佛殿，導游的轎夫，力促進殿參觀，不聽而行。下巖登輿，過龍角石，眺望樓，至息肩亭下轎。過佛手巖，遊仙人洞，洞中供呂祖像　，兩傍尙有許多不知名的神像，滿壁刻字，是極清靜地，反弄得極火熾，俗氣逼人。洞底有石乳點滴，曰：一滴泉　。憶去年春游西湖棲霞山紫雲洞，洞底也有滴泉。危石倒傾，積水下滲，此兩處情形當是一樣道理。出洞登山看御碑亭，亭內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顛仙人傳，是皇帝先生欺世愚民的神話。惟亭址高朗，揚子江與南潯路皆在望中，頗擅形勝。下佛手巖，出息肩亭，轉入大林路，至吳廬晚飯。半日之游乃終。

兩謁蔣委員長

我在牯嶺曾經兩度謁見蔣委員長，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點半至正午十二點，另一次是九月三日上午十點半至十一點半。兩次共談一點半鐘。我對於蔣先生的印象，覺得可用『虛懷，熱誠，苦幹』六個字概括之。他身居高位，日理萬機，求知識的心還很盛，欿然若有不足，可稱虛懷。自從國難以來，我們很少聽到他的議論。黨國要人向來是善於宣傳的，蔣先生的靜默，我認爲是他痛感責任的重大，對國事增加了熱誠。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在十小時以上，吃飯的時候也約人談話。他這次的偶感不適，很明顯的是由於過於辛勞所致。張漢卿副司令同我談起蔣先生的生活近狀來，曾說：『他太苦了，整天的在嚴肅的態度下見人治事，毫無舒展個人興趣的餘地。虧得他，換個人誰也受不了。』這雖是一段閒談，却很可以使我們瞭解蔣先生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緊張。蔣自奉很簡約，許多人在赴他的召宴的時候，須預先吃些東西纔去，因爲經驗告訴人們，蔣宅的飯向例只是簡單的幾樣菜，既不美而且不豐。蔣在牯嶺的住宅，規模很小。若不是門前有兩名衛士，幾乎無從知道是要人的居所。蔣宅的規模，較比孔庸之部長的住宅不逮十之一二。孔住特區五十一號，院內係一極大之松林，我有一天去拜訪他，進門後經三個護衛兵的交相傳達，纔到了內院的門前。我跟在

傳遞兵的後面，走坡度很高的長路，孔先生的秘書出來問訊時，我已汗流氣喘答不上話來。及至蔣宅，很容易的便升堂入室了。蔣先生提倡新生活運動，他自己便是一個身體力行者。他對於政務很關心，的是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領袖。黨政軍各方面的事，他都注意，而且不分鉅細，事必躬親。他這種做法，很有人顧慮他的精力，並懷疑他的效果；但他那孳孳苦幹的精神，確有很大的感召力。張岳軍主席這次到牯嶺，原預備向中央要求欵項，救濟鄂省的財政，但見蔣之後，竟未出諸口。退後對人表示：『何必拿這些事去麻煩他，還是儘自己的力量做去吧！』黃膺白委員長受內外環境的窘迫，牢騷滿腹，原預備向蔣發洩，乃見面多次，也覺不忍出口，反鼓起勇氣而北歸，不計個人毀譽，以犧牲精神爲國家任事。 張漢卿副司令到牯嶺數日之後， 我問他謁蔣曾談何事，他便說：『許多都是倒霉的事情，實在不願意全拿出來麻煩他。』又如吾師陳鐸士先生，拋棄了月入六百元舒適的教書生活，離開生活習慣了的北平，到荒漠的鄉間去開墾。惟恐自己吃不了苦，預先便於夜間睡在冰冷的地上，日裏食粗糲的飯，以鍛鍊身體。陳先生已是將近六十歲的人，還這樣拚着老精神，我聽了非常感動。這是我所知道的，此外相類的事當然還很多。只就這幾個例子說，我認爲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後實有一種很大的精神感召力。這種力量，小之可以正己格人，大之可以興邦建國。我們的國家，現在確已走到非常艱難嚴重的歷史前面， 復興呢？滅亡呢？ 問題的答復，在不遠的將來，便須用事實來說明。誰能打開民族國家的滅亡的危機，走上復興的道路？我們相信這個萬鈞重擔，不能單純的希望於某一個領袖，要大家都悲壯緊張起來，加緊的做事，加緊的奮鬬，民族國家的前途，或者還有幾微的希望！

牯嶺的印象

我在牯嶺雖然住了二十多天，未曾有過系統的注意，地方雖是第一次到，而一切情形差不多皆是習慣了的，所以也就不會有深刻的印象。這裏所要寫的，只是幾點平常而又平常的事物而已。

我初到牯嶺街上，簡直不覺得是山居，商店櫛比，路人如鯽，熙來攘往，儼然是一個二三等的城市。若不是街上偶然有上下的石階，坡陡的道路，游人坐着籐轎，根本會忘記是身在山上。牯嶺給我的第一個新印象便是警察。廬山的警察，類皆二三十歲的青年，穿着白色制服，戴着白色帽子，顯得特別有精神，而且特別和順，我每次向警察問事，他

都是循循有禮的答覆一切。我因此聯想起天津租界裏的巡捕，滿嘴胡罵亂捲，以及無情責打人力車夫的神氣，相形之下，眞有天淵之隔。我爲訪問一位朋友，遍尋不得，最後到警察署去問，警署職員很迅速的給我查出這位朋友的地址。我想別地的公安局，其森嚴不下於閻羅殿，不用說不理會這種瑣碎事情，根本就不會讓你走進大門。廬山有女警察多名，大概都做內勤工作，不出門站崗，我曾見着過，也同樣的穿着白色制服，豐肢窄腰，寬寬的束上一條黑色皮帶，別饒一種英武之氣。我以爲廬山的警察，可爲全國模範。有人說廬山警察紀律不甚好，比較偏僻的地方，値崗警察會坐在石凳上睡覺。這是得諸傳聞，我並未親眼看見。

廬山是新生活運動的策源地，烟酒賭娼，都相當斂跡。應酬中雖大多還是烟酒待客，但無公開的賭，娼則絕無。警察負有糾察新生活的任務，故在路上行走很容易受到糾正。警察所注意的大概是下列三點：㈠紐子扣好，帽子戴正；㈡不要吸烟；㈢行路靠左邊走。我自幼受的訓練，紐子必扣好，帽子必戴正，又天然的不會吸烟，所以㈠㈡兩項對我皆不發生問題，惟有行路靠左邊走，曾受過幾度干涉。這可見得我還不够一個新國民的資格。我也曾原諒過自己，以爲牯嶺街道寬僅盈丈，兩旁沒有便道，行人又多，很容易走錯；不過錯究竟是錯，不能因此便可不受人家的糾正呵。

凡到廬山的人，都說各機關人少而辦事多，工作很緊張。我差不多每天到電報局去幾趟，牯嶺電報局與郵政局『合署辦公』，收電員張序五君的工作時間很長，我有一天早晨十點鐘去發電，是張君在那裏，午後兩點鐘和晚上十點鐘再到電報局，張君皆在那裏工作，其勤勞可想。最令人感覺不便的，便是郵電檢查。廬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郵電檢查自然特別嚴密，但有時不免流於苛細。我有一次發電報告顧公使的談話，檢查員竟把『余等僅爲留聲機之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等字删去，不能不說是濫用職權。照檢查新聞的範圍說，只應限於軍事外交的秘密，及領袖的行踪，請問檢查員：顧公使的留聲機的譬喻，究竟於國家大計有什麼關係？又有兩次電報已經牯嶺放行，漢口電報局給中途扣留了。及至我接到通知，去找當局交涉，經諭令牯局電告漢局放行，幾經周折，電報遞到天津，已經遲了三天。一個電報，先經發報地的檢扣，又經收報地的檢扣，中間還要經轉報地的路切，眞是難如登天。假使檢查員眞有見識，也還令人佩服，往往問題發生在情理和常識之外，眞使你哭笑不得。譬如漢口電報局扣留三天經大力交涉始予放行的，便是八月二十九日大公報登載的黃膺白先生的談話。那篇談

話，獎勉政府，鼓勵人民，應該是有利政府的宣傳了，竟被無情路劫，還有什麽道理好講？我曾同陳芷町秘書談起檢査新聞的問題，我以爲政府對於一個問題的發生，不要儘是消極的叫報館不要登，應該積極的告訴報館怎樣登。政府要實行新聞統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國通訊社及報紙遍布國內，本國報不登的事情，外報傳得更厲害。譬如四川軍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報紙登載，外邊揣測紛紛，甚至以爲成都業已不保，及至報紙能够相當揭載了，人心反倒安定下來。便是一例。陳先生也曾辦過報，對我這話很表同情。

廬山是避暑勝地，最近又成政治中心，只牯嶺一帶即聚居三四萬人， 轎夫多至四千餘人。 中國人向來不大注重清潔，不守秩序，所以牯嶺愈熱閙，便愈骯髒嘈雜。據久居廬山的人說，山上本無蠅子，近來則到處皆是。我住的旅館沒有紗窗， 每天須替旅館老板拍蠅子。蠅子特別大， 混身綠色，尤其在晚上點燈寫字的時候，受這種大綠蠅子的擾襲，簡直使你無法搆思。吾想中國人的最大毛病，是隨地便溺，隨地傾倒垃圾。管理局的告示，煌煌寫着「不准在河流內洗滌」，而婦女們仍然沿河洗滌自若。這種浪漫，不守秩序，不重公益的習性，眞是我們中國人的最大的缺點。這種習性不革除，怎能作二十世紀的獨立自治的國民?!

廬山上住了這許多人，大約可分爲兩類：一部分是來避暑的中外人士，另一部分是與政治軍事有關係的人。這兩種人都不是本地人。土著則大都是轎夫及營旅館業者。我在廬山上游賞佳景，曾發生一種癡想，以爲爲什麽我不生長在廬山上。但又轉念，假使我眞正生長在廬山，現在不也得給游山逛景的人們抬轎子嗎？匡廬是名山，他所嘉惠於附近人類者，便是胝手胼足的抬轎爬山供遠來人游目賞心。中國是世界佳壤，地大物博，外國人遠來榨取，驅役地主，中國人却日益削瘦，且漸漸的並獨立人格而不能保。想到這裏，不禁憮然心痛！

由牯嶺到天津

我本打算事了之後， 在廬山上作三日暢游， 到九月三日，我的旅行任務大體已了，社中有函催促速歸，遂不得不變更計劃，決於四日下山。由九江開行的上水船照例是在下午開行，預備利用這上午的時間與陳鐸士先生約定同游三疊泉。 不料陳先生臨時變更行程， 須於四日晨下山搭車赴南昌，我也因爲一個人寂寞，三疊泉之游作罷。下午二時，我於雲氣雷聲中啓程下山，行至月弓塹落雨，冒雨下好漢坡，雨愈大，轎夫息肩暫避，久不停，繼續冒雨行。我在轎中，

因有雨簾遮住視線，只於簾隙窺見兩壁青嶂一條泥徑而已。我上山時，因在晦夜未能盡覽沿途山景，下山時又逢雨日，依然難窺其勝，匡廬於我可算得吝嗇了。行至蓮花洞換乘汽車，雨已停，離開蓮花洞不遠，即見土石乾燥，毫無濕意，因知適纔的傾盆大雨竟未及於山下。四時到九江。我定的船是太古的武昌輪，該輪脫班，明午始能到，遂不能不在九江留一夜。晚間無事，閒步九江市街，正街上往來的人頗多，市面並不怎樣繁榮，到處流露出一種冷落而且雜沓的氣象。骯髒而無秩序，是國人的通病，在純粹中國城市中最易看得出。到九江大戲院看戲，是一個大蓆棚，有漢調，電影，雜耍三種游藝。電影雜耍，毫無足取，漢調我尚是第一次聽到，惟覺其與二簧相近調較高亢而已。贛省以產陶磁出名，五日晨到各磁店參觀，凡是較精細的產品，其底面皆寫着『康熙年造』，『乾隆年造』等字樣。我很奇怪的問磁店裏的人：『現在我們的江西，能製造這樣的磁器，豈不是很體面的事嗎？為什麼一定說是古人造的呢？』答復是：『買的人喜歡。』我便說：『我要這樣的磁器，但不要帶康熙乾隆等字樣的。』他們竟乾脆答說：『無有。』買者以偽求，賣者以偽應，相與作偽而不自覺，可謂奇事。我無奈以一元錢買了一隻不甚好但無託古字樣的小瓶，事後有人告訴我那隻瓶實際不值五角錢。虛價如此之大，亦足驚人。午後一時餘上船，三時開行，回顧匡廬，包圍在一片黑雲之中，說不定這時山上正在淋漓大雨呢。

六日午後一時半抵漢口，至分社稍息，與王佩之徐鑄成兩兄渡襄河游漢陽。漢陽烟囪林立，均張文襄遺規，現在全都不冒烟了。市街民舍，均極簡陋。街上不見多少商店，每隔三五家便有一家茶館。走過龜山背後，沿途皆是亂葬崗，層層疊疊的墳頭，一直爬上龜山的近巔。一條石路高出於田疇之間，三五農夫，汲水灌田，一片蓮塘，田田綠葉枯立在乾地上，此地之旱可知。車子走入一條長巷，機聲噪耳，見路旁人家的婦女們正在忙於織布。男耕女織的中國社會，不料今日仍能在漢陽見到。甫到歸元寺，便被一羣乞丐包圍起來。入寺門，院內一個大水池，裏面有大小烏龜不下萬千。老嫗多人以炒米丐錢，撒米池中，羣龜爭食，萬頭鑽動，確是大觀。游了大雄寶殿及羅漢堂，鬼氣森森，暗無天日，走在很長的甬道中，光線黝暗，空氣腐敗，幾個面無人色的和尚，坐待游人布施幾個銅板的香錢。佛教在中國曾經有過很長久的權威，至今只賸些無業的和尚，藉泥胎討飯吃，可算是中國佛教的末路了。這天平漢路沒有特別快車，欲搭普通快車，又已買不到臥鋪，只得耽擱一天。晚間到長樂大戲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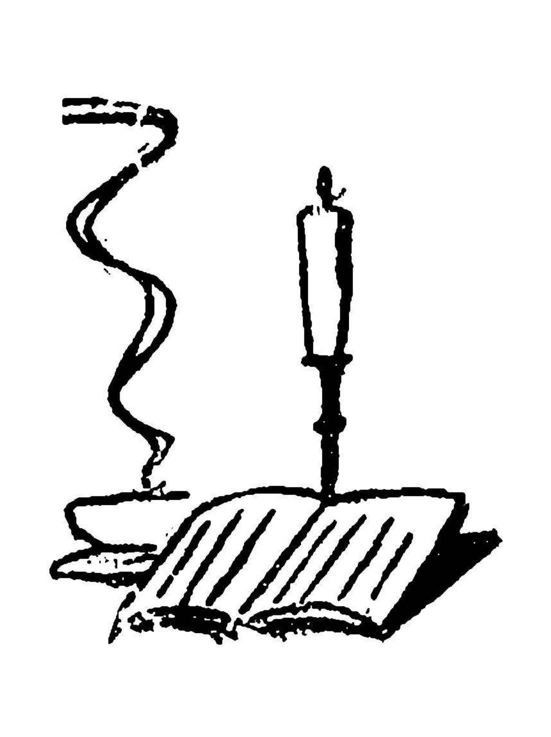
聽漢調，吳天保唱「振海掃北」，不知是何故事，唱做頗佳。現在流行的二簧，當係脫胎於漢調，而漢調的高亢，起碼比二簧高兩個音階，頗不易唱。夜住陶陶旅社，姑娘麻將，亂吵吵的，澈夜不寐。七日午後與佩之鑄成兩兄渡江游武昌，登蛇山，凭欄望漢陽夏口，三鎮形勝，豁然在目，龜山的樣子也比昨天看到的雄俊得多了。雖未登黃鶴樓，崔顥詩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神韻，已自然湧到心頭與口頭了。黃鶴樓已不是舊物，新建的一所直通通的樓，殊覺索然無味。黃鶴已去，樓亦無存，懷古幽情，減去不少。我們上了黃鶴樓，樓上只是一個茶館。幾張方桌與幾個木椅，皆是滿漬油垢，無秩序的羅列着，瓜子皮與茶水傾倒滿地。這樣的佳地，竟如此一榻糊塗，中國人的老大不在乎的神氣，眞值得佩服。樓上不少男女游人吃茶，數分鐘內便來了三個敲竹作響的修脚的，佩之兄便要實行裸足修脚，經我力勸而罷。黃鶴樓上修脚鴨，眞是一種不可想像的奇蹟！下樓游武昌城，街市整齊，空氣恬靜，深饒一種靜穆之氣。我對於武漢三鎮的印象，覺得漢口人多車多花樣多，是已現代化的一個繁華澆薄的鬧市；漢陽男耕女織窮而陋，是一個將近破產的中古農村社會；武昌不妖冶放浪，也不蓬頭垢面，頗像一個平正無疵的放足閨秀。晚十一時登平漢車北返。

我第一次乘平漢車，因為一般人對平漢路政的口碑，我預先存着一種恐怖，及登車之後，覺得平漢車雖比不上津浦京滬，總還敷衍得過。不過夜間睡覺時，忽有一隻大老鼠從臉上跑過，把我唬了一跳。同車徐君也說夜間脚上好像觸了電，經我說穿，纔知是被老鼠搔了一下。我因困憊，不分晝夜的躺在車上睡，沿途風景多未看見。八日晚十時餘，車過黃河鐵橋，憑窗以觀，滔滔河水，滾滾東逝，車震橋聲與奔濤之聲相間，在這凄黑的夜色中，別有一種氣象。車過百孔長橋，河水及於兩岸，憶去年早春南行過魯境黃河時，河乾見底，今則浩淼如此，黃河的難治，可想。九日晚七時餘抵北平，即至東車站換乘平榆快車，夜十二時抵津。

＊　＊　＊　＊

我這次旅行，在廬山承各機關及諸師友的招待與指導，過漢口時又承葛天豪董克仁兩先生殷殷款待，均此誌謝。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寫畢於天津



張巡的詩

江寄萍

張巡守睢陽之事，新唐書載之不詳。巡殺妾以饗士卒事，傳之於二黃戲中，此亦非虛構。新唐書中載張巡殺妾一段頗淒慘。雖事已千古，然讀此節，猶令人淒愴欲絕：

「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左傳載有「易子而食」之事，張巡之守睢陽，也是人吃人。先是糧盡則羅雀掘鼠，鼠雀皆盡，則食馬。新唐書又載：「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這是何等悲壯的事！現在這種樣的傻人恐怕沒有了吧！

張巡還有一樁如諸葛亮草船借箭的趣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縋城下，潮（令狐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讀這一段眞可浮一大白。初令狐潮與張巡有舊，欲勸張巡降之。張與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入膏肓，坐親斧鑕也。」滿腔忠憤，溢於言表，然新唐書不載巡寓書與潮之事，可謂奇矣。（按此事載於唐語林中。）

張巡守睢陽之時，外有强寇，內無糧秣，當時危急存亡之秋，尙有吟詩之雅興，其詩亦蒼涼悲壯，可爲其寫照也。詩曰：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又有一首聞笛詩云：

「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此二首前者悲壯後者蒼涼，不失爲好詩，張巡非僅爲名將，亦爲詩人也。然此二詩亦不載於新唐書之忠義列傳中，而對於張巡之數次以智卻賊，及許多瑣事，則載之綦詳，豈以此詩不足稱也！



英國黑衫黨領袖
穆思萊的生平及其主張

馬季康

不久以前，英國一般人士還都認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笑話。可是最近法西斯主義運動却占了英國報紙的重要地位。前些日子英國法西斯團體黑衫黨在『愛培爾廳』(Royal Albert Hall)同『奧林比亞』(Alympia)兩個地方舉行羣衆大會，方才引起英國社會的注意。將來的發展如何，倒是可以注意的事情。

英國黑衫黨運動，是穆思萊(Sir Oswald Mosley)一手創造起來的。他的徒從數目沒有一定，他的組織者有七十五萬人。反對者說這個數目未免過高。他們的基金是自由捐助來的，可是他們捐款的名單從來沒有公布過。黑衫黨的正式成立日期在一九三二年，但是實際引人注意，只有一年。英國黑衫黨中最出色的人物沒有旁人，只有穆思萊。

穆思萊是一個很有學識，很有幹才，很有魄力的人。現年三十八歲。他在溫哲士特學院(Winchester Callege)同 Sandhurst 的軍官學校讀過書。大戰時候在皇家飛行隊服務，有一次飛機肇事，腿上受傷，直到現在還有一點跛。一九一八年以保守黨的資格，當選爲國會議員。他的父親是一位爵士，是一位很有錢的地主，他討厭穆思萊的政治活動。他的前妻是一位芝加哥富豪的女兒。一九二〇年穆思萊與前古爾松侯爵的女兒結婚。他的這位夫人也是一位國會議員，後來死了，拋下三個孩子。

他的像片很像西班牙的廢王阿爾丰梭，體格很高很魁偉，雖然曾受過傷，仍很健壯，髮鬚同眼睛都是黑的。演說的姿態很能吸收羣衆，并且很富有幽默的趣味。

嚴格的講，他并不能算是保守黨。自一九二二年起，他在國會中自居於中立地位。後來有兩年沒有入選。一九二六年又以工黨資格當選爲國會議員，直到一九三一年沒有什麽變更。

在工黨中同在保守黨裏面一樣，他并沒有感覺什麽愉快。一九二七年有人指責他要在工黨裏面另外組織政黨。一

九二九年選舉之後，受任為蘭嘉斯特郡的總理，（一個不重要的閣員），但在一九三一年麥克唐納拒絕接受他的減少失業計畫，憤而辭職。

他於是聯合了十七位工黨議員發表宣言，要求將現在的國會制度，改變為一個類乎法西斯黨的政治組織。一九三一年末，遂創立了所謂『新黨』，生命很短也很黯淡。一九三一年秋間的選舉，遭受嚴重失敗的打擊。又過了一年，穆思萊這才澈底的傾向法西斯主義。他著了一本書叫做(Greater Britain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版。將『新黨』改稱『英國法西斯帮同盟』(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接着他去拜訪羅馬，與墨索里尼懇談，這才採用黑衫制服同『職團國家』(Coroprate State) 的理論。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穆思萊第一次領導一千黑衫黨人在倫敦遊行。去年八月在倫敦英王路設立了黑衫黨總部。那個建築原來是一個女子學院。他選了一百五十個黨員，給予軍事訓練，用以防守假想中共產黨的攻擊。

本年初穆思萊獲得英國報界大王『每日郵報』主人魯茲邁爾(Viscount Rothermere) 的援助。魯氏在英國政治界很有勢力，所以穆思萊的勢力也隨着受一般人重視。『每日郵報』有一百多萬讀者，而這些讀者都是知識較淺的中下社會，穆思萊牌號的法西斯主義，也就是為這些人着想的。

英國保守黨方面對於法西斯主義，沒有疑問，表示相當的同情。一般靠賣勞力吃飯的人，在這經濟恐慌中，感受很大的苦痛，希望能够打開現狀，求一種改善，對於法西斯主義也表示同情。

穆思萊的政策是什麼，這可用[illegible]自己的話來講。他說：「黑衫黨將以命令方式給予政府充分的行動權力，由人民選舉的議會以信任表決來解散政府。國會在一定期間召集，來審察政府的工作。但是將來的國會以職業為選舉標準，不以地域為選舉標準。是以政府的生命，繫於一定期間內人民投票的表決。」

英國的法西斯主義與歐洲大陸的法西斯主義顯有區別。最顯著是較大陸派的法西斯主義溫和。議會政治在英國有很久遠的歷史，所以穆思萊的主張多少要受這種環境的支配。因此英國黑衫黨的政策與德義兩派法西斯主義都不相同。

英國法西斯黨不大提及猶太人問題。他們不主張任何社會主義的辦法，如德國國社黨沒有執政以前政綱中占重要部分銀行收歸國有。他們沒有民族政策，也不像墨索里尼或希忒拉主張國家以可能的速度來增加人口，更不步趨大陸的同志，壓迫婦女。

最近美國的新聞記者，請求穆思萊解釋他的政策與英國自由傳統及個人主義妥協問題，他有直率的答覆。我們對於他的政策，藉此可以得到一個梗概。英國的法西斯主義與大陸的法西斯主義根本原則大致相同，但採用的方法，比較和緩。

記者問他，『英國法西斯主義運動，是否像墨索里尼或希忒拉，排斥自由主義哲學？』他的答覆是，『我們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應當特別是英國的，而非自由的。普通將英國與自由主義混為一談，這是錯誤的。自由精神在我們歷史中，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而且已經死了。我們排斥這種哲學。』

記者又問，『那麼在法西斯統治下英國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陪審制度及其他法西斯政府所壓制的自由，是否還要保留？』他的答覆是，『我們要喚起報紙的愛國情緒及國民責任。我們希望可以不採用其他國家所需要的辦法，因為英國的報界傳統與別國不同。論到言論自由，普通也有種混淆。現今所謂自由，只是少數政客發表意見的自由。法西斯主義要籌劃由一個技術上有組織的國家來表現羣衆的意見。』

記者問，『先生在亞貝爾廳演說，謂英國沒有眞正自由，可是先生在亞貝爾廳公開批評現在政治制度，就是享受一種自由，這是法西斯國家所不容許的。在先生的書中先生曾說，「我們要繼續使用言論自由的權利，並且盡我們的能力保障之。」那麼英國法西斯主義在原則上是否擁護言論自由？』

『法西斯國家對於創造的見解，要供給一種更有效力的媒介。獲得言論自由的方法，將要不同；這種方法要適合一個技術系統。在職團之中個人能夠自由發表意見。但論辯要採一種技術方式，不能採取現在政黨路線。舉行選舉應以技術或職業選舉權為根據，職團成為表示意見的適當工具。國家要由政治體系變為技術體系。言論自由將有一種新意義，民主思想的人難於了解。』

『但是所謂破壞的批評如何呢？那是現在在海特公園及其他各處反對現制所享的權利。』

答覆是：『英國要改變這種制度，我們不認為這是可能的。但是選民能在一定期間，以普選來改變政府。由職團來批評政府。報紙也可以自由批評。我們反對黨爭。新人物的產生，由他們的創造見解為基點，而不以他們在議會論爭的技術作標準。政客可以絕跡，表示賢明意見的機會定較以前多。』

『先生說在這種制度內及職團中有批評的自由，但是法西斯主義是否承認在一個靜態社會中，凡與現制衝突的意見

要被禁止？』

穆思萊說，『法西斯國家要預備任何速度的進化。言論自由的口實，以爲只有如此，才能產生新的意見。我們要籌備一個傳達新意見的較好的工具，但我們不容許推翻國家的嘗試，而且對共黨應施行壓制。我們當然不需要向我們報紙要求這樣多，像我們政府在大戰時候所要求的一樣。』

『這是否認像大戰時對報紙施行永久的統制？』

『報紙及一般人享有自由的程度，要看危機的程度而定。我們相信，在適當時間，採取辦法，可以避免其他國家在紊亂情形中所需的嚴格辦法。』

問者又說，在德國有人勸一婦人投票反對政府，被判處徒刑十四個月，英國在法西斯統治下是否承認這種辦法？

穆思萊說，『假定這種報告正確，那投票反對政府的三百萬人又如何辦呢？他們並未監禁。但是我們的選舉是自由的，無人干涉。』

『照先生的意見，在英國法西斯治下，是否實行義大利或德國式的選舉，非法西斯黨人不能担任官吏，或則容許英國所謂的自由選擧？』

『職團可以自由選擧他們的代表，人民可以每隔五年投票信任或否決政府。如果一個政府在選擧中失敗，英王可以任命另一領袖組織政府。我們的制度遠較義大利的有伸縮，我們要使法西斯主義適應英國的環境。』而且穆思萊對於壓制反對派，不贊用激烈的手段。

記者引証德國的事情問：『德國有一位法西斯黨徒說：「資本主義國家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在德國已失去意義，因爲國家與自由已經不是不能分離的觀念。」先生是否接受這種概念？根據這種說法，個人已沒有自由，國家也無需尊重這種自由？』

穆思萊說：『我們相信這種有權威的國家。在我的書中我曾說過，每人都是國家一份子，將他的公共生活獻給國家，但由國家享有私人生活及自由，而且在國家職團目的中享受。第一，我們要求個人應較目前享有更大的私人自由，因爲他可以得經濟安全。第二，他的私人生活可以自由，不受現在民主議會所加的許多限制。一般人不用講經濟繁榮，只去享受就得了。』

記者問：『墨索里尼同希忒拉都說他們的國家領土太小，積極鼓勵人民迅速繁殖，你是否也承認這種方法？』

『這個問題包含生育節制及其他類似問題，這不是國家的職務。』這是穆思萊的解釋。

『在先生的書中，先生曾反對現在的議會主義，而且先生不贊同墨索里尼及希忒拉對於議會政府的指摘，是不

是？」

「我們反對政治的議會，而贊成根據職業選舉，成爲一個技術工具的議會。」

「在先生的運動中，是否步趨義大利法西斯或國社黨排斥自由教育，而創造一種由國家統制的國民教育來替代？」

「我們排斥自由教育，但要由法西斯主義帶來的精神復興，達到新的國民教育目的。我們要造成一種新的道德，新的心理。精神復興必須先要改變物質環境。」

記者又問他是否要仿效德國焚燒反對派的書籍，對於戲劇電影文學及其他一切藝術施行政治統制？

「我們不需要檢察文學及藝術，但是我們要制止近代文學某幾種腐敗趨勢。此外我們還要鼓勵藝術及思想的充分自由。」

「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百科全書內寫道，「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久和平有可能及利益。……惟有戰爭可以鼓起人類精力至最大限度，給人類以高尚的道德去從事戰爭。」先生是否同意？英國法西斯主義是否同意這種說法？」

「我了解墨索里尼的意思，一個懦弱的民族 ，容易腐化。他以後曾經演說，戰鬪的本能，可用對於自然的奮鬥來鍛鍊。在與自然奮鬥中，我們的精力很有地方去使用。戰爭是一種試驗勇氣的陳腐方法 ，新式的試驗是人與自然的衝突。」

「先生相信法西斯主義會給義大利什麼東西，適當的抵償所失去的自由？」

「我對義大利的成就 ，深爲欽佩，雖然我們的方法與他不同。我認爲他們的成功 ，可以適當抵償他們以前的事業。」

「先生是否相信國社黨給予德國經濟上的利益，能抵補他們對於文教的破壞？」

「他們的起始很好，在第一年中已將失業減少百分之五十。而在英美技術能力皆較德國大，失業只減少百分之二十二與二十一。」

「在先生的書中，先生說將需要其他頑强方法挽救國家走入無政府狀態。你不用武力反對英王的勢力，但如國家機構，日趨無力，惟有反對無政府的力量，可以使用武力。可是誰來判斷國家無力，及使用武力反對無政府力量時候的來到？」

「這種情勢的定義是：當一個政府不能維持秩序，政令不行的時候，國家就成了無政府狀態。」

「有人說保守黨要採用黑衫，如同德國國權黨要想吸收

並統制國社黨一樣，是否如此？』

穆思萊講：『我們與保守黨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對保守主義及社會主義及由這兩黨吸收會員，都同樣反對。有一天我在約克（York）地方演講，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國民精神的革命，這與保守黨的茶會，或社會主義的懇親會，很有區別。我們要不妥協，要繼續的獨立。』

論及英國法西斯主義對於婦女的態度，穆思萊說，『我們沿守英國的傳統，尊重婦女，而且要提高她們在國家的地位。』

歸納穆思萊的談話，英國法西斯主義主張由一個職團的國家來代替政治的國家，但是希望用和平方法來達到這種理想。在相當範圍內，允許人民有若干自由。

明太祖的白話文

曾士莪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窮困到了極點。從未嘗入過學校。其文學上當然是很外行的了。乃讀其自製之皇陵碑。通篇皆是韵語。能令雅俗共賞。看來既似現時代的白話文。又像新學界的新詩。仔細尋讀。語語有眞性情。無虛假意。眞是惟大英雄能本色矣。下走抄錄於下。以餉讀者。

△鳳陽明皇陵碑▽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王。寓居是方。農桑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得與葬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値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慟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籌量。遣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颺。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予思親之心明著。日遙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皇。住三載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智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奮臂而相戕。智者爲我計畫。且陰禱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詳。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遇朝暮。日夜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揚揚。一攖不得。再攖再攘。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侶隊。馭馬空韁。去遊南土。氣舒而光。唱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淸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之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接我。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聚會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尙。遂立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荊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廃海入降。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其疆。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鋒刃而爍若星芒。已而長驅於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蕃十有三國而來王。以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鎭嶽而襟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爲此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頓首再拜。願時時而來享。

暹羅華僑近狀及其前途（續）

張　孜

至於所謂坐賈——商店，則已往的和現在的情形顯然不同了。現在曼谷與各大商埠的商店，雖在經營方法上多少都還是陳舊的內容，但外表形式上很多都近代化了，舊式的形跡，則只在距曼谷愈遠的市鎮愈偏僻的地方才存留得愈多。這種陳跡式的交易所，作者在暹北旅行中所見的以南邦一處爲最顯明。

南邦本爲暹北軍事與商務的重鎭，水陸交通俱便，火車路北通青邁，南達曼谷，更有一條平坦的汽車道直通緬甸的景洞，由此路十七日可抵我國雲南的思茅，雲南商人多至此地購售貨物，暹政府在此地設有重兵駐守，城內商務甚爲發達，在火車站附近與山吧「佬」人鄰近往來便利處有店舖約百餘戶，專營對山吧「佬」人交易，經營的方法形式，全然保存已往的舊式形態，舖面的式樣，和北平天橋賣布頭或舊衣服的差不多，只是都在大街馬路旁邊，他們所售賣的物品，大抵都是布頭，衣物及各種粗劣洋貨等，這些他們很知道都是「佬」人們所日常需用的東西，他們一面賣這些東西給「佬」人，一面收買「佬」人從山吧所帶來的東西，有時就用東西和東西相交換，交換中可以得到很大的便宜。越在從前，這種便宜越多，因爲「佬」人從前都是不懂交易的，近來比較聰明進步多了。各店戶於收買或交換所得的大宗吧貨，都集中起來運到曼谷去發賣，再由曼谷批發一些新的物品，運同來售賣或者交換，如此二次三次循環不斷的交換買賣下去，於是乎資本的數量漸漸大了起來，於是乎就富起來了。

再還有一種特殊發財的機會，也是在南邦發現的。前面不是講到過南邦時常有很多雲南商人到那里去購售貨物嗎！不想到這般到外國去購售貨物的同胞們，竟有很多既不識字，且不識數的。就在南邦車站附近的一家客棧中，有四——五位這樣的雲南同胞，他們一共買了有兩千多銖錢的貨物，却沒有一個人能夠算賬，而且〡〢〣〤8的數碼他們都不認識。當我們去拜訪他們的時候，他們正拿了一張貨單去找客棧中的掌櫃的說：「這上頭寫的是多少數目？我們認不

識，請你代我們算算。」他們真可憐而又大胆到了極點：據說每一次兩千多銖，只是近幾年社會太窮，商情太壞的數目，從前每一批總是好幾萬。那末，就是有良心到極點的商人，每萬打八扣只賺兩千，則一次的數目也就不少了，實際上哪會這樣?!哪只這樣?!

以上是暹羅華僑已往靠經商致富的一般方法的內容，這些方法的採用，雖然都只限於商業的範圍，但其對農業工業以及金融業等諸方面，却有基本重要的連帶關係，因爲暹羅華僑之經營其他各種生產事業，大抵都是從商業方面派生出去的，因而商業上致富的方法，也就是其他各種生產事業的基本方法。爲避免繁複起見，於前述商業上的數種方法之外，其他方面，僅就有意義而關係重要的數種分述如後。

商業範圍之外，主要的就應該是農業方面的了，但暹羅華僑經營農業的方面內容，情勢上顯然有種種區別，結果亦各不一樣：專門以耕田種地爲本務的，結局未必能成爲大地主，而成爲大地主的反都不是耕田種地的。爲使讀者多明瞭一些暹羅農業發展的歷史情形，這里不惜多費一點筆墨，把最早華人移到暹羅去的經過歷史簡單的敘述一下。

最早到暹羅去的華人，也是靠勞動力維持生活的佔大多數，他們的勞動力並非如前面所說的新唐賣給舊唐而是直接賣給暹羅人的。他們在賣勞動力的生活中很快的學會了暹羅語言，明瞭暹人的一般生活情形；在暹人對華人親近和睦的意態中，在華人的勤儉耐勞富有生產能力而易於取得暹人信任依賴的情勢之下，他們很容易獲取暹人的贊助，在隨便什麼地方，利於墾殖的地方，從事於素所擅長的闢地墾荒工作，結果當然會很好的；由這種墾荒闢地所獲得的結果，更刺激後至的華人與贊助合作的暹人繼起而作新的努力，如此，從事開墾的人數一天天加多，墾殖的範圍一點點擴大——當然這決不是限局在某一處某一地的——暹羅的田畝數才漸漸的增加起來。因爲當時到暹羅去的華人，很多都是孤苦無依的男子，沒有家眷，也不能把家眷累累贅贅的帶過去，成家立業，便只好就在當地娶一個暹羅的女人作老婆，因而一家之中，除自己是中國人之外，所有一切事事物物是暹羅的，老婆，是暹羅的，生出來的兒子女兒，也是暹羅式的；外而親戚朋友，語言風俗，生活習慣，什麼都是暹羅的，慢慢自己也十足的暹羅化了。所以目前暹羅，凡是開化較早的地方的暹人，大抵都混有中國人的血統，其來源經過就是如此的。

前述這些最早到暹羅去的華人，他們對暹羅的農業經濟盡了開天闢地的大責任，奠定暹國的整個經濟基礎，而且替

後繼的華僑商業開闢出良好的道路，然而他們並不必因而就發了財，致了富，他們的子孫，在目前很多都只在中小農民的階級地位上存在着，現在認眞的華人大地主，實際上並不一定是他們。

現在暹羅的華人大地主，他們是從三條不同的道路上走出來的：第一是靠農村中用高利貸的手段剝削搾取成功的；第二是向暹政府領地投資開闢的；第三是用賤價收買的，這三種實際上都不是靠經營農業發財，而是先發財之後再投資農業，更希望由此發得大財的。現在先講第一種。

暹羅的農村社會，說來眞是怪可憐的，本來暹羅的土地，眞是肥沃到了極點，不灌溉，不施肥，一年耕種一季，一家數口，終年吃着不盡，然而暹羅人竟非常之懶，竟認爲這樣還太麻煩，恨不得種一季，可以吃兩年三年，竟有去年種了，一直游手好閒等到明年再種的，就是爲了懶的緣故，隔一年種一季，這已然免不了定會有鬧饑荒的時候，偏而暹羅人本性又好揮霍，不喜積蓄，有一文先用一文，等沒了再去守窮。到了窮極無賴的時候，唯一的便只靠借貸來維持生活，於此便替一般以高利貸爲本務的華人造出絕好的機會，以高利息的借款貸給他們 ，約於次年以新收的穀糧作抵償——這可不能不種了。 穀還沒有生長出來， 而穀價早已用去，則來年的生活，當更難於維持，如此年復一年的積壘下去，穀粮的抵償不够，最後必然仰給於田產，終於所有的田畝，都集中抵押到高利貸者的手中，而高利貸者成爲大地主了。

目前暹羅的農村社會，仍全然爲營高利貸的華人勢力所支配着。他們在外表上是收買穀粮的商人，在無穀粮可收買的時候，他們就在各地農村中兼營一般商業，作高利貸的活動，等穀粮成熟收穫之後，他們用剝削搾取的方法，就可以獲得大量的穀仔，運出銷售，以獲巨利，而一般農人，反而什麼也沒撈着，故此暹羅農人的生活，一年到頭都是苦的。暹政府雖屢次頒發明令禁止高利貸，但一般人民，因爲除了靠借債維持生活之外，無他法可想，政府雖爲他們而頒令禁止，而他們却仍須蒙蔽着政府去私行借貸，因爲高利貸者不貸到不甚要緊，而他們不借便馬上不能活着。同時高利貸者更想出種種方法避免政府的取締，甚或使自己的非法行爲，取得法律的保護；例如政府本已規定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一，二五，而高利貸者貸欵時在契約或單據上竟不載明貸欵額數，僅請借欵人和保證人各簽名其上，到期借欵人如不依約定數目償還，彼等即於契約單據上臨時塡上一筆合法的數目，向政府要求債權保障，借欵人還是非賠償不可。

近年來暹政府爲解除這種積弊，努力推行農村合作運動，情形已比以前稍好些了。

現在再講第二種向暹政府領取土地投資開闢的大地主，他們大抵都是近代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作成的，他們開闢土地，並不必須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僅於向暹政府領取一塊土地之後，用工資僱傭勞動者去代他們開闢。所開闢出來的田畝，他們於付出十分低廉的工資之後，便歸爲自己所有了，前若干年華人向這方面投資的實在不少。直到現在，暹政府仍很懇切的歡迎華僑向這方面投資。凡華人有請求領地開闢的，只要籌有資本，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要多少面積，暹政府一概歡迎，不需任何代價，就可獲得准許。——其他外人，概在不許可之列。不過，革命後的新政府，因發覺過去很多請領土地的，事實上並無力開闢，領去後依然聽其荒蕪；乃對請領者加多一項限制，即領後限期開闢完竣或者至少開闢幾分之幾，否則政府仍行收回。但近年來因米價慘跌，農村凋敝，若干大地主脫售田畝且感困難，自更無人再想靠開闢土地去當大地主了。

再還有第三種用賤價收買土地的大地主。他們的方法比前兩種都簡單，有的是利用機會零星收買零落破戶的產業的，有的或於某地帶田畝大量的被開闢出來之後，首先以比較低廉的價格收買的；例如一八八九年暹羅農業公司用新式方法開闢昭柿港一帶土地，最初每暹畝售價四銖——去年五月作者前往調查時，每畝價增至四十銖——當時富有華人有購買幾千畝，幾萬畝，有至十幾萬畝的。反正有了資本，任何比較多利的生產事業都可以向裏投入，既可以用來購買土地當大地主，也可用來開辦工廠當工業資本家，也可以設立銀行當銀行資本家，還可以任何事不作，僅靠收取借貸利息當金利坐食業者，只要有錢，任何方法都比較容易作到了。

除了上述的種種之外，另尚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暹羅華僑一個發財的特殊的機會，因爲大戰期內，外貨輸入減少，出口貿易增加，物品價值提高，經濟來源充裕，全國經濟情形，很快的一致向前發展。現在暹羅各地的華僑富家翁，大半都是在當時發跡起來的，所以很多華僑寄身暹羅，對暹國的局勢變動，並不怎樣關懷，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有不少人在那里私自矚望着，期待着準備着，準備趁機再發他一筆大財。

四，目前之生活情形

要精細無遺的描繪暹羅華僑的生活情形，實在不是一件輕易可能的事，至少要把通暹羅各部都跑到了，光跑到還不

行，一定還得經過一番相當的閱歷考察，才能得到一些比較精細可靠的材料來。這決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費很少的工夫就可以作到的，作者在暹所經歷的時間，從去年——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足履曼谷到今年四月十七日離開曼谷，中間僅一年兩個月另八天，在此四百三十餘日中，對暹羅社會從事實地考察的時期，僅去年暑假四月十三日到五月十九日——暹羅地處熱帶，終年都是熱季，中以四月到五月爲最熱，故暑假在此期內，往後則爲雨季了，——四週間爲訓練一部份華僑學生，特組一「新民暑期旅行考察團」經一星期對學生施以簡單的訓練，兩星期在曼谷調查工商業，一星期到山吧去調查農村社會；嗣後年假中自十二月十九日至一月十三日二十五天內再沿北線火車道到暹北各地旅行一次，平常爲了應付教書與計劃生產——作者赴暹，係由暹京新民學校校長廖烈進先生來平相約去共同努力改進華僑教育與生產事業的，到暹未久，即逢暹政府施行强迫教育，本年三月更受到嚴厲打擊，一切進行，只好半途停止，——很少餘暇來兼作這種實地調查工作。所以，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作者很自愧不能精細的把全部的生活情形都描繪出來，僅能就耳聞目見所及的一般情形，分別向讀者加以解述。

人類的生活是以人類的種種行爲作基礎的，人類的生活情形，也就表現在種種行爲的過程上，而人類的種種行爲，又是依其所賴以生存的客觀眞實條件而相爲移轉變化的；如果客觀的眞實條件卽客觀的環境變動了，人類的行爲與行爲過程必然也會跟着改變。因此，人類的生活情形，不但隨時間與空間不同而有區別，卽同一期限，同一地域，也因爲各部份人或者各個人所處的環境——主要是物質的——不同，其內容形式亦各不一樣。所以要較爲明晰的了解暹羅華僑的一般生活情形，還不能不先認識一下他們生活所在的客觀的一般環境。

暹羅華僑所處的一般環境，本來在最先進的曼谷與最落後的山吧，中間遙遙相隔，眞不只是幾世紀而是幾個時代；曼谷方面，已然充分的近代化了，而山吧內地則尙有不着衣褲的野人生活着。自然有不少地方是介在這兩極端之間比前者差而比後者進步的。作者這里却不想把先進後進把所有各地方的情景狀況一概予以相提並論。因爲，華僑在暹羅，一般的講是處在先進者的地位的。愈是在落後的地方，他們的能力顯得愈大，他們的環境也就愈優，他們的生活情形自然也是愈好的，就地位，就人數，他們都不能代表全暹羅的華僑，代表華僑的一般生活，而能作代表的，唯一的只是最多數最先進的曼谷一帶的華僑。現在即以曼谷方面作代表的中

心，先敘述一般華僑所處的環境。

曼谷雖是全暹羅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一切中心，足以支配統治並代表全暹羅的一切，但因爲它的經濟形態還只在以交換作中心的商業資本經濟的階段上，社會的生產關係，主要的就是交換關係。在以商品交換作中心的生產關係裏面，支配影響於人生生活的最大原則就是「自由競爭」，人們在自由競爭的原則的支配之下，所打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所見到的只是他人與自己利益的衝突，所努力奮鬥的是怎樣排斥他人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益，俗所謂「同行是冤家，」即完全表示出自由競爭的本來面目，在冤家似的情形之下，自然說不上同心協力故此暹羅的華僑，到處都是散漫的缺乏組織性。

暹羅的經濟勢力，中下層方面盡都操握在華人手裏，因而相與競爭的敵對勢力，各各都是華僑同胞，本來事實上應該彼此聯合起來向外來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抗爭才對，可是因爲大家的目光都很短小，眼力所及，只在大門裏邊的哪位兄弟多吃了幾碗飯，哪位姐妹多穿了幾件衣服！對外國鬼子帶來分配給大家的厲害，却認不出所以然來，即令瞅出來一些痕跡，也想不出應付的辦法，也沒有工夫力量去想辦法，因爲兄弟姐妹間的糾紛老弄不淸楚，所以暹羅華僑的社會裏，也和國內的社會情形一樣，隨時都見到大的，小的，厲害的，不厲害的僑胞內部彼此間的衝突，鬥爭，但認眞不肯放手的同外人同帝國主義的壓迫勢力去對抗的却很少見。他們一般的都認爲對付外來的大勢力，不管是經濟的政治的都應該是祖國政府的責任，而祖國的政治又老不上軌道，大家把它有什麼辦法？所以他們間的口角紛爭，繼續不斷的發生，紛擾，而他們的經濟利益，却一天天受外部勢力壓迫打擊，漸漸的萎頓枯竭起來。

暹羅華僑過去之經營致富，前已述及是靠特殊機會的：過去沒有帝國主義的雄偉勢力來壓迫他們，同他們競爭；過去的暹羅人都無知無識，可以任他們欺騙剝取。但現在不然了：現在不只是帝國主義的莫之能禦的大勢力壓在背上了；而很多暹羅人的知識也提高了，欺騙不容易了。他們——暹羅人——過去上了中國人的不少當，現在很多都存着畏忌的心理，不敢再找中國人作生意，都找向印度人和暹羅人的商店裏去。因此近來不少華僑的商務買賣，都被後起的印度人與暹羅人侵佔了去。

過去暹羅華僑，曾發生過幾次抵制日貨的運動。在抵貨之前，日貨都是靠華人的力量代爲推銷的；抵貨的時候，一般的華僑便都停止銷貨了。於是日本人一方面自行組設推銷

機關，一方面另去找印度人經理推銷。等抵貨運動消停之後，日貨更擴大範圍的銷行起來，而華人經理推銷的權利，却於無形中被打擊消失，被印度人拿去了。每抵貨一次，這種損失即加多一次，到現在弄得一般華僑任怎樣再不敢聲言抵貨。因爲目前的暹羅，幾已成爲唯一的日貨市場，不買賣日貨，就等於不打算存在；不打算生活着。所以仍不得不勉強的忍痛維持。就這樣一方面商務被侵奪，再加一個，「不景氣，」結果使得大小一致都感到商情異常清淡，感到進展，甚或維持無辦法。然而就在此商情清淡，進展無辦法的時會中，一般華僑，一般富有的華僑的生活情形却起了一種在表面上與之不相呼應的新的趨勢。

本來奢侈豪華，是一般富有者的固有習尚，不過暹羅的華僑，因爲他們中很多都是親身從困苦艱難中奮鬥出來的，所以很多都比較能節儉自持。他們中一般的都保持着牢不可拔的宗法封建觀念與家族觀念，都極端的重視家鄉和祖宗的邱墓，每以發財回家修墳祭祖爲人生最得意的快事，個人生活，平常倒無妨節省一些，有的因向慕虛榮，發財尚不滿足，以爲能與國內官員人等往來或幸而更能與某達官貴人委員先生們接識而得其一顧，則自己的身價地位，直不啻由地上而天上了，即再吃半輩子苦也覺得值得，所以很多人常以勤勞刻苦所積剩的大宗金錢，向國內某某達官巨頭拉攏，以期在信札之類的文字上被稱幾次「某某仁兄閣下」，或者被給予一個某種空頭的名義官銜，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地位；可是自身的生活享樂，却因慕虛榮而把實際犧牲了。前此凡南洋歸國的華僑之所以到處吃香，到處受人歡迎的，就因爲他們有這種脾氣：喜歡戴高帽子傻拿錢。

但近年來的情勢很顯然有些不同了；虛榮心雖還是有，但不像從前那麼切！高帽子有還是愛戴，但不似從前那麼需要；至於錢，則簡直是不打算白拿了。他們很多都想到以後要多留點錢給自家享受享受，風勢所趨，特別在最近一年內一般有錢的華僑資本家很顯然的都向，「物質享樂」的方向急轉着。曼谷近郊一帶的美麗的田野，一年來興建了不少富麗幽雅的別墅，有的方在加工建築着，有的早經完成了。華美的洋樓，幽靜的花園，深闊的游泳池，建築費有需用十幾——二十萬銖的，其餘的可以想像了。但何以會有此轉變呢？仔細分析起來，其原因約有以下的數種：

1.受祖國政治的影響。暹羅的華僑，從來都是很關愛祖國依賴祖國的。他們無論對政治的某種願望對他們自己所不能獲得的某樣希求，都指望祖國有力量來幫助他們，使他們得到滿足。他們認爲只要祖國的政治上軌道，國家可以強

盛，他們在海外不但可以不受人欺侮，不被人輕視，還可以揚眉吐氣，同歐美人並駕齊驅；他們一致的都以爲只要祖國政治有辦法，對小小的暹羅國，一切都不難有辦法。所以他們無論在怎樣不利的情勢之下，總都毫不虛假的自承爲中國人。只要祖國有一線的好希望，他們的希望便會把頭腦都脹破了。有點錢怎樣也不捨得破費的，對祖國則不惜盡量捐輸，故在十七年北伐完成以後直至一二八淞滬戰爭之役，暹羅華僑滙寄回國的捐欵，直找不出一定的統計數量，他們從不認爲這是犧牲可惜的事。然而，這回空前國難的經過和結局，却眞使他們有些痛心了。他們並不痛心捐了許多錢，他們痛心熱忱贊助捐錢所得的結果，竟是他們所希望的反面，他們希望祖國同胞，一致團結奮鬥，能够使祖國像蘇俄那樣一日千里的强盛起來；他們希望政府出兵東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四省；他們希望…最後他們願意盡自己可能的力量贊助政府，以期達到這種種希望的目的。可是他們的力是盡了，錢是出了，而結果所表現的滿不如此。最使他們在心靈上受到痛楚的打擊的，就是他們所最崇拜的在一二八之役大顯神通，替他們增加過不少光榮的十九路軍在福建被消滅。對這件事，他們很多眞是怨形於色的憤慨極了。中央軍之底定福建，誠然更鞏固了政府的政權，穩定統治勢力的基礎，但暹羅華僑對祖國政治的關切願望，却因此從根本上受到打擊。他們整個的有些灰心了，除開對政府方面有直接關係的一部份。

因爲他們對祖國的政治的關切與願望既表示灰心，因而對祖國的任何方面的事情都由積極的而改抱消極的態度，捐欵拿錢，除非是國內水旱天災，必須救助之外，其餘的都不很高興理會。去年黃河水災籌賑，總商會發起集會捐募，得款即爲數不多，固然一方面多少也因爲商情不好，而一方面實由大家不肯踴躍輸將。總之，他們再不像從前那樣喜歡戴高帽子傻拿錢了，有錢他們要留在自己身邊多享受享受，所以一年來很多人都建起別墅，挖起游泳池來。

2受祖國經濟的影響。過去海外僑胞，常有將大宗資本携回國內投資的，有的因爲在海外備受外人勢力的壓迫摧殘，以爲回到本國，一定比較穩妥便利些；有的認爲在本國投資，可以發展國家產業，使國家向前進步。暹羅的華僑，雖然所受的壓迫較少，然回國投資，一向他們也是願意的。但目前國內的經濟情形，一點也不允許他們來作這種嘗試。國內產業不能發展的一般情形，稍爲注意過生產事務的人都可以知道，可以不須解釋，這里僅舉汕頭一地的實例來加以證明。

汕頭因為該地一帶僑居海外的人口非常之多，每年年底總有一批鉅欵由各地華僑寄回。因為習慣上凡海外華僑在舊曆年節無論如何得給自己祖國的家屬滙寄一筆錢，其數多寡不拘，幾千幾百也可以，三元兩元也可以，意思是在表示不忘。民國十九年以前，每年滙欵總額約在五千萬元以上，十九年因各地僑商營業不振，滙欵額減低一半，減至二千五百萬，但當年金價高漲，此兩千五百萬折合現洋亦約近五千萬元。假使社會經濟環境允許向生產事業方面投資，此每年五千萬元的鉅資，盡量投向生產事業方面，汕頭市決不至衰落至於無法維持；無如橫征暴斂的苛捐雜稅，使誰也不敢打算經營任何生產事業。大家為求安全穩妥，都把所收到的錢投到地皮房產方面，都在汕頭買地蓋房子。結果使市面形成一種假象的繁榮，而因房價高漲，一般人的生活一時反實受其害，於地方經濟，毫無益補。大家之所以競相投資於房產地皮的，不一定像上海南京一樣是因為有利可圖而僅僅是因為這兩方面比任何其他生產事業穩妥些，不得收益，也還有地皮房屋在。目前則真的會一點收入都得不到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還願將有用的錢拿回國使之無用甚或根本消失呢？所以回國投資，暹羅華僑近來很少人有此念頭，有錢，他們預備留給自己享受享受。

3受祖國社會不安定的影響。過去暹羅有錢的華僑，每在三數年之間歸國一次，回到家鄉住些時，祭祭祖，掃掃墓，花上許多錢，或者留一部份人在家鄉長住，留子弟在國內讀書，但近來很多人都顧慮不敢這樣作了：有的是因為家鄉被匪賊佔據，根本就不能回去，有的雖然還勉強可以回去，而兵匪互擾不休，終不敢打主義回去。送子弟回國讀書，大家本都還存有這種意向，可是無論公私方面到處都傳佈有這樣的消息：國內各地方軍警，隨便到各學校抓學生，抓去了就少見回來。因而大家都躭心害怕，不願意自己的子弟回國來受到這種危險，不肯把他們送回國來。實在的，他們對向所關愛的祖國，近來在人事方面一切都感覺到不滿意，害怕消極起來，由消極失望，最後便轉到個人生活的享樂方面了。

現在我們再轉眼看看暹羅華僑一般無產勞動者的生活情形怎樣？暹羅華僑人口，佔最大數量的還是這般勞動無產階級的苦同胞。他們的生活情形，比較也有充分值得注意的價值。本來暹羅的勞動無產階級，除近年來因農村漸趨破產，有不少失業農民向都市集中之外，過去幾乎全是清一色的華人所包辦着。因為暹人極懶而不慣長期的勞苦工作，只要勉能生活，勞動力便不捨得出賣。過去有一時期，暹政府因見

曼谷的手車——即洋車——夫完全為華人所獨佔，為鼓勵窮苦的暹人參加，特由政府新製美麗的手車若干輛專賃給暹人以與華人競爭，但暹人終不甘於受這份罪，拉了些時，大家都不幹啦。因而暹政府看出來沒有這般華僑無產階級似乎還不行：而這般無產階級的人數愈多勢力愈大，勢力愈大，愈着實危險可怕，因而一下便想出一個安全的救濟辦法來：就是想方法使這般勞動者一個個都抽起鴉片來，等鴉片抽上癮之後，便不怕他們有什麼了不起的動作了。

去年三月作者和一位姓黃的朋友，一同去調查曼谷碼頭工人的生活，一位潮州帮的工人小首領告訴我們說：「碼頭工人十分之九是抽鴉片煙的，因為過去有一時期，地方政府雇了很多婦女開了不少鴉片烟館，專門引誘一般工人前往抽吸，等到各工人都吸上癮了，這般婦女便解散了，而工人的癮則怎樣也解不散，一直擴大流傳到現在。」他又說：「碼頭工人的人數很多，僅潮州帮就有三千多人，這三千多人內部的意見行動都很一致，但同其他廣州幫，福建帮等則不一致，各工人們專在碼頭上工作，並無其他附業，有的時候多少天不進一文錢，也有一天進五—六銖的，但半文也不積蓄，所得的都拿去抽鴉片，賭，吃，看戲，看電影，花完了才了事，等沒有了再靠各同幫商店抽月捐來維持，故此大多數的生活都是很痛苦的；全體中有家眷的只佔絕對的少數；讀過書認識字的人簡直少極了，對暹政府施行强迫教育與移民條例，因為大家都不懂，沒有人理會這些。」這便是曼谷的華僑無產階級中之一部份碼頭工人的生活情形。剩下其他的一部份想來不會相差很遠的。

碼頭工人之外，華僑無產階級之人數多而生活亦至苦的則為手車夫了。凡在暹窮苦失業的僑胞，無他道路可以謀生者，都靠拉手車來維持生活，暹羅人因不堪其苦，都不幹這門勾當，故無論在曼谷抑或在內地各處，凡手車夫總都是中國人。作者旅行暹北時，至北欖坡一地，全埠不見有一輛手車，載行人往來者，汽車之外，其餘都是三輪自行車，騎車者一概都是暹人；至彭世洛一地 ，則三輪自行車與手車都有，自行車夫盡是暹人，手車夫則完全華人；再就曼谷方面言，曼谷交通設備，有電車，汽車。（沒有馬車，有人謂曼谷市現尚有碩果僅存的馬車一輛，一年中僅其主人某僅乘坐一兩次。）手車三種，——自行車除外——電車工人全體是暹羅人，汽車夫約十分之八以上是暹人，僅一極小部份是華僑，手車夫則完完全全是華人了。所以華人在暹羅，可以說一方面是金錢勢力的掌握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力供給的權威者， 任何艱辛困難的勞動，愈是難且苦的，愈離不開華人。

（未完）

由華盛頓會議談到明年海會（五）

楊敬慈

四　明年華會之情勢

（一）五國海軍之現況

最近五大海軍國實力之現況，根據本年二月一日英國海軍部向國會提出之藍皮報告書，摘記成下表

（一）五國現有海軍實力表（單位艘）

艦別	英	美	日	法	義
戰鬥艦	一五	一五	九	六	四
巡洋艦 水雷安設艦	五五	二一	三六	一九	二四
航空母艦	八	三	五	二	一
驅逐艦	一三四	二五一	一〇一	四八	七四
魚雷艦	—	—	—	三	四
潛水艇	五二	八二	五九	九四	四三
水雷毀滅艦	二七	四三	一二	二五	四八
小型旗艦	一八	—	—	二五	二〇
小型戰艦	三〇	—	—	一二	二六
沿海巡艦 汽油艦	四	一	—	一三	四二
砲艦 輸送艦	—	一〇	四	四一	六
內河砲艦	一七	八	一〇	九	二

另據日本海軍省公布，本年九月一日以前，五海軍國在條約限制內之艦艇，艦齡，及建造中艦艇之隻數，噸數，如次表

〔見八月三十一日新聯社電〕

艦類	英 隻	英 噸	美 隻	美 噸	日 隻	日 噸	法 隻	法 噸	義 隻	義 噸
主力艦（艦齡二十年）	一五	四七四•七五〇	一五	四五五•四〇〇	九	二七二•〇七〇	一〇	二二二•四五〇	四	八六•五三二
航空母艦（艦齡二十年）	六	一一五•三五〇	五	一三〇•五〇〇	四	六八•三七〇	一	二二•一四六	—	—
大巡洋艦（艦齡二十年）	一五	一四三•九七〇	一七	一六三•四五〇	三	一〇七•八〇〇	七	七〇•〇〇〇	七	七〇•〇〇〇

輕巡洋艦（艦齡二十年）	四五——二六〇·一九六	一四——二〇·五〇〇	二——一五·四五五	一五——九七·四一一	一六——八七·七六八
驅逐艦（艦齡十六年）	一〇六——一三九·八三四	二三——二七四·〇七五	九六——一〇三·〇九七	五九——一一一·九四七	六六——七四·五四四
潛水艇（艦齡十三年）	三九——四七·八一四	五三——五八·六二〇	六三——七六·一三八	八一——七六·七八九	五四——四四·六三七
輔助艦	二〇五——五八一·八一四	三〇七——六〇五·六四五	一九一——四一九·四八〇	一六二——三五六·一四七	一四三——二七〇·九四九
總計	三三六——一·一七一·九一四	一三七——一·一八一·五四五	二〇四——七五九·九二〇	一七三——五九〇·七一八	一四七——三五七·四八一

在上表中，建造中之艦艇之隻數及噸數，如次表，以美為最多，英次之，日本又次之。

	航空母艦	大巡洋艦	輕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艇	合計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英	一——一九·六五〇		八——六一·六〇〇	一八——二四·九五〇	八——八五·〇七〇	三五——一二四·七七〇
美	一——二〇·〇〇〇	二——二〇 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	四四——六九 五〇〇	一〇——一三·〇二〇	六四——一七二·五二〇
日			四——三四·〇〇〇	七——九·五七六	九——一一·七〇〇	二〇——五五·二七六

(二)倫敦會議後之三國造艦競爭

(一)三國造艦情形

倫敦海約條文規定極為疏鬆。尤以各國艦艇之保有量，與現有實力之比，相差過遠，且未將各國歷年造艦之比率，作平衡進展之規定。遂令英美日三國，各盡其造艦能力，俾在倫敦海約自簽字日起至失效日止，為期僅六年八個月之有效期間，得達於條約規定量之噸數及隻數，以備在下屆海軍裁軍會議席上，獲得有利之地位。加以九一八事變，遠東風雲漸告緊張，日本先後發表第一第二兩次補充計畫，美國受其激刺，成立大規模之造艦計畫以示頡頏，遂演成美日競爭造艦之局面。其在遠東有重大利益之英國，當然不能坐視，乃急起直追，步美日之後塵。大勢所趨，法義兩國，亦難默爾而息。此倫敦會議後造艦競爭所由來也。

茲述倫敦會議後英美日三國造艦狀況於次，以資參考。

㈠英國

在過去之四年間，英國按年實行其造艦計畫，每年造艦數量大約以輕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艇九艘為標

年，預計至一九三六年爲止，英國即可達到條約限度。

一九三三年，英國預定造艦程序，爲六千八百噸巡洋艦一艘，五千二百噸巡洋艦三艘，潛水艇三艘，驅逐艦九艘，沿海艦三艘。乃新艦尚未動工，日本建造八千五百噸巡洋艦，美國建造一萬噸巡洋艦，各裝載六英寸口徑砲十五門之計畫，聞於世。倫敦條約規定，英國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祇可建造巡洋艦九萬噸，如照原來計畫進行，則英國新造之排水量六千八百噸之巡艦，決非美日新巡艦之敵手。英海軍部乃將原來計畫之巡艦噸數，改爲九千噸者二艘，五千二百噸者一艘。其九千噸新巡艦，裝有六英寸口徑砲者十二門，戰鬥力與美日新巡艦，殆相去不遠。

本年三月，英海軍部公布，加緊進行造艦程序，決定新造九千噸巡洋艦三艘，五千二百噸巡洋艦一艘，飛機母艦一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艇三艘，以便早日達到條約規定限制云。

(二) 美國

美國擴充海軍，乃受日本擴軍之影響，本年之文生大擴充案，即爲日本第二次補充計畫之反映。去年六月，美總統羅斯福以救濟失業爲名，由實業復興費項下，撥劃美金二萬萬四千萬元，在三年以內，新造艦艇三十二艘，加以一九一九年經上院通過而未動工之驅逐艦四艘，一九二九年未動工之萬噸巡洋艦一艘，合共三十七艘。其擴充案如次：

艦類	每艦排水量(噸)	艦數
航空母艦	二〇，〇〇〇	二
輕巡洋艦	一〇，〇〇〇	四
驅逐艦	一，八五〇 一，五〇〇	二〇
潛水艇	一三〇〇	四
砲艦		二

本年一月，下議院海軍委員長文生提出新造艦案，三月，經兩院通過，羅斯福批准。該案預定在五年期間以內，支出經費七萬萬五千萬美金，建造下列各艦。

艦別	全排水量(噸)	艦數
飛機母艦	一五．〇〇〇	一
大巡洋艦		一
輕巡洋艦		五
驅逐艦	九九．〇〇〇	六五
潛水艇	三五．〇〇〇	三〇

另據最近日本「外交時報」(九月十五日出版)載，美海軍部總務廳已向預算局提出一九三五——六年之造艦計畫，與一九三四——五年相同，造艦二十四艘，內容如次：

(一)一萬五千噸航空母艦一艘（將達艦齡之「蘭克」號之代換艦）

(二)備砲口徑六英寸排水量八千噸巡洋艦二艘（一九三六年廢棄之「阿滿哈」號及「密爾歐基」號代換艦）

(三)一千八百五十噸驅逐艦三艘

(四)一千五百噸驅逐艦十二艘

(五)潛水艇六艘

新造上列各艦，同時應增加官兵五千五百名。該案實現之後，加入現役官兵八萬八千名，則一九三五年度現役海軍官兵計為九萬三千餘名矣。

(三)日本

倫敦會議之結果，日本堅決主張之三大原則（即(一)補助艦總噸數對美七成，(二)八英寸砲巡洋艦對美七成，(三)潛水艇自主的保有量），歸於失敗，而日本在國防上最重視之潛水艇，在英美日平等原則下，由七萬八千噸減少至五萬二千噸，尤為日本人痛心疾首之事。故倫敦會議以後，日本即成立第一次補充計畫，在海約規定之限度內，彌補其損失。該計劃案共計新造六英寸砲巡洋艦，驅逐艦，魚雷艦各四艘，及其他輔助艦十三艘，共計二十五艘。同時美國建造輔助艦三十艘，美國祇造巡洋艦及驅逐艦各四艘。故美海軍部在一九三二年五月發表英美日輔助艦實力比率如次：

美	一〇
英	一一．八
日	一三．一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報紙，宣佈第二次補充計畫，據云該項計畫，在倫敦會議後，即已擬就，預定自一九三四——五年實行，但海軍當局鑒於國際形勢危殆，乃提早一年施行，至一九三六年完成云。該案建造之艦艇，如次表所列：

(一)條約限制內艦艇共二十二艘		
輕巡洋艦	八，五〇〇噸（每艦）	二艘
航空母艦	一〇，〇〇〇	二
驅逐艦	一，四〇〇	一四
潛水艇		四
(二)條約限制外艦艇共二十六艘		
飛機搭載艦	一〇，〇〇〇	三
給油艦	一五，〇〇〇	二
工作艦		一
汽油艇		一六
潛航艦		四

(三)增設航空隊八隊

(丁)三國造艦經費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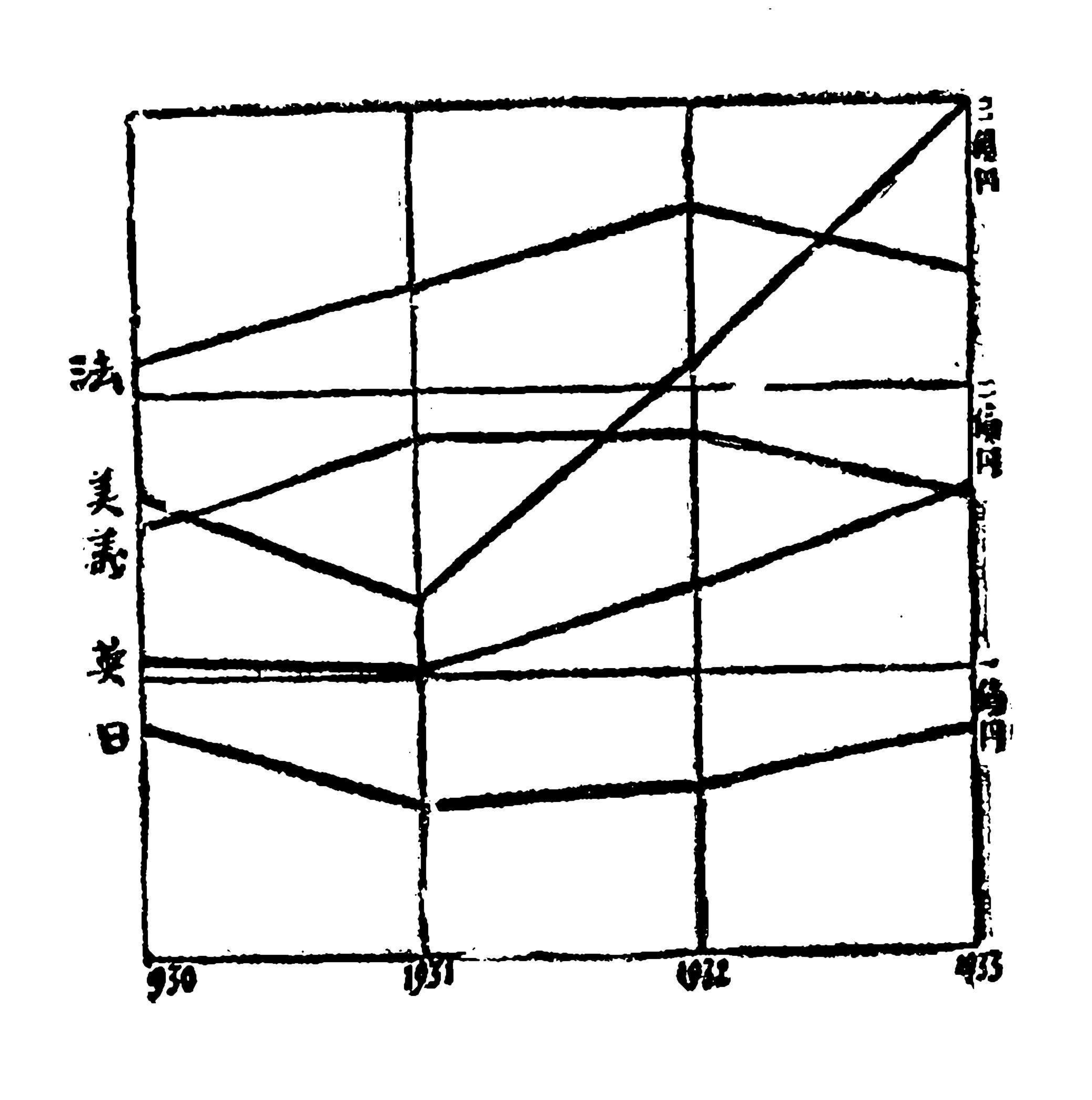
英國　倫敦會議以後，英國規定之常年造艦程序，以輕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及潛水艇各九艘爲標準，每年造艦經費，約需五千三百餘鎊。本年三月，因受美國文生案之影響，改變預定程序，造艦經費，增加至五千六百五十萬鎊，較以前增加二百九十萬鎊。

美國　倫敦海約成立後，美國海軍當局成立十年造艦計畫，經下議院否決，未得見諸實行，但一九三一——二年美國已起工造艦二十艘，支出造艦經費三萬萬五千萬美金。至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在復興費項下，撥出二萬萬四千萬美金，造艦三十二艘。本年成立之文生擴充案，全部造艦經費共計七萬萬五千萬美金，每年約分攤一萬萬餘美金。此項擴充案，目前尚未動工，但就羅斯福最近在海上旅行途中發表之「充實海軍達於條約規定限度」觀之，可見美國當局，確具有實行該案之決心。其結果，海軍預算必隨之膨脹。即就本年度海軍經費言之，較諸一九三一年三萬萬五千萬美金，已增加至四萬萬五千萬美金矣。

日本　日本造艦經費，較諸倫敦會議以前，增加幾至一倍有奇。第二次補充計畫所需經費，海軍省最初要求爲日金六萬萬七千萬元，其後經內閣會議決定，核減爲四萬萬四千九百萬元。本年爲第一年度，造艦費共計六千六百八十五萬四千元，一九三五年度增加至一萬萬零四十四萬五千元。故明年度之日本海軍預算，將增至六萬萬元以上，較諸一九三一年度之三萬萬五千萬元，幾增加至一倍矣。

茲將日本海軍省計算之五海軍國造艦費比較表，列次

(單位日元)



(三)日本決定宣布廢約

倫敦海軍條約第二十三條規定：「為起草新條約，於一九三五年舉行縮約國之會議。」又據華盛頓條約第二十三條規定：「條約有効期間，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各國中如有意廢約者，須於是年是日兩年以前通告，否則仍認為繼續有効」。是以各國咸認一九三五，六年為國際間一大危機。尤以日本方面，修改華盛頓，倫敦兩條約之聲浪，高唱入雲。據日方意見，以為如不修改兩約，即令日本造艦至條約許可之限度，而至一九三八年，美日海軍之比率，亦仍然成為十與六或七之比，日本仍居於不利之地位，故主張修改海約頗力，尤以海軍派人主張尤為激昂。七月二日，日本聯合艦隊青年將校六十餘人，曾連名上書於海軍當局。其意見書大旨，㈠為擺脫現存條約計，希望把握機會，通告廢止華府條約，同時為確立軍備平等原則，希望速籌統一政策。㈡為善處重大時局計，希望成立可以行使強力政治之內閣云。此種舉動，前所罕見，對於日本政局前途，影響極大。故日本海軍幹部迭經秘密會商之結果，乃於七月十六日，召集海軍最高幹部會議，決定下列各案：㈠要求修改以比率主義為基礎之華府倫敦兩條約，以期充分實現確保東亞和平充實國防安全之裁軍條約，㈡裁軍以軍備平等為原則，採取總噸數主義之限制方式，各艦艇之保有量，由各國自由裁量，㈢除勵行第一第二補充計畫外，應增設強有力之航空隊，俾握得以本島為中心之二千海里行動半徑之制海權於掌中云。故海軍主張堅決主張，在預備會商再開以前，即發出廢約通告。外務省方面，根據下述理由，表明反對態度。即㈠在預備會商前，即作廢約通告，足令會商情勢硬化，將令日本主張受不良影響，㈡各國將在預備會商表明其主張，彼時即可判明日方主張能否通告，及明年正式會議能否圓滿進行，如日方主張能貫澈，則可望另訂新約，而令華府條約歸於消滅，㈢第一次預備會商決裂時，英美造艦方針尚難明悉，毋寧注視下次會商情形，以便慎重決定態度。現在返國之齋藤駐美大使，佐藤駐法大使，松島駐義大使亦贊成外務省意見，向內閣作各種建議。

日海軍外務兩省意見齟齬，號稱自重派之首相岡田啓介，迭次召集內閣會議，幾經磋商，始正式決定廢止華府條約及預備會商之訓令案。其關於廢約部分，㈠擺脫華府倫敦兩既存條約，在確立軍備平等權之下，由高度軍備國之犧牲，廢除攻擊的武器，提出自守的保有量之裁軍案，以期達到國防安全，減輕擔負，解除戰爭威脅之三大原則，㈡根據前項

方針，廢止華府海軍限制條約；㈢華府條約廢止通告，根據條約規定，在預備會商後，觀望其經過情勢，在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認為最妥善時期，由廣田外相準備通告手續。廢約問題，至是始告解決。日本廢約通告日期，大約當在十一月下旬，因十月再開之預備會商，如無成立新條約之希望，日政府即採取諮詢樞密院手續，發出廢約通告。反之，各國如有承認日方提案之妥協性，有成立新約之望，則華府條約自然的消滅，不必待日本之通告矣。

（四）倫敦預備會商

（一）倫敦會商之緣起及範圍

倫敦條約規定，一九三五年舉行縮約國會議，起草新約。然而海軍問題，癥結太多，一經提起，解決甚難。本年五月間，英外長西門，與美使平漢，日使松平恒雄過從甚繁，經過「試探」談話之後，英外長西門乃正式牒知五大海軍國在倫敦舉行海軍裁軍之初步談商。美日兩國先後表示贊成，法義兩國亦願參加，此倫敦預備會商之緣起也。

倫敦會商之目的及其範圍，不外下列五項：

㈠決定各國海軍政策，使倫敦條約簽字國，得於事前明悉是否有成立海軍新約之希望。

㈡海軍裁減及技術的限制方式，如五海軍國之主力艦及輔助艦比率，艦類，艦型，艦齡，及備砲口徑之限制是也。

㈢除技術問題之外，政治問題之商榷，如太平洋之政治的情勢是也。

㈣太平洋防禦區域之撤廢。

㈤非戰公約與海軍裁軍條約之關係。

上列各問題，祇分別交換意見，不採取會議形式，祇討論大綱而不涉及細目，故謂為預備會商，而非預備會議也。

會商之地點，事前略有爭執，英國為求有利於自己，當然要求在倫敦舉行。日本則主張在英美日三國以外之地方，即在日內瓦亦無不可，日方且主張明年大會即在日內瓦舉行。美國方面，因願正式會議仍在倫敦舉行，故對預備會商地點不甚重視，曾謂：「英政府如邀請在倫敦開會，美國並不反對」云。

會商之方式，英日主張亦各不同。英國主張由英美，英日，美日，分別折衝，因英美利害關係比較切近，隱然有佈成共同對日戰線之勢。日本有鑒於此，竭力反對個別折衝，主張英美日代表聚於一堂，以免滋生糾紛。

最後結果，預備會商地點，仍在倫敦舉行。會商之方

式，倣倫敦英美會商前例，先由英美兩國代表在倫敦開始會商，然後再邀請日本加入，共作三角會商，且邀請法義兩國參加，成為多邊的會商。

(二)英美日會商經過

(一)英美初次會商

六月十八日，英美初次會商，舉行於倫敦唐寧街內閣總理官邸。英國方面出席人物，首相麥克唐納，海長孟塞爾將軍，海軍中將李德，外交部美州局長克萊琪，美國代表，則有裁軍會議總代表台維斯，駐英大使平漢，大使館參贊阿薩頓，海軍大將黎氏，會談約九十分鐘，彼此交換意見，為互探態度之會談。雙方對於日本主張之廢除海軍比率，國防平等原則，表示反對之意。其次，對於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日期與地址，及英美日法義五國之外，應否邀請其他較小海軍國參加，曾作討論，雙方見解並不一致。明年之海軍會議，與以前三次海軍會議比較，實為一含有世界性之會議，故有人主張邀請各國參加，惟日本方面，對此事反對頗力，蓋恐各小國佈成聯合陣線，反對日本要求也。當日午後，日本駐英大使松平訪麥克唐納於衆議院，即以英美初次折衝之經過，並說明日本方面意見。另據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新聯社電：「松平與麥克唐納會見時，曾提出質問，謂：日本政府以為明年海會，僅以主力量事實的問題為議題，而不涉及討論政治問題，又預備會商，亦不出此範圍，貴國政府以為如何？麥氏答稱：敝政府當初即有此意思」云。此海會預備會商不談政治問題之說所由來也。

(二)美日初步談商

六月十九日，美代表台維斯訪日本駐英大使松平於其官邸，談話內容未發表，無從窺知。惟據六月三十一日日本新聯社電，「松平曾詢問美國對於明年海會之意嚮，台維斯對於開會地點，並不主張在華盛頓，如日英間已有諒解之都市，美國決無反對意思。至於開會日期，英國雖主張在明年正月，因美國議會正在開會，難於贊成，以五六月間最為適當云。旋就海會一般情勢，進行會談，此外並未觸及其他任何具體問題」云。

日本對於海軍預備會議之對策，據日本電通社載其內容：㈠要求減低各國軍艦總噸數，並縮小其艦艇尺寸，㈡廢除英美日主力艦五五三比率，而採取總噸數限制原則，㈢確立軍備平等原則，㈣各國對於本國國防需要，有自行決定之權。美國代表團對於後三項要求，不能贊同，尤以第二第四兩項為然。又關於明年海會地點，日海軍方面，堅決反對在

華盛頓或倫敦舉行，主張在海牙或布魯塞，如認爲不便，在巴黎亦可。開會日期，主張在明年四月。美國對於此兩項，似並無若何成見。

又據六月二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稱，松平與麥克唐納會晤，及其與道威斯，會商之時，曾根據廣田外相訓令，主張將政治問題除外。結果在相當程度以內，英美似諒解日本之立場。廣田爲明確所謂「政治問題」之界限，曾再訓令松平以下數事：㈠絕對反對再檢討關於中國之九國公約，滿洲問題，與委任統治條項。㈡日本對於華盛頓條約第十九條之太平洋防備限制，無提議更改之意，如美國當局欲修正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議施設阿留第安群島之防備，則日本爲謀對付，决定要求修改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㈢日本主要目的，雖欲締結關於國防兵力量之新協定，且爲求此項新協定之實施有効，故同時盡力於非戰公約有効化之政治工作。

據七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東京電訊，「外務省發言人談，英美日三國已同意在下次海軍會議中，不提出政治問題，尤以關於東亞問題。」於此可見日本之意，深畏英美提出政治問題及東亞問題，故散布此種消息，以試探英美兩國之意。美國官方，果於七月二十五日否認英美同意在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不談政治問題（七月二十五日合衆社華盛頓電）。日本作僞心勞之態，於玆畢露。

美國代表部在與英日雙方會商後，發表聲明，謂比率問題，並非由預備會商除外，見解大旨如次：「今後續行交涉之海軍會商主題，並無何種應預先除外之題目。惟可稱爲前哨戰之會商開始之初，便顯出許多問題，此事乃應加以考慮者」云。

(三)英美二次會商

六月二十日，英美雙方代表 ，仍在唐寧街內閣總理官邸，作第二次海軍會商。美方出席代表，爲道威斯，平漢，阿塞頓三人，英方由麥克唐納，孟塞爾，李德爾，克萊琪四人接談。席上祇麥克唐納一人滔滔發言，餘人皆默然。麥氏詳述英國在世界各處，尤其在太平洋兩岸英屬自治領地，負有政治上責任與義務 ，及須有充分艦隊以履行此責任之必要。麥氏續言及英國絕對依賴由海外供給食糧與原料情形，英國在印度之地位，在中國，日本及亞洲其他諸國之商業情形，及完成新加坡軍港之前途，且言及因法義間僵局而引起之地中海海軍問題之中，英國所處之不安定局勢。麥氏此番言論，殆可表示英國欲得自由增多其巡艦噸數之意。麥氏言畢，美代表覺麥氏之言，含有英國欲在下屆談判中首先發難之意。當場似未表示任何意見而散。

美海長史旺孫於二十日對美國海軍計畫 ，發表重要官

言，謂，美國海軍將於十一月一日返駐太平洋，作永久之停泊。幷於途中將作最高速度通過巴拿馬運河之企圖。對於外傳海部徇國務院之請，已放棄建造飛行甲板裝六英寸口徑砲之巡洋艦計畫一節予以否認，謂海軍官員之四分之三，及海軍參謀團全體官員，均反對放棄此建造計畫云。史旺孫宣言，恰與麥氏所陳述，針鋒相對，極盡外交家之能事矣。

(四)英美第三次會商及專家會談

二十一日，英美海軍專家作第一次會談，英代表提出下列四項議案，㈠在華盛頓公約所加之限制滿期後，英方將立即建造主力艦新艦隊，㈡英國將建造新巡艦三十艘，使英國巡艦數字達七十艘，英國現有巡艦五十艘，其中十艘在今後兩年內，將不適用，㈢英國將建造驅逐艦若干艘，㈣英國將造航空母艦若干艘（見八月二十九日路透社紐約電）。幷將英國國防所需最低限度之軍艦，及軍備，列成一表，交與美國代表。內容之龐大，令美代表咋舌，美代表道威斯乃電告國務院，謂英國現提議建造較大之海軍，國務卿郝爾認英國此項提議純屬探險性質。國務院決不料會談甫開，英方即有如此提議，頗爲驚異，咸覺失望，蓋恐英國表示有要較大海軍，鼓勵日本亦要求更强大之艦隊云（見六月二十二日路透社電訊）。

美方之言，果不幸而言中。據六月二十三日日本電通社電稱，日本當局，對於英國專家提議，謂「可作日本起草訓令案之絕好的參考材料。同時，自純粹的技術上言之，足證會議之不易成立。據此則明年海軍會議之根本方針，應不拘泥於比率主義，而由處於指導世界地位之英美日三大國，協定其保持和平之分野辦法，以便決定國防上所必需之比率」。如日本者，可謂善於利用機會矣。

（未完）

甲午戰爭中之俄國外交（赤檔）（六）

蔣廷黻先生選
張　祿　譯

（九十五）亞洲司長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日（俄曆七月二十一日）

根據閣下的分咐，我今天早晨去訪問了英國大使，使他注意一個傳聞，據此傳聞，中日兩國已在駐東京與北京之英國代表襄助之下進行直接談判，且未通知我們的代表。我不斷地指出意大利駐日公使此次之積極作用。

拉謝爾子爵毫無怨言地承認我們對上述狀況吃驚之有理，並允許解釋此問題。

但我看，中日兩國既已完全決裂，前述事已失去其原有的意義了。

同時，大使又給我三個重要的通知：（一）英國政府準備發表中立宣言。這不過是一種尋常的儀式。（二）英國艦隊的長官已接到命令，準備領着其所統率之軍艦赴濟物浦，以保護商業與英國僑民。英國希望我們能下令我們駐濟物浦海軍兵站之官長能與英國海軍大將維持最良好的關係。（三）金伯雷爵士詢問，東京與北京如宣佈了他們所能避免而又毫無益處的戰爭，對列強共同行動問題我們有何意見。

拉謝爾子爵認爲，最後一案已經太晚了，因此已完全無效。我告訴他，我個人的意見也是如此。

卡卜尼斯特。

（九十六）駐漢城代辦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三日（俄曆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七日電之次電。

韓人不肯驅逐中國軍隊，亦不肯取消中國條約。日軍佔據了京城，在衝突之後又佔領了王宮，國王已被監禁。昨日覲見。國王懇切地要求各國代表們之援助。

電報不通了。法國礮艦正在烟台等待覆電。

韋貝。

（九十七）亞洲司長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八月四日（俄曆七月二十三日）

日本公使通知我下面的事情：

擊沉中國運輸艦之海戰，實由中國人開始，他們曾設置水雷而未成功。運輸艦長本打算降服，但中國軍隊强迫他作戰。

二十九日（俄曆十七日）中日兩軍曾在濟物浦稍南之牙山發生衝突，中國軍隊被迫退回壘內。三十日（俄曆十八日）日軍克牙山。

卡卜尼斯特。

（九十八）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四日（俄曆七月二十三日）

宣戰了。對敵行爲已經開始。列强之調停暫時擱置了。但中國政府與

然說，他準備於任何時刻恢復列強所建議的和平談判，但必須日軍退出漢城，恢復王位，日軍南退，中國軍隊北退，然後中日兩國代表再會同俄英法德意之代表開會於北京或天津以討論朝鮮之改革問題。

喀西尼。

（九十九）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四日（俄曆七月二十三日）

二十一日電收到了。

現在英國還未作正式宣言。陸奧宗光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即通告英國代辦，如果認爲日本錯誤，他將給以應有的滿意答覆。巴吉特(Paget)已電詢金伯雷，但尚未接到答覆。

希特洛渦。

（一○○）外交大臣致駐東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七日（俄曆七月二十六日）

我們又派第二隻監視艦到濟物浦去了，由此艦轉交下面的訓令與章貝，此訓令亦可給你一個方針！

我們的駐日公使報告，大院君已主朝鮮國政。我們認爲這種辦法是暫時的，但我們不願干涉中日兩國間之戰爭。可否將此意表白，並使他們注意尊重我們，在與我們接壤之朝鮮各區中，皆應特別避免能引起誤會之行動。

吉爾斯。

（一○一）外交大臣致駐東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七日（俄曆七月二十六日）第一一八號。

在接到閣下七月十八日之電報後，我立即告訴英國大使以巴吉特先生與意大利公使講着我們所採步驟之錯誤與笨拙。拉謝爾立即以此事電告金伯雷爵士，後者亦毫不猶疑地指責巴吉特，並嚴令他，此後採取任何步驟時皆應先取得你的同意。

吉爾斯。

（一○二）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書。

一八九四年八月八日（俄曆七月二十七日）第一一九二號。

我們對朝鮮問題之政策方向，很顯然的是根據帝國外交部之電報，這些電報，閣下都看到了。因爲電報限於文字之簡短，所以許多意思不能詳述，現在除了電報之外，我再加上一些意見，想也不算累贅吧。

中日兩國對朝鮮問題之誤解，實由於該國之內部亂事。我們不能直接偏向任何一方。但是朝鮮問題發生在我們大門旁，在我們沿海省的鄰境，與我們的關係很密切。但無論如何，我們只追求兩個目的：（一）和解中日兩政府間之紛爭；（二）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

要想達到第一個目的，或是拋開任何有關係强國之參與而獨自作直接的外交行動，或是與他們共同行動。要想達到第二個目的，那就全靠我們自己決定了。

閣下所收到之電令皆根據皇帝之最高旨意，而指示閣下爲第一目的而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但是這時，我們依然沒有忽略向中日兩國政府提出勸告，要他們撤兵並沿外交途徑以解決朝鮮糾紛。但是東京政府只作了不對題的答覆，宣示在未取得朝鮮亂事永不再起的保障之前，日本不能撤兵。因此，我們就馬上致電閣下及希特羅渥，令與駐中日兩國之英國代表及其他有關係强國之代表共同行動，以求和平。我們直到現在還未能完全知道此項行動之結果，但可惜，我們根據許多確實的消息，知道中日之間已發生衝突了。

無論如何，帝國政府經常留心，不能聽從這遠東互相仇視的兩國之任何方面之片面的提議，對於局勢亦不能有偏袒的估量。設若如此，不僅有傷我們的尊榮，亦且拘束我們未來的手足。李鴻章經過閣下向我們提議，要我們直接干預朝鮮之內政改革問題，並要我們作有權威的調停，以維持現況。李鴻章自然認現況爲有利於中國了。只可惜我們不能採納李鴻章的建議。外交部很淸楚的認識，所謂改革也者不過是中日兩國衝突之藉口，如果我們去作這非正式的調停，其結果必超乎我們的意志，在中國與狡獪的北洋大臣之旗下作了日本之公開的仇敵。

總而言之，根據皇帝陛下之最高指示，我們不能忘了，我們在朝鮮問題中之作用全依賴於未來事變之開展，卻無論如何不能依賴於中日兩國友誼關係之多少，雖然我們在遠東的邊疆上對二國都維持了友好的關係。

吉爾斯。

(一〇三)駐柏林代辦致外交大臣函

一八九四年八月八日(俄曆七月二十七日)　第四十九號

昨天羅廷幹(Rotengan)男爵在給我的外交接見中談到了朝鮮問題，他說現在遠東代表的報告剛剛述敘到目下糾紛之第一段。

從這些報告中可見看出，中國政府沒有預料到會有戰爭發生。李鴻章並沒有按時作充分的戰事準備，而戰爭卻逼着中國參加。根據這位大臣的意見，日本之對戰爭，備之久矣，不僅現在的伊藤內閣可以說明這一點，日本所久蓄於胸中的征韓慾亦可說明之。

日本的駐柏林公使，亦兼任駐英代辦，於一星期前赴倫敦與英國談判英日商約，此項商約才議定簽字之後，軍事行動就開始了。柏林政府並不確知此項協定之內容。但據羅廷幹男爵看來，青木子爵是個很有能力的人。他本是外交大臣，以謀殺皇太子事件而去職。中國公使到彼得堡去後，中國政府在柏林沒有代表。這裏只住着一個翻譯，他也就權充代辦了。

我說，中國人爲着要改造軍事技術，雖然請了一些西洋軍官(德國的也有)，但並不談外國軍官指揮軍隊。羅廷幹男爵就說：「這樣更好。這省去了我們許多異常麻煩的中立問題。這種問題現在甚多。例如槍械與子彈之購買。歐洲各國在東方各國之自相戰爭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只有軍事必需的販買。」

以後的談話可以總結一句 ， 即德國不反對任何一方向在德國購買軍器。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已在這裏定了兩艘水雷艇。

在我與羅廷幹男爵的晤談中，雖努力指出，中日戰爭之正式宣佈已披露於本地各官報上，但這並不能改變德國政府之決絕，他對遠東所發生的事變絕不願發生積極作用。但無論如何，據我看來，德國之對中國比對日本要好些。

此地社會輿論對朝鮮亦無所偏袒。戰爭之宣佈對柏林交易所的影響爲市價之上漲與最後時期堅定情緒之加强。

根據報紙看來，下面幾條原因可以說明此種情況。

日本對中國之戰爭，爲着要免除外國的干涉，絕對不能持久。雙方都怕有這種干涉，你看他們的軍事行動不波及於與歐洲通商的海港，就可知道了。

有了此次戰爭經驗後，中國必能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化，首先就是加速鐵路與汽船之設立及軍隊之改換武裝 。 當然這些東西之大部要購之於英國。但德國之工商業在中國也已取得了一些同情。因此，從訂購各貨的利益中德國也可分得一份。

中國銀幣需要之增加，亦可抬高銀價。最後，用國際債務的執行的眼光看來，這兩個對抗國的財政狀況，也是再好沒有的東西。

在煞尾時，讓我再說一說羅廷幹男爵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他說，中日兩國都必得借外債，歐洲的資本家就可一視同仁的借錢與雙方。

查雷柯夫(Charikoff)

(一〇四)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俄曆七月二十八日)，第一一四號。

八月四日(俄曆七月二十三日)電收到了。

衷心的以戰爭之未能避免爲遺憾。我們同意英國繼續努力以求媾和。我已將中國政府之求和心情，通知希特羅渥。

吉爾斯。

(一〇五)外交大臣致阿穆爾總督杜柯夫斯基(Dukovesky)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俄曆七月二十八日)

帝國政府認爲對中日兩國因高麗糾紛而引起的戰爭，用不着宣佈中立，但亦不能干涉此次戰爭。已以此意訓令各外交代表。外交部同時告訴這些代表們，要暗示雙方尊重我們的利益，並特別注意，在我們鄰境的朝鮮中要避免一切可以引起誤會的行動。

吉爾斯。

(一〇六)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俄曆七月二十九日)　第一一七號

昨日電報之補充。

一八八六年的口頭協定之意義，根據你七月十二日電，已被李鴻章承認了，我們現在對高麗事件之態度因此項協定而不能懷有任何利己慾心。請以懇切形式將此意轉達中國。

吉爾斯。

(一〇七)駐巴黎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俄曆七月二十九日)

漢諾陀(Hanotaux)告訴我蒙台伯洛Montebello 來了電報，其中敘述帝國政府欲提議，在列強調停之下，作戰之雙方立即開始談判。他已致電倫敦，說法國可以同作這一件事。他告訴我，對於亞洲政策之各項問題，凡是我們所發起的建議，他在原則上都可以協助，絕對不願意離開我們。但是，要想不破壞中立而使日本拋棄其現在所佔的優良地位，他在目前還看不到有什麼方法。這必須先使中國選擇，在「維持原狀」的原則之下停止了軍事行動時，向日本要求，應加討論之各項改革之確切形式。法國很奇怪意大利在亞洲所造成的地位，他在那裏既沒有切實利益，又沒有權利。漢那陀已經有確証，知道八日「馬丁」(Matin) 報上所發表的論文是來自英國，且出於官方。

莫倫根(Mohrenhein)。

(一〇八)亞洲司長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一日(俄曆七月三十日)

法國駐英大使已以中國要求和平之心情轉告金伯雷爵士，說中國雖仍未停其敵對行爲，但已準備在退出漢城日軍南退華軍北退等原則之下開始談判。金伯雷很奇怪我們對此問題之緘默。我對拉謝爾答覆了這個通知，說我們的電報恐與英大臣的電報在路上互相錯過了。在接談中，我表示，俄英兩國代表在這事件上之共同行動，是不會有什麼壞結果的。我以爲可以這樣表示。

卡卜尼斯特。

(一〇九)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五日第一二二號。

我們已有砲船一艘開赴大沽(註)。

吉爾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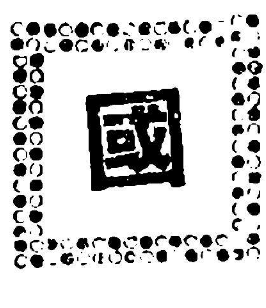
(註) 八月十五日(俄曆三日) 海軍司令部通知外交部，說「太平洋艦隊司令已允許將西烏斯號(Seevouch) 軍艦派赴濟物浦，而以保勃爾號(Bobr)軍艦派赴大沽」。保勃爾是派往濟物浦之第二艘軍艦。

(已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止

（金震）





中義使館決定升格

南京二十七日電，外部息，中政府與義政府已雙方同意，將中國駐義公使館及義駐華公使館各升格為大使館。此事於九月二十六日經汪兼外長與義駐華公使鮑斯加里交換正式文件後確定。中義政府認為兩國外交事件，應經由堪與兩國現在國際上所佔之地位相等之機關辦理之。雙方又深信此次使館升格後，兩國之交誼與相互諒解，將益臻鞏固。

國府冊封安欽典禮

安欽回藏謁汪請示

南京二十四日電，安欽以回藏在即，二十四日午赴行政院謁汪，請示回藏方針。汪對各事向安欽指示頗詳。南京二十四日電，安欽定十月一日赴滬，九日乘梯拉瓦輪赴印轉藏，同行者有班禪秘書長王羅階・秘書闊丹・處長羅桑嘉等二十餘人，約明年一月再入京。又電，安欽呼圖克圖冊封典禮於二十四日晨十一時在國府大禮堂舉行。事前由石青陽陪同安欽及王羅階等於十時許乘車抵國府。十一時國府參軍長呂超・文官長魏懷率全體參軍及秘書陪同安欽等魚貫入禮堂，旋林主席出臨禮堂，就位後奏樂。林主席領導行禮畢，即行授冊禮。安欽前進向主席行三鞠躬禮，主席宣讀冊文，由翻譯員詳述後，主席授冊，安欽受冊，向主席行三鞠躬禮退，奏樂，禮成，攝影而散。國府給予安欽多傑覺普靜法師名號冊文，原文如下：

「闡揚至教，資弼護於一心，宣布德音，樹勳勤於萬里；安欽多傑覺早聞正法，夙抱仁懷，舌燦蓮華，播宗風於上座，誠開金石，施法雨於西陲，宜頒給普靜法師名號。於戲！克揚庥命，宣正誼而益虔，遠樹風聲，合遐方而贊化，祇承命典，益顯華褒。」

黃慕松正致祭達賴

南京二十四日電，黃慕松電告：冊封達賴，業于二十三日舉行，共致祭典禮，定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舉行，祭畢，短期內將回京。

經委常會之決議案

南京二十六日電，經濟委員會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在鐵道部官舍開第十六次常會，到汪兆銘，宋子文，孔祥熙三常委，及秦汾，劉瑞恒等。汪主席，首由秦汾報告該會水利公路衛生農業各處工作情況，次討論要案十餘件，內容大要：一，關於統一全國水利問題，與全國水利委員會之設立，及委員人選。二，開發西北水利公路衛生畜牧等建設事業之決定。三，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之設立。四，籌設中央棉花攙水！雜檢查所，歷二時半始散。又電，全國經濟委員會二十六日常會決議案十五件如下：一，通過各處會各項事業費分門預算。二，本會事業費請領支用辦法及預計算書類編製方法，准予備案。三，陝農業合作事業原則計劃規程預算，准予備案。四，通過西北畜牧事業計劃工作大綱，畜牧改良場組織規程各草案，

任粟顯偉爲場長。五，通過各省市合組汽車汽油合作委員會章程，併撥經費三萬元。六，通過修改祁門茶葉改良場組織規程。七，通過棉產改進所及植棉指導所暫行組織規程。八，通過中央棉花攙水攙雜取締所組織規程，聘劉維熾葉元鼎爲正副所長。九，任孫恩麐馮澤芳爲中央棉產改進所正副所長。十，通過江西事業計劃。十一，通過提早設立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併由會與教育部每月各任職員薪金一千元，另津貼一千元。十二，通過土地委員會總預算書。

宮越案日方提抗議

關於玉田日商宮越被害事件，前經數度交涉，省府允爲緝兇，已近解決程度，詎日前日使館武官柴山赴北戴河後，於六日晨偕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儀我來津，與日領川中會商後，決定再向省府提出抗議，並有所要求。柴山旋於六日下午三時半偕川中赴省府，向于主席以書面提出，于氏表示俟呈政整會請示後，再作具體答覆，至五時柴山等始辭去。聞于氏即將抗議條件轉呈政整會請示辦理云。

各路剿匪軍事情況

贛剿匪軍進追瑞金

南昌二十一日電，軍訊，偽七軍團匪部四千餘，由上下洋竄擾江山縣屬之賀村。十四日午陳旅令派方團偕保安團馳往剿辦，激戰約四小時，匪勢不支，紛向浙境常山方面逃竄。十五日晨由王旅長親率李團由廣平出發，向常山追擊。十六日午在常山附近追及，即行接觸，該匪依山負隅頑抗，激戰約五小時，王旅長親臨前敵，身先士卒，銳氣大振，官兵併力猛烈進攻，卒將匪軍擊破，狼狽逃竄周圍深山中。我軍現仍繼續攻剿，行營據俘匪供稱偽七軍團五月間從瑞金出發時，計第一二・三三師，詭稱北上抗日先遣隊，經閩浙邊界轉竄忠信仙陽大楓口時，以追兵甚緊，連夜逃竄，勢甚狼狽，逃亡及病傷者甚多。現每連人約五十，槍約三四十支，機槍共約十挺。竹口之役，偽第二師師長韓亡，寧都瑞金等地物質・壯丁兩缺。朱赤化前每銀一元可買米三十斤，今則僅買六斤。食鹽一元買一斤一兩，若用偽蘇維埃鈔票，則一元僅可買鹽二兩五錢。布衣每套須洋五元，用偽蘇維埃票則須十餘元。男自八歲至十三歲被逼入兒童團，十二至二十三歲入模範少年隊，二十四至三十五歲入模範營，三十六至四十九歲入赤衛軍，壯丁被徵殆盡。婦女種田，田多荒蕪。又畏飛機偵炸，匪衆每天早餐後，即上山躲避，民怨沸騰，無不暗盼國軍之早臨。南昌二十一日電，贛南前方戰事又轉激烈。國軍北路三縱隊攻佔姚坊西南及福林寨一帶匪堡，俘偽三師營長張勝一名，並奪獲匪方重要文件甚多。又蔣委員長嘉獎前在貫橋作戰部隊士兵，發恩餉一月，傷亡官兵加倍撫恤。南昌二十四日電，石城以北股匪爲我擊破，國軍即越石城取瑞金，偽政府動搖。又西路軍進剿盤子山股匪大勝，殘匪退竄獅牯山。南昌二十四日電，進攻興國之國軍分永豐・沙村・萬安三路推進。永豐一路已挺進興國北鄉之龍岡頭，沙村一路已進抵興國城附近之新墟，萬安一路已駐紮永豐墟一帶，縣城在國軍掌握中。匪方甚恐慌，城內物品被移一空，準備退河東。南昌二十四日電，行營據第三路捷報，投誠偽三十四師營長張輝鑑供稱：該師偽一零一及一零二兩團竄向興國，偽一零零團踞胡嘴山頭和尙坑金坑田螺樟樹舖樂田鎮公厦一帶，所設工事均不甚堅固。偽師每連人槍約五十左右，步槍彈僅三四排，老弱者佔三分之一，除班長外均係新兵，戰鬥力甚弱，且因強徵兵夫，匪區民衆皆怨聲載道。又南昌二十五日電，探報，現匪偽蘇維埃政府負責者爲偽中執委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偽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偽湘贛省主席譚余中等。南昌二十五日電，行營據陳調元電告，婺源二十日夜有匪約千餘，槍約半數，在太白以東徐村偷渡南竄，被伏哨發覺，擊退後，復圖由新村黃坑分渡。經我各團守兵及追擊部隊猛擊，遂分向南・北潰亂四散，嚎叫動天，死傷遍野。計斃匪約百餘名，俘五百，截獲騾馬九匹，布百餘疋，鹽數十石，拋棄河中雜物頗多。南昌二十七日電，軍方據報，會昌・雩都股匪，以國軍進剿緊迫，極爲恐慌。原設會昌之偽贛粵省府，已遷移

零都，並更名贛南省，改由匪首項英主持，近復移設距零城三十里之水頭墟。又徐匪彥剛，率偽十六師在毛坑開民衆大會，聲言進攻平江東堡。國軍派隊與股匪激戰，匪不支潰退虎石。

浙邊共匪有竄皖勢

杭州二十一日電，據浙赤匪近日在遂安鄉間，有竄安徽之勢。中央派四十九師某團及某師團來浙會剿，現各軍已抵遂安。省府派曾養甫攜帶大批物品兼程赴遂安前線犒師，以資激勵。曾同時巡視剿匪區域之交通與建設。又空軍飛機十八日上午飛常山開化交界之芳村鎮偵察，見有匪出沒，即投彈轟炸，匪逃竄。下午再往，祇見東屯中有匪百餘，又投彈十枚。二時十分至芙蓉鎮附近，見有村民用石灰寫成匪去遂安等字樣。唯在芙蓉鎮西約五里之山上發見匪數十人聚居一民房內；又投彈，匪均不及逃，被炸斃。旋又飛至距芙蓉鎮東北約二十里之山道樹林內，見正向遂安方面逃竄之匪百餘名，投彈炸斃甚多，餘匪驚散。據省府秘書長魯佁語記者，此次殘餘赤匪被國軍追剿，竄入浙邊，其目的在刦掠米鹽藥品等物，並圖滋擾。刻已會剿，成大包圍勢，短期內可殲滅，即有漏網，亦將竄入皖境，本省治安絕無問題。杭州二十二日電，據俘匪稱，匪自稱「中國農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此次竄閩浙者共三師，非主力。計為偽十九師，師長張英輝，偽二十師，師長不明；偽二十四師，師長朱苗；共組織為每師三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每營有重機關槍一挺，每連有輕機關槍二挺。原有匪軍七千餘，由閩竄浙，死傷過半。現餘剩者約三千餘，補充困難，給養缺乏，每人至多攜帶子彈十排，普通祇上二三排。杭州二十七日電，竄浙共匪，於前日下午與我軍在鮑家村附近之送嫁嶺七里境一帶激戰九小時，匪不支，越大連嶺，逃往歙縣。昨上午匪在距屯溪之二十五里離歙縣四十里之旌田地方，為國軍一團所堵，今又向南竄同大連嶺之石門，並轉西竄，現至開化婺源休寧交界之馬金嶺。匪數約三千，羅炳輝親自指揮，有步槍五百餘枝，機槍多挺，馬百餘匹，沿路綁架鄉鎮長士紳公務員甚多，竄時帶現金三十餘擔。遂安二區長洪維新被擄，因索款五百元不應，被殺。前方部隊，在大連嶺追剿中，俞濟時在前方指揮。

閩東各縣匪禍甚慘

廈門二十一日電，王敬玖二十日由龍巖經漳州飛廈。二十一日乘飛機返省，聞閩西軍事已開始猛進。保安第三團長馬鴻興到永春，指揮清剿安溪，南安，永春土共，十九日已開始總攻。南京二十二日電，東路軍某參謀由閩來京報告剿匪近況。據談：方維兩匪首率殘部竄擾閩境後，經國軍撲剿，傷亡甚巨，刻已無活動能力。各鄉村藏匿之散匪已搜剿無遺，至圍剿長汀匪區，正積極進行。匪軍得悉大軍分途進剿，知難掙扎，贛閩邊境之匪經我東北南三路分途進剿，最短期內必可告一段落云。福州二十二日電，當局對閩東土共，決大規模清剿。福安，福鼎由新十師負責，霞浦由鄧經儒團負責。寧德由四十九師留守部隊負責。壽寧由浙保安隊接防。自閩東至浦城間築連環碉堡。安南永剿匪指揮馬鴻興電告，偽工農紅軍遊擊隊人槍約三百餘，犯我芹菜壠，夾頭，白鶴一帶，經擊斃三十餘，傷數十，擒偽隊長鄭興等男女匪犯八名，匪向安溪南安邊區退竄。廈門二十二日電，連日東路軍由朋口向長汀進攻，赤匪節節失敗，收復在即。福州二十二日電，竄擾白沙之匪，經我保安團迎擊。十九日激戰一晝夜，我軍變更戰略，分路包圍，匪始退向漳坑逃竄。廈門二十四日電，軍息，連城，朋口，新泉以西連日來有接觸，惟僅局部進退，無激戰。現陣線仍銜接連城，朋口，新泉廟前一帶。第一師李默庵部增調閩西，李已率部由閩北經沙縣，永安到達前方。該師駐漳留守處主任張心節二十四日由福州抵廈，設臨時辦事處，現閩西兵力達六師又五團。福州二十五日電，軍息，㈠連江匪乘夜擾亂，經保安第十一團在□□嶺堵擊，匪死亡甚多，現在追擊中。㈡八十七師派隊游擊嵐下東坪林溪謝墩一帶，已將散匪肅清。㈢盛沙及西浦營之匪十八日被我痛擊，向羅倉高山竄去。十九日我軍與匪激戰十餘小時，匪受重創，向高山竄匿。又電，東路總部准連城民衆之請，嚴令撤銷連城百貨捐，以蘇刦後災黎。廈門二十六日電，連城，朋口以西，三日來有激戰，總部已下令。二十六日開始全線攻擊。現全線在距長汀七八十里地區作弧形包圍，逐步攻擊前進。後方部隊亦隨之推進。又長汀上杭封鎖督察處主任陳志達在新泉設處，劃舊縣至連城為封鎖線，厲行對長汀封鎖。廈門二十七日電，閩西全線二十六日起總攻。據新泉二十六日電，我四縱隊二十六日拂曉向溫坊以西匪陣地攻擊。我第

九師午前七時佔領大頭坑嶺白石，向龍胸嶺之匪陣線前進，俘獲無算，匪已向猪尾嶺潰竄。福州二十七日電，長汀匪潰竄連城後，東路軍李玉堂，劉戡兩部，協力圍剿。蔣鼎文亦於日前由龍巖進駐新泉，以便指揮。龍巖四郊建築防禦工事，民間屯糧兩月。北路軍陳誠·薛岳兩部，近亦奉命，向長汀猛進。保安第二團團長嚴公畏去職，遺缺由蔡滌生接充。

福州二十七日電，我軍方息，日來連城·朋口一帶激戰甚烈，匪一九兩軍團殘部，向我軍陣地進犯，經李延年師奮起痛擊，匪傷亡甚重，改調他部匪軍應戰。李師長率部乘勝猛進，向匪陣夜襲。匪恃山險頑抗，相持九小時，肉搏十餘次，將匪擊潰。是役俘匪指揮官及連排長九名，匪卒二百餘，獲重機槍十餘挺，步槍六百餘枝，斃匪三十餘人。

蕭克一股竄抵黔邊

香港二十一日電，張蘊良談：頃接電，王家烈已親赴鎮遠指揮，桂增派八團入湘會剿，蕭賀不難消滅。黃任寰電告，十七日離蕉縣，二十日已抵上杭。香港二十四日電，夏威奉令將十五軍軍部移設桂林，就近指揮進剿蕭匪。由總部另設駐梧辦事處，委參軍鍾祖培為主任，維持梧市治安。長沙二十二日電，王家烈二十日電湘報告：賀匪經我李指揮向橋家舖天堂哨進剿，將指揮向板場，毛田坪側擊，柏指揮向青溪峯平洞口截剿，該匪不支，退刀埧來安營小井潮底。其主力仍在龍口南腰界。各路軍正集結圍剿。蕭匪近由湘西靖縣·通道間竄黔，其先頭已到平茶。十九日向黎平進竄，與我駐黎周旅正激戰中，匪乃圖向西北竄走，與賀匪相合。桂軍廖軍長燕儂率周覃兩師·湘軍李雲波司令率某某各部尾追，湘黔邊區司令部王參謀長沿某河堵剿。南京二十四日電，王家烈電京稱：蕭克匪部，十九日午抵平茶後，並向黎平前進，當飭部堵剿。二十日午後，在黎平屬之譚溪與蕭匪接觸，激戰五小時，匪以飢疲過甚，勢漸不支，退至距譚溪四五里之高地頑抗，旋乘夜向中方橋方面潰退，現正派兵搜索跟進中。香港二十五日電，王家烈電粵稱：二十日午在黎平之潭溪與蕭匪激戰五小時匪敗退中方橋。黃任寰二十二日電省稱：據報偽七十團竄聚湯湖馬子凹。二十一日晨派隊進剿，戰四小時，匪不支，向湯湖大山潰竄，斃匪百餘，偽連長二。漢口二十一日電，蔣電各省府，嚴飭各縣長嚴修守備，倘遇匪警，即應固守，與城共存亡，不得隻身潛逃，倘仍安泄沓，則軍法具在，決不姑寬。長沙二十一日電，李覺電省稱：蕭克匪部四十九團長徐志英在文市擊斃，五十團長劉式楷·五十一團長張鴻基在魚塘擊斃。殘匪經黔之錦屏北竄天柱。長沙二十五日電，何鍵宣稱：蕭匪克自湘邊急竄黔境，恰遇我何主任平率補充兩團，在貴州新廠地方激戰終日。我軍傷亡二百餘員名，汪營長陣亡，匪部因子彈缺乏，傷亡尤多。蕭匪受此壓迫，乃以一部在黎平·草鞋舖與黔軍周旅接觸，大部竄中方橋。二十二日晨經新寨·魚山西竄，一部在平茶。湘桂黔三省軍隊已取得聯絡，積極會剿，我十九師長李覺已於二十二日率八團到貴州之錦屏。桂軍廖軍長亦由靖縣出發入黔，跟蹤追擊。貴州王主席又加調三團，親赴馬場坪截擊。李師長覺已於湘邊嚴密布防，確有乘此時機將其消滅之可能。南京二十五日電，何鍵電旅京湘同鄉報告剿擊蕭克匪部，已與各軍協同進攻連日在賀家寨觀音閣以至綏寧附近及小水一帶接觸。至賀龍匪部，原在川鄂間，會經陳渠珍師與鄂軍會剿，現竄入川黔境矣。南京二十六日電，何鍵二十五日電京稱：蕭匪自新廠擊潰後，竄入黔省錦屏以北瑶光南嘉堡附近，渡過清水河。李覺率兩旅一團，已由錦屏抄抵南洞司，向匪堵截，廖磊部亦抵錦屏，成鐵俠部與桂軍覃師仍尾隨跟追。如黔軍能在玉屏·清溪·鎮遠一帶沿途堵截，可期於兩河之間予匪以猛烈打擊。長沙二十七日電，何鍵以鄂西贛南股匪、自經西路軍進剿以來，雖迭次予以重創，然小股匪部，仍有出沒，未能迅予肅清。特嚴令各指揮官，分別努力，肅清所有各處零星散匪，並跟各當地部隊，尅日搜剿淨盡。如再發生溷迹情事，即惟各該部隊長官是問。又據軍息，據報，蕭匪於二十二日由南加山過河，隔錦屏三十里。黔軍五團，由天柱開瓦寨堵剿。湘桂軍一面沿靖縣會合邊境，布防嚴堵，一面由錦屏分二路尾追跟擊。

川軍各路陣線移動

重慶二十一日電，劉湘在開江改委范華驄為城萬警備司令，王三春為城口游擊司令，歸范紹增指揮；並自二十日起召集前線連長以上團長以下軍官到開訓話。又四路軍大部現在營山前方與匪相持，匪區難民紛走順慶，羅澤洲再棄儀隴，自請中央撤職查辦，生力軍某師前鋒已入廣元。南京二十三日電，行政院連日接到川省各將領來電甚多，均係報告剿匪軍情，前線激戰甚烈。重慶二十三日電，五路軍區分基幹部隊已定，以王纘

續爲第一縱隊司令兼副指揮，許紹宗爲第二縱隊司令，范紹增爲第三縱隊司令，張邦本爲右翼指揮官。劉湘定二十三日離開江返渝。

九月二十三日萬縣航信，自劉湘於十四日到達開江後，五路軍事情況，已略見好轉。劉於十六日會召集前線旅長以上軍官到開訓話，關於整理陣線，調動幹部人員等，均有決定。二十日後，即令前方連長以上團長以下軍官輪番到開聽訓，並指示剿匪方略。刻前方軍事人員多有調動，計范華驄爲城（口）萬（源）警備司令，陳國樞調上校參軍，王三春爲城口游擊司令，苟自纂爲副司令，撥歸范紹增指揮。又獨立第一支隊兩團長因作戰不力，亦被調差，前方軍情，經此一番整頓，士氣略振，傳日內將舉行反攻，期早日收復城萬。惟匪方戰略，最近似有轉變，自本月七八日後，即抽調一部，向三四路猛衝。李羅迭請二路軍增援，未得結果，而四路軍亦因潘文華之退守江口，一併撤過巴河。李雖無援，遂放棄巴中，退守恩陽河，共匪尾追，恩陽河亦失。匪折向南來，儀隴旋陷，時楊森大部尚在營山前方之豐登舖地方，正擬增援，而匪部大至，官軍望風而走，匪乃逼近營山。本二日，匪攻城甚急，營山亦失。現四路軍已退至周口（在蓬安縣城對岸），如匪再逼，或當放棄周口而守蓬安矣。李羅部隊犧牲甚大，尚在迴龍場玉山一帶與小股匪相持。二路軍多向閬中北部蒼溪退却，一路軍多退守東河西岸，以固廣元。當羅澤洲之放棄巴中也。會通電聲述作戰經過，並自請依律處分，以儆將來。蔣委員長覆電，勸慰有加，並令各軍固守巴河一線，不得輕退，違則以軍法從事。殊不知電文甫到，而巴河撤防之軍，又放棄儀隴營山，退屯於嘉陵江岸矣。據前線回萬之某軍官談：匪方以五路軍事强硬，乃突破三四路陣線。由營山．渠縣．廣安方面，以威脅五路左側，或將由蓬安．順慶沿嘉陵江而下，以擾亂合川重慶。同時又便於與竄入黔境之蕭（克）賀（龍）匪部，遙遙相應，如果成爲事實，前途殊不堪設想也。又三路副指揮羅澤洲，前放棄巴中時，曾電呈劉湘，請依法懲處。近又放棄儀隴，據其通電，亦振振有詞，並請中央將其撤職查辦，原電略謂：赤匪以攻田部之衆，轉而加匪攻我興隆場及儀隴城，拂曉以後，儀城附近即發生激戰，同時興隆場．落鳳場第三團及別動隊，又復受匪襲擊，雖官兵誓死奮鬥，終歸失敗，當向日興場潰退。洲處此景況，欲死守孤城，又無友軍援救，萬不得已，乃放棄儀城，退于鳳儀場東觀場之線，以便收容前線官兵。收容未竟，該匪又來與我接觸。洲部剿匪經年，並未後退。此次友軍波動，而迭次撤退。巴中被圍，損傷過半，士氣沮喪已極。若不稍事補充整頓，實無作戰能力。惟洲部以四團之衆，所負剿匪任務，與各路相同。轉戰巴儀，喋血經年，竭盡精力，冀早將匪部蕩平。孰料各路步調不一，各自爲謀，戰事稽延，長征師老，竟棄前功。使我官兵得來之土地，一旦喪失，上無以對中央，中無以對官兵，下無以對人民，負罪深重，甘受斧鉞，應請中央撤職查辦，盡法懲治云。重慶二十五日電，劉湘定二十六日由開江抵渝。王纘緒二十五日搭輪赴萬縣，將向劉湘面陳剿匪計畫，三四兩路近來陣線穩固，惟二路稍緊。又平訊，據重慶消息，四川共匪因威脅閬中，外國傳教士乃離開該地，避往安全地帶。相信共匪威脅該地，意在搶刦糧食，而非確實前進。重慶二十二日電，劉湘因前方佈置已竣，將於短期內返渝，沿大江南北岸將調集民團，實行修築碉堡，防患未然，傳蕭匪已竄入黔境。漢口二十二日電，劉湘在開江佈置剿匪軍事，五六兩路軍即北進某地，已設立兵站部。

東鐵交涉盛傳妥協

日俄二國前因中東鐵路問題，時局日趨嚴重，近則盛傳雙方業已妥協，忽張忽弛，令人如墮五里霧中。茲錄情報如次：

售價一億七千萬元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東鐵售路交涉妥協案，由俄方向廣田提出，廣田認爲妥當而受諾，將勸告「滿洲國」承認，其價格爲一億七千萬元。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東鐵交涉，如能在一億七千萬元成立，則「滿洲國」須交出現金七千一百萬元於俄方，故此次廣田召集大橋「代表」星野「財政部總務司長」，討論現金交價之資金募集辦法。至籌募辦法，則可使東鐵委任滿鐵經營，由滿鐵發行社債或借款，實屬可能，故「滿洲國」將在日本募債。

廣田約俄大使措商

東京二十四日電通社電，廣田定明日下午接見駐日俄大使尤列涅夫，傳達關於中東路收買交涉之新妥協案，並促進行開始交涉。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日「滿」俄三國外交難關之東鐵出售交涉，其後經俄方在秘密中與廣田交涉，其結果廣田認爲可以勸告「滿洲國」，於是電召大橋「次長」來京，大橋已於二十二日由長春東上。東京二十四日電通社電，中東路收買交涉局面打開，廣田立即將此種情形，通告「滿外交部，」而決意續在東京由俄「滿」兩代表舉行第三次交涉會議。「滿」方代表大橋忠一，於二十二日下午十時，由長春出發東上，一俟抵東京後，即可正式開始進行交涉。

日人謂俄改變政策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俄國在過去七十餘年，始終一貫之遠東政策唯一命脈之東鐵，此次由廣田外相之斡旋，而歸屬於「滿洲國」。此非僅含有重大之歷史的意義，且以俄國放棄東鐵，其東方政策，由此作根本的方向轉換。因而日「滿」俄爲中心之遠東政局，以至全世界之外交情勢，不得不發生變化。即俄國最近加入國際聯盟，成立俄法同盟，一方使西方安定，同時對於東方採取積極政策。其結果近來遠東情勢，極度惡化，幾將達成爆發點之日「滿」俄國交關係，因此向和平安定上急轉直下。對於鄰邦中國，予以「重大反省」。將來貢獻於中日親善(?)甚至誘致英．美列強之太平洋政策，不得不作本質的變革。

滿代表大橋抵東京

東京二十五日路透電，「滿洲國」外次大橋今日下午由長春抵此，與蘇俄駐日大使優列撓夫繼續中東路談判。又電，聞廣田外相在今晨開議中稱，關於中東路出售事件，蘇俄及「滿洲國」已成立諒解，售價已定日金一萬四千萬元。又蘇俄雇員之退職恤金三千萬元，俟「滿洲國」代表由長春抵此後，即將開始談判各細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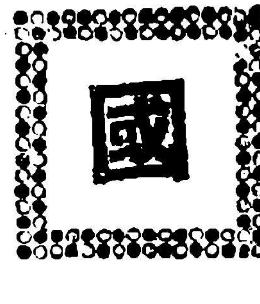
售路交涉下週重開

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滿」蘇間之東鐵出售之具體的細目交涉，將於下星期初舉行。日「滿」間待商之問題：㈠路價付款方法，㈠以物資代現款之支付內容，㈠退職金之審查與付款方法，㈠購入資金之籌款方法。在本週內應決定具體的對策，此種對策決定，立即與蘇俄交涉細目。至交涉案之作成以及其他問題之商決，尚須相當之時日，故協定簽字最早須在十月。東京二十六日電通社電，「滿」方對中東路收買價格一億四千萬元，已向廣田外相表示同意。其結果可望在下星期初續召開收買交涉會議，協定細目事項，將於下月初正式簽字。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據廣田外相電召，急速上京之大橋「滿洲國代表」，於二十六日上午九時，訪問東鄉歐亞局長於外務省。繼與廣田會見，聽取交涉經過之詳情。對於購價一億四千萬元之讓步，表示快諾。從業員退職金三千萬元，以及其他細目，待再提出詳細討論。並更與重光次官會見，於正午辭去。再東鐵交涉，因大橋「次長」，星野「司長」之上京，已得恢復軌道。外務當局之意向，今後交涉將由廣田與蘇聯駐日大使間決定大綱，最后再由大橋與蘇使會見交涉。至退職金與其他細目，由大橋．星野及其他代表與蘇聯代表間繼續交涉，簽字須在十月杪。

日謂涉及承認問題

東京二十六日電，據日外部發言人稱：在十月底有成功可能之俄．「滿」售路交涉成立後，此事涉及法律的或事實的承認「滿洲國」，將留給法學家決定。該發言人謂區別此二者，並非重要，蓋在某種情形殊難區別事實的承認與法律的承認。該發言人又謂蘇俄與「滿洲國」已締結水路協定，且互換領事。

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東鐵交涉已將作最後的展開。廣田外相擬在此交涉出售工作完成後，再進一步企圖第二段外交工作，即東鐵緩即圓滿解決。但日「滿」俄三國間之和平機構，殊難認爲完成。其所餘之緊急問題，乃「滿」蘇國境方面之調整問題，即國境警備兵之撤退。此應設立日，「滿」，蘇三國國境委員，進行具體工作，而資努力一掃遠東不安情勢。同時對於北樺太油田問題，北洋漁業問題，盧布換算率問題等，使其作適宜之協商，以除去其一切抗爭之要素。設置日滿蘇三國國境非武裝地帶，以圖日「滿」蘇三國間之國交安定。





國聯大會繼續開會

國聯大會自開幕以來，倏忽兩星期。蘇俄入盟等案，業經通過，任務可告段落，不日行將閉幕。茲錄其一週內情報如左：

波蘭代表撤回提案

日內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國聯大會政治委員會於今晨開會。由法國代表馬西格里說明法國對於少數民族問題之主張。謂法國對於波蘭之提議，認爲僅屬一種意思，否則一旦召開少數民族制度普遍化之國際會議，則歐洲之基礎將因此而動搖也。又謂保護少數民族之原則，如僅限於歐洲一隅，則實屬違反國際聯合會原則。國聯之原則，固在於包含寰宇各國並使各會員國一律平等也。繼由其他國代表發言後，辯論宣告結束。政治會議主席西班牙代表馬達里加，請求波蘭代表收回其提案。波蘭代表勒秦斯基乃謂，此次辯論對於波蘭情形獲得更大之諒解，但各大國對於波蘭態度，既未同意，故波蘭即行撤回其原來提案云。波蘭提案既經撤回後，觀察此後形勢尚有兩項問題，一則國聯行政院內或將提出負有保護少數民族義務若干國家之情勢，而加以審議，二則波蘭對於實施少數民族條約之監察機關，或將在該國境內拒絕合作云。

通過盧森堡報告書

日內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盧森堡代表國務總理貝赫爲少數民族問題提出之報告書，今晚已由國聯政治委員會予以通過，報告書內容，僅以客觀態度，將政治委員會討論此問題之經過，逐一敘述，委員會尚未決定以任何決義草案提請大會討論。至關於南美大廈谷爭端，政治委員會決定向大會建議組織一種調解委員會，担任此事，調解委員會除包含行政院理事以外，尚擬邀請會員國以前曾在華盛頓方面或在玻巴鄰近各國間致力於調解運動者參加之。此外更請中國愛爾蘭瑞典及委內瑞拉等四國參加。萬一調解無效，則委員會準備向大會提出決議案，主張雙方停止敵對行爲，以及根本解決之辦法，總之，國聯對於此事大約將召集非常會議討論云。

法俄接近之眞實性

巴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參院外委會主席貝郎熱近著一文，論法俄之接近，明日將由經濟財政通訊社發表。文云：法國與蘇俄接近，則莫斯科與東京關係萬一緊張，使蘇俄在遠東與日本發生衝突，則法國不將有被牽入之危險乎？此層法國外交方式足以避之，蓋法國因安南關係，自多年以來，與日本關係親善，此種良好國交，將予以維持，於必要時，且將加以充實。法國與蘇俄之妥協，純以歐洲問題爲限，不能適用於任何亞洲事件。貝氏又謂：蘇俄與法國雖在外交上妥協，然兩國內政則彼此絕對獨立。歐戰以前法俄同盟，其時俄爲帝制，法則共和，彼此絕不相礙。此種保留既與國聯盟約不悖，又與歷史往事相符在如此保留之下，俄法接近，實足鞏固安全，而確定法國之外交也。多瑙河之根本問題，固不能由此解決，但日受풍日耳曼主義威脅之歐洲，將由此保持均勢矣云。

中國代表請減會費

日內瓦二十一日路透電，郭泰祺今日在國聯第四委員會要求減少應納國聯會費之半。此事使國聯中人惴惴不安，因中國現揚言如要求不遂，則將於國聯預算案提出時投否認票。按國聯預算須一致贊同始得通過，中國如果投票否決，則國聯工作將爲完全停頓也。惟各國對中國之態度多表同情，英國今日提出會費分派法。凡國聯行政院四常任理事國均納會費一百零五單位，於是法・義・俄三國所納之費悉與英國目下之數相埒，

而其他各國則可因以減少其會費百分之五。但義代表即聲明，義國不能增加會費之擔負。日內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國聯大會預算委員會本日下午開會，中國代表羅忠治說明中國交會費情形。謂：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按照欠費協定暫付半數，此係臨時辦法，應請以確定中國近年雖處境困難，然仍照一九三零年協定繳付會費，"歷年所付共達五百萬金佛郎以上。顧中國雖納費如此之多，然不免爲國聯之欠費國，蓋國聯成立之始，所定中國應納之費爲數過高，殊屬難於擔任。一九三零年會追認中國由是年起暫付半數，而以前欠費仍陸續攤還，能如是，國聯即認爲滿意。除此以外，並允許將納費數目重行改訂，惟此項改訂辦法始終未嘗實行。中國內部水災頻仍，其領土又受外國之侵佔，在內憂外患煎迫之秋，勢不得不要求國聯將原定中國應納之費予以減少。中國政府因此請求國聯，將一九三零年協定予以批准，並允其從今以後永遠照一九三一年以後歷年所交之數繳納會費。

胡世澤之禁烟演說

日內瓦二十三日哈瓦斯電，國聯第五委員會（人道及社會問題），繼續討論鴉片問題。中國代表胡世澤發表演說，茲節述其要點如下：

胡氏先對報告員致謝，謂其所作之備忘錄，頗爲有益。但以爲備忘錄雖謂眞正目的在普遍減少毒犯，而非法販賣之量數，卻未見減少，深爲可惜。渠因此贊成西班牙代表加塞萊斯及委內瑞拉國代表柏雷所提出之計劃，以求進一步之辦法。胡氏嗣又提及英國代表霍爾斯布雷女士之宣言，按霍女士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在國聯麻醉品委員會討論鴉片問題時，曾與胡世澤發生辯論。霍女士一再主張對中國麻醉品販賣情形，舉行調查。胡氏則謂此事牽涉租界及治外法權問題，應由各關係國切實合作，且中國法院對於毒販處刑甚重云。謂中國並不種植高根葉，故不能製造高根。胡氏又謂中國抄獲之毒物甚多，均係來自歐洲。中國受外來毒物之害較他國爲甚，其不滿之理由，自較他國爲多。 此外中國領土有不受中國行政直接管轄者，此種地方所抄獲之毒物，亦在在有之。胡氏繼對備忘錄所述中國情形提出異議。蓋報告員在備忘錄中列有中國出產鴉片幾於毫無限制之語。胡氏不承認此語。因胡氏謂富勒「美國代表」前爲鴉片問題曾攻擊中國，謂中國鴉片出產增加。此語與無限制出產，顯有分別。自五月以來，中國政府採取種種措置，以限制毒物，行將嚴厲施行。此種措置，係用以對待毒物及鴉片，其懲治毒物之法，較鴉片更爲嚴厲。蓋中國政策欲先行肅清毒物而後解決鴉片問題也。關於毒物之新措置，處罰極厲，甚至可處死刑。中國各重要地點已分設醫院，凡受毒物之害者，强迫送往醫治，違者嚴懲。此項措置以制成條例分送各省，送達後十日以內即須實行。中國注意此層，於玆可見。至於鴉片一物，中國政府在若干情形之下不得不允許吸食，例如年老之人，即其最顯著之例。惟必待發給執照之後，始允吸食。所以如此通融者，蓋恐有烟癮者轉而使用其他毒物也。關於罌粟，新條例規定一年至六年之間，分別禁種，並設置視察員，擔負新條例實行之責。甚至軍隊亦負此責。胡氏對於備忘錄所載外國輸入中國之無水硫酸數量，提出保留。余國禁烟委員會已呈請政府將此種物質視爲毒物，此事目下正在研究中。總之，中國政府已採取一切手段，以淸除毒物之害，但必他國合作，始能收效。胡氏對於提出大會各決議案予以贊助，希望能於大會報告書中，列入之。胡氏旋謂在中國有租界之各國，與中國之合作，已比較密切。更希望一切有關係國家，均能合作。昨日義大利代表路伐沙西曾主張求助於精神勢力以解決此問題。胡氏贊成此意。並引孔子之言以作結論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云。

郭泰祺講東北問題

日內瓦二十四日電，我國出席國聯首席代表郭泰祺公使在九月十四日國聯大會席上關於滿洲現狀之演說詞，譯文如下：本大會於去年通過萊頓調查團報告書後，迄今又逾十八個月。報告書中對滿洲當時被日本侵佔所致之恐怖情形，記載無遺。報告書結語，並稱：在過去之一年中，滿

洲爲戰爭及騷亂所困，人民流離失所 ，沃地廢棄荒蕪，蓋爲從來所未有者。現在當地情形，非特毫無進步，抑且每況愈下。吾人試就各獨立而無可非議方面之報告觀察，即可得其梗概。倫敦泰晤士報八月二十三日駐瀋陽訪員電稱，八月六日以來，當地匪刧之事，平均日必二起。又據「滿洲國日報」今日所載統計表中數字，計被燬橋樑者達三十一處，列車出軌者達十六次，中東路東段各車站被擊事件達九十一起，又據此間外人權威方面報告，外人在該路幹線以外旅行者，其遭受匪刧之危機日增無已。又據泰晤士報電，所謂「滿洲國」雖屢出告示稱境內秩序安定已經恢復，然證之事實，則適見相反，一日間之匪患已足驚駭。(中略)最近傀儡宮殿被人縱火。所謂首都長春郊外日人最大飛行場之一，亦於四月中被人焚燬，損失達日金數百萬元。此種局部爭戰蔓延之廣，蓋至明顯。吾人對此等事件，一律指爲土匪所爲，固甚便利，即事實上亦有一部份實係爲私利關係而作不法行爲者。然長春宮殿及飛行場之被焚，鐵路之被毀，軍隊及軍車被攻擊等等，實係日人鐵蹄下之無告人民一[illegible]反對及抵抗運動，以鳴其非法被侵之不平者。此等人民持一種堅苦之觀感，以爲目前雖受壓迫，終必重見天日。是以隨時隨機作局部之抵抗，以待最後之獲拯救。現在滿洲情形與初被侵佔時並無二致，即日人臨以武力，控制重要城鎮鐵路，而設法藉不斷的征討以威脅人民於屈服而已。然吾人就當前之事實觀，就歷史上之教訓觀，此種以外國武力佔據以恢復安定繁榮之迷夢，將不過永爲迷夢而已

蘇俄外長首次建議

日內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蘇聯外委李維諾夫頃在國聯大會提出擁護婦女權利之建議。此爲蘇聯入盟後之第一次建議。李維諾夫於九月二十一日致函國聯大會主席，要求由大會第一委員會討論南美洲各共和國在烏拉圭京城汎美大會中所簽定之婦女國籍平等公約。李維諾夫函中詳陳全世界各國對於婦女各項權利之限制，如謀生之權利，教育之權利，服務公職及操業之權利等。所有對於婦女之限制，均應設法取銷。大會主席團接得蘇聯此項提案後，決定編入一九三五年國聯大會之議事日程。又日內瓦二十二日路透電，國聯第五委員會今日開會通過一決議案，主張由國聯主持在東方舉行國際會議，籌商遏止販賣婦孺之方法。

阿富汗國要求入盟

日內瓦二十五日電，國聯自日德退盟後，形勢黯淡，現時人望又見恢復。自蘇俄入盟後，阿富汗政府現亦請求加入，此事已引起一般之驚訝。此項請求將在本屆國聯大會中加以考慮。又南美赤道國亦在考慮入盟事件。該國有幅圖廣二十七萬六千英方里，人口二百萬。國內大部分爲安第斯山，山峯有高至二萬英尺者。爲赤道國，係於一八三〇年宣布獨立。有總統一人，國會分上下兩院，係倣照美國制。國內有小量軍隊，阿富汗與赤道國相同，亦爲多山之國家 。 興都庫什山山峯有高過二萬四千英尺者，通印度之道有著名之基哈爾與博籃兩嶺。阿富汗獨立係於一九二一年被承認。一九二九年阿王阿曼紐拉因革新運動過爲急進 ，致引起內爭去職。繼阿曼紐拉爲王者爲一武人，名奈德汗，前爲兇手暗殺。今王即位尚不久。阿國地居印度·蘇俄·波斯三國間，面積占二十四萬五千英方里，人口約爲一千一百萬。國王手下有內閣及兩院制之議會，國內有常備軍二萬五千人，并有空軍一小隊云。

英視察團已抵東京

不日首途僞滿考察

東京二十七日新聯電 ，英國產業聯盟「滿洲國」產業經濟視察團一行，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半於橫濱上陸，立即來東京，下榻帝國旅館。首相岡田·外相廣田，對於視察團派遣之趣旨作重要之會談。視察團一行乃係不承認「滿洲國」急先鋒之英國，故此間認爲視察團之使命異常重大。東京二十七日電通社電，本日行抵橫濱之英國視察團，原擬即日往謁岡田首相及廣田外相，現改於明日赴外務省謁見重光次官。又廣田本日六時半

即日訪問，在官邸為該團開歡迎晚餐會。

美罷工問題解決歟

當局竭力調解工潮

華盛頓二十日路透電，罷工調處委員會七日在與羅總統及工部總長裴金女士開會。商榷多時後，主張以公正人三人成立紡織業勞工委員會，以處理紡織業爭端。並調節增多每個工人管理機器台數或錠數之習慣，非至二月間，不得再有增加。該委員會又主張由中央工價委員會研究工價。各委員希望罷工早日取銷而僱主對於罷工工人應復用之，不稍加以歧視。北加羅里那州貝爾曼地方，現又有因槍刺傷而死者一人。計罷工以來前後共死十二人，有數處發生暴動，但未流血。今日午後紐約斉小瀑布地方發生騷擾，罷工者復為警察用流淚彈與射水皮帶驅散云。

羅總統勸工人復工

紐約二十一日路透電，工會領袖刻集於華盛頓，考慮羅斯福總統調處委員會所提出之和平辦法。同時全國各罷工區域之工潮，迄未稍減。此間消息有罷工明日可終止之說。但罷工領袖則謂自昨日起罷工絕未稍懈，而工廠且續有停業者云。紡織工總會教育股主任福勒，今日午後在喬治亞州馬康地方聲稱：如紡織業罷工無效，則將有全國總罷工之舉云。加羅里那州廠主與罷工者皆準備於星期一續作攻勢動作。昨日費城警察驅散糾察員五百人，並拘獲二十人，因罷工者希圖佔據救火會，而當地某廠又為暴衆所攻擊。北方形勢，較為寧靜。調處會所提出之和平辦法，主張組織三人和解會，以解決爭議，並調查各點云。美國海德公園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羅總統頃要求織業罷工工人立即復工。同時令雇主對於罷工者一律復予雇用，不得有所歧視。又調查罷工委員會主席紐罕什爾州州長懷南所提出之報告書，總統亦已正式表示贊同。報告書內容主張設立委員會，處理紡業工人各項問題，藉以保護工人之權利。另設委員會，處理雇主一切問題。並由政府對於工資問題進行調查，以便酌量增加。但現在工人數額彼認為最低限度下當減少。羅總統現希望勞資兩方遵守合作及公正精神，俾爭端得以迅速解決云。

格林宣稱已獲勝利

華盛頓二十二日路透電，紡織工總會幹事部今日開會，考慮中央調處會之建議後，已命罷工者於下星期一日一律復工。於是瀰滿三星期洶湧之工潮，乃告寧靜。罷工委員會會長戈爾曼，美國總工會會長格林，發表共同宣言，謂吾人在此次罷工中，已摧毀國家復興處幾個不公正之機構，而獲力所能得之種種實益。一切勞工與吾人之仔肩，從此可卸云。又據戈爾曼聲稱：彼等且獲有(一)根據事實決定工資之方法。(二)實際承認工會。及(三)大舉修改紡織業規勞工條款之數種實益云。衆信紡織工總會幹事部今日之決議，實感於羅斯福總統懇切籲請儘速停止罷工。幹事部所接受之調處會和平辦法，為組織三人和解會，以解決爭議，並調查關於此次工潮之各點云。

工潮解決餘波未已

華盛頓二十四日路透電，紡織業工人罷工三星期，今日遵照其領袖之決議，恢復工作。雖復工條件尚屬溫和，但勞資雙方間仍有緊張空氣。工人所指摘者，雇主對於工會會員加以歧視，尤以南方為甚。同時雇主尚未明白表示其對於調解會報告書之態度。工人聲稱歧視案件即將開始交涉，而雇主方面對於態度未定一說，謂彼等略需時日，始可議定其政策云。麻省某紡織公司今日拒絕復用罷工工人，並將能工時留廠工作者繼續錄用。北加羅里那州康寇德地方罷工工人二百今日盤據法院，聲稱彼等返廠時廠商告以已無遺缺如法院不設法還其原有工作，則彼等將永留於法院中云。

約翰森實行去職

紐約二十三日哈瓦斯電，紐約民聲講壇報自可靠方面探悉，羅總統不日將宣告復興行政處全部改組。以前軍事工業局主任巴魯芝之主持其事。其下設一委員會，以管理復興政策。同時並設立司法行政委員會，以執行法律事務。復興處現任主任約翰遜‧總統顧問摩萊教授及李芝堡諸人，大約將加入第一委員會。中央社紐約二十二日哈瓦斯電，據紐約民聲講壇報載稱：復興處主任約翰遜在織業之潮中曾發言抨擊工會，爲紡織業工會所反對。羅斯福總統因此要求其離去復興處主任之職務。按約翰遜前曾離京歷數星期之久，現方復回華盛頓，惟自返京之後，復興處辦公室中迄未見其踪跡。據其友人述稱：渠確已脫離復興處，惟不知係渠自行辭職，抑係總統要求其辭職耳。紐約二十五日路透電，國家復興處主任約翰遜現已辭職。其上書羅總統聲稱：依照復興處改組計畫，渠之職務已成贅疣。故請於十月十五日起，解除職務。此後如承見召，助理新政，渠當準備效力云。羅總統復函准其辭職，函內盛稱其工作辛勞，並聲明彼此友誼如故。又請其擺脫一切，從事休養。末稱復興處效用之第一階段，業已履行。今已屆重行修改之期。羅總統函中含有今後或將借重約翰遜辦理政務之意，衆料不出數日，復興處即將改組。羅總統明日可抵華盛頓，將與約翰遜討論一切。而約氏在離職以前，亦將向羅總統作最後之報告。近數月來，約翰遜之措施，頗爲人所訾議。且與勞工部長裴金女士互起齟齬，故其辭職乃意中事。衆信約氏辦理紡織工潮有若干方面斥爲不妥，此亦約氏辭職原因之一。今晨紐約報紙載稱電影界擬請約氏擔任某種職務，每年給薪十萬元云。現傳有繼任復興處主任之希望者，共三人，一爲紐約著名財政家巴魯芝，一爲前羅總統智囊之倍萊教授，一爲復興處副主任史華浦云。

日本購置戰爭原料

華盛頓二十一日路透電，參院軍火調查會今日所得之証詞，又涉及日本。商部外國貿易統計股主任屠柏聲稱：日本購置戰爭所需之原料，其數大增。一九二九年日本收買小花衣僅三包，但一九三三年則增至一萬包；一九三一年日本收買廢鐵僅四萬八千零三十六噸，但今年六個月則超過五十萬噸以上云。屠氏又稱美國小花衣棉織等物飛機引擎等物輸出近亦大增云。調查會今日休會至十一月底，但主席聲稱該會對於軍火貿易事尚未澈究到底云。

三公司勾結運軍火

華盛頓二十日哈瓦斯電，參議院軍火調查委員會繼續工作。頃發現聯邦化學實驗公司，寇蒂斯飛機公會及聯合飛機公司，會互相聯結向國會議員施行脅迫，謀使政府禁運軍火至大廈谷之命令不得實行。又聞聯邦化學實驗公司曾謀避免南美洲各國軍火進口規例之約束。該公司代表某報告公司，謂智利國亞利加煦係一自由港口，不待細說云。意謂軍火可由該港運入。委員會又查知一九三三年一月胡佛前總統曾經提議禁止軍火運往大廈谷交戰之玻利維亞及巴拉圭兩國，但因陸軍部向國會干涉之結果，此議終歸失敗。聯邦化學實驗公司，曾以流淚瓦斯售與十七國之警察及美國實業界人士之欲懲治工人擾亂者，並勸各主客施放瓦斯之時，務用鉅量，則效力始宏。委員會又查悉日本對於美國以外國家之軍事上新發明，隨時調查消息，極爲靈通，其法係向華盛頓之專利局調查各國新發明之專利允許狀，逕予抄錄云。此外委員會所查知者，尚有下列各事：（一）夏威夷羣島美國駐軍參謀長斯穆斯上校，曾任湯普遜機關槍公司及某毒瓦斯公司之代理人。（二）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巴西國革命運動結果，美國軍器商人獲利至鉅。聯邦化學實驗公司駐南美洲代表喬那斯，曾函稱南美各國革命使余操作日夜不息，僅以巴西革命而論，已極忙碌，業務狀況若繼續良好，則一身債務即可付清矣。各軍火商人不問買主係屬政府方面抑或

美軍火貿易案續聞

革命黨徒，皆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涉及中國部分在查

南京二十二日電，外交部二十二日接駐美施使來電，對美參院軍火委員會之報告有所陳述；惟外部所令詢問軍火佣金事尚未據報告。又關于棉麥借欵購買軍火謠傳，美政府現正式否認該項消息係官方發表，並認為毫無證據。又電，關於美參院軍火貿易調查委員會所傳軍火佣金事，業由駐美施使奉命向美政府提出質詢，並調查究竟。據外交界息，美參院軍火貿易調查委員會對此事已在澈查中。

奧國獨立担保問題

英政府研究新協定

巴黎二十日電，據此間本日報紙消息，稱國際外交界對於擔保奧國獨立之最近計畫，擬作成一種逐步進行之擔保協定。第一次起草之約文因遇各方反對，頃間確已擱置。據目前提議，現擬草成一議定書式之初步協定。在該協定中，對哈勃斯堡王族復辟事，將明白說明其具有國際性。此項協定將先由列强與小協約國簽字，以後再訂立一種協定，保障奧國之獨立。此項新協定之內容，已顧及英國對以前草約中反對之點，據聞此項新草約正在英政府研究中云。維也納二十日電，據可靠消息，國務院情報司頃間秘密通知全奧各報，暫時須停止一切有保皇黨傾向之宣傳。據聞通知內容稱，今後不得稱哈勃斯堡貴族之頭銜，亦不得用「陛下」字樣。各報並不得登載關於保皇黨集會或示威之新聞，亦不得登載各城市以名譽公民證頒予沃圖大公之消息。據一般揣測，此項命令之頒布係小協約國向奧交涉之結果云。

奧總理否認復辟說

匈牙利京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法國斐卡羅日報記者，昨日晋謁總理舒斯尼嘎，叩以對於哈勃斯堡皇室復辟問題。舒氏答稱：渠所擬議之政策中，無一事足以動搖中歐時局，或足以引起鄰國之憂慮者云云。此項宣言，本日匈牙利全部報紙均予發表，並加以批評。略謂以奧總理個人而論，原係忠於復辟派者，然此次宣言係為應付時局而發，非表示其個人情緒也。

英法義三國之會商

日內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本日外交活動幾全用於奧國問題。法外長巴多與義大利阿洛錫會晤兩次，第一次單獨談話，第二次英國掌璽大臣艾頓在座。按英法義三國曾於本年一月十七日發表宣言，保障奧國獨立。此次三國代表以極關切之態度相聚談話，彼此對於談話之精神，雖互相稱贊，但對於談話內容，則各附保留。巴多阿洛錫與艾頓同意，以此次談話通知國聯大會主席貝尼斯。至於東歐互助公約，則在此次談話中，所佔地位甚小。大約在波蘭外長柏克之復文尚未送達法國之前，巴多對於柏林，暫不作答。日內瓦二十五日路透電，法義兩國關於奧國獨立之談判，已陷於僵局。今日雙方代表舉行特別會議，但彼等甚至對於發表宣言重行確認奧國土地完整與獨立問題，亦不能商得同意。義國顯不欲將國聯牽入該問題，其主要志願，乃在締結協約，擔保奧國之主權，並規定將來如再遇事變，或對奧之侵略，則當立予制裁。法國則為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拉夫所鼓動，建議制裁應由國聯核准或監視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起
至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止

（東雷）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汪院長離滬返京。

▲楊虎城回陝到省。

▲于右任自京赴滬。

▲立法院開始二讀討論憲法。

▲朱執信殉難十四週年紀念。

▲中東鐵路又發生搜查及逮捕俄員事件，各站職工捕去者達十二人。

▲日本有大風雨襲境，東京，西京，大阪，神戶，長崎，名古屋等都市均遭波及，大阪損失最多；內務省發表統計本日共死二〇六四人，傷一三三三五人，失踪者二五八人，財產損失不下十萬萬元。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蕭克竄抵黔境。

▲王寵惠偕魏道明自滬赴杭。

▲日使有吉發表聲明，稱我國旅日僑民係自願回國，日方未加壓迫。

▲郭泰祺代表在日內瓦要求國聯會減少我應繳會費之半。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商震由漢返平。

▲劉文島由贛回京。

▲日本駐法大使佐藤到滬。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安欽呼圖克圖將回藏，國府舉行冊封典禮，儀節隆重。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宋子文由滬入京。

▲偽滿洲國外次大橋由長春回東京，與蘇俄駐日大使優列涅夫繼續中東路談判。

▲西歐用金國集團代表會議在日內瓦開幕，討論增進商業關係之良策。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中義兩國交換文件，決定將兩國使館昇格。

▲全國經濟委員會常會開會，議決十五案。

▲日本對宮越案提起抗議。

▲美復興主任約翰遜辭職已准。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何應欽過張垣赴大同。

▲李宗仁抵香港。

▲日駐美大使齋藤由華回國。

▲英國產業聯盟「滿洲偽國」產業經濟視察團抵橫濱。

▲美國駐日大使葛魯抵平。

太白山紀遊歌

于右任

巍巍乎太白○高度一萬二千尺○雖與喜馬拉亞諸山難比並兮○亦足傑峙於其側○莽莽數千年○名山博大高潔之精神○竟未盡宣於精神○高據西北雄且尊○太華少華如兒孫○李白想像詩兩首○東坡趦趄駐山門○文人學士終古不敢往○年年朝山而祈禱者○惟有西北困苦之人民○百雖自慰來上訴○家家如有太白神○余家距山二百里○山如當門咫尺耳○少小挾書入學時○朝朝暮暮見其美○愛唱六月積雪歌○欲往遊之有年矣○

去歲九月歸西京○曾約張邵楊同行○(張溥泉，楊虎城，邵力子，三先生，)嗣聞冰雪封其道○太息有志竟不成○臥病申江春復夏○病起西行道阻下○張楊相左闕門前○邵因墜馬疑作罷○詎知同學(指邵)勇過我○弱者自強能稱霸○曾偕女傑傅與陸○傅爲賢助陸新嫁○(陸爲雷孝實廳長夫人，新結婚者，)生物地質約專家○彼此欣然乃命駕○計時已至八一九○鄉人爲語稍傷後○不如明歲趁早來○否則對山恐不久○前途如何俱不計○進雖遲疑怯則否○山陰之路聞有四○毅然選定營頭口○

入山首宿蒿坪寺○胡桃栗樹蔽天地○白雲明月自入門○破寺遠收萬山翠○野棉花開草亦研○山石榴繁川獻媚○櫥葉已少詩人珍○夜深重讀雪木記○(李雪木爲山下人，有櫥葉集，)山人有洞是耶非○(雪木號太白山人，)山人名蹟微乎微○山人佳句吾能誦○百尺孤松一鶴歸○二日抵大殿○菩薩山之首○其首五台山○峯峯妙無偶○雖抵太白高岳鎭○捍衞山門功不朽○(菩薩山二千六百米突，　華山二千四百米突，吳鎭度數不知也，)三日向陽寺中待○一路奇觀現雲海○上是靑天下白雲○人居中間行自在○數百里中鋪一色○如脂如綿變成彩○又如遠海不盡之波濤○大起大伏彌覆載○羣峯露尖似魚龍○呑吐出沒無主宰○材木樅栢樺漆竹○山行漸高樹漸改○蒼蒼萬幹落葉松○亂石爭地生重重○枇杷大葉又小葉○銀背金背爲大宗○杜鵑如柴遍碧岑○芍藥開落自古今○名花滿地倂鞋菊○異草宜人手掌參○四白路經文公廟○向天揪鬢發一笑○一封朝奏天下驚○夕貶潮陽年已老○雲橫秦嶺家未知○骨委瘴江國難報○念此淒然深下拜○烈烈罡風天爲怪○似謂來者爾何人○人生應不計成敗○民族國家危復危○默默而亡有明戒○

喬木到此已不生○火成岩裂路無情○十二重樓(山峯名○)時隱見○巨石懸空勢欲傾○皓然玉笋出雲表○參差險怪無由名○或似老扶少○或似弟讓兄○或似戰士執戈鬥○或似父老扶犁耕○立者坐者似流飲○臥者倚者如据枰○又似獵者引弓射○更似漁者垂釣防其驚○偶翻古典引神話○乃是西方耿耿之金精○

忽然路轉復雲起○大太白海在眼底○萬朶碎雲迎我來○浮水童子應時至○(道士呼池上鳥名，)風雲變換萬千端○高下樓閣湧目前○地極高寒天又雨○中宵衣冷再添綿○山中小草雜百藥○採藥人來歲如約○風呼鬼鬼雨灑灑○道士敬謹先囑託○不然雷雨立刻至○神總不怪鬼作惡○二太白海無眞面○神帳子中(道士呼霧曰神帳子，)露一半○三太白海如玉人○山作翠屏形團扇○或謂神爲堯，舜，禹○下憫生民司雷電○玉皇池大佛池小○一再請來平世亂○十里五里難盡遊○　地老天荒吾亦倦○三海兩池如子母○或占數畝數十畝○　一一分潤到人間○各成河流其利久○絕頂飄渺八仙台○台下平原廣漠開○下視人間當一概○雲霧阻我眞奇哉○芬君草木白君石○各採標本下山來○所恨冰川尋未得(有謂山上有冰川者，此行僅見大太白海旁一處似之，然無其他證明也，)引爲憾事人空回○(芬爲芬次爾，白爲白超然，)太白在西長白東○(太白長白高處植物多同)不堪回首雨濛濛○一統中華誰再造○轉爲西北憂無窮○

下山之難等上山○淒風苦雨遍山間○危途幾經雞上架○(雞上架，山上險處地名，)平路還憂石守關○(由菩薩山入大太白之關，有巨石，)神仙橋前望復望○駱駝樹(地名)下濶又濶○山中不見綠髮翁○(李白詩中語，)豈有仙人去不還○全山未知多少寺○十寺道士僅三四○山外凶荒山裏飢○農村破後難留置○無寺不破破難修○哀哀道士尚祈字○(道士祈書，予大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贈之，)風調雨順神何如○國泰民安或待予○勞人欲了公家事○太白山頭讀道書○

余本欲爲遊記繼思以韵文爲之或易記也，因爲此篇故名曰紀遊歌○右任又記○

(按上期周報所登係未定稿，特再刊此，以當更正○)

論評選輯

「戰區」整理的要諦

自黃委員長北來，「戰區」整理之聲浪突高，此於安定華北，恢復通常狀態，自有重大功用，惟吾人於此，根本有懷疑之點：蓋華北自塘沽協定成立，迄今一年有餘，中日軍事對峙形勢，早已不復存在，所謂「戰區」者，不但在法律上不成意義，在事實上亦無長此於河北省內劃分特區之理由，乃日方既持特殊觀點，若有永久的餘味，中國亦用「戰區」名稱，從而追隨，幾似灤東平東竟成一固定的特殊區域，此吾人所最為惶惑者也。

吾人以為今日既言整理『戰區』，應有一要諦，即當軸宜向日方提出一前提的質問曰：中日軍事對峙形勢是否尚在是也。查灤東平東在塘沽協定撤兵範圍之十數縣，中國久已未置一戍兵，未建一堡壘，其欲與日本平和相安，任何人不容懷疑，此際縱令日本尚有武裝士兵，駐在其間，實為日方違背協定之行為，中國祇應促其依約撤盡，不能因此反爾承認中日尚在武裝對立之中，誠以中日軍事對峙形勢之消失，乃係一種事實，任何人無所用其詭辯。夫軍事對峙既經解除，則反面自為和平關係之完全恢復，此事即問之日本外交官，商人，僑民，當亦無人能予否認。然則吾人敢請再提出一質問曰：中日和平關係，既已完全恢復，則支配中日兩國間行動者，自為通商條約等通常規定；且即依日方之解釋，灤東平東十數縣，無疑地係中國完整的領土，絕對與日本所謂『滿洲國』無干，是則在此等地方，日本人行動，自應遵守中日和平的通商條約範圍，亦復不容有絲毫疑問。吾人本此論據，認為最近傳說紛紜之遷安玉田兩處日鮮人被殺案，雙方態度，均有錯誤，蓋地非通商口岸，依照條約，不應有日僑雜居，外人違約旅行，未先通知，縱有意外，不應使中國負責，矧據報告，各該日韓僑民，多係經營違法營業，假借勢力，勒銷白面，因而滋事。果爾，日本官方，如竟因保護此類莠民，至於蔑視條約，濫用強權，則為兩國甫經好轉之邦交計，實太不值得，此就日方之錯誤言也。中日軍事對峙狀態，早經解消，我地方官吏，自應牢守通常平和條約，以資肆應，乃日方好以非常方式來，我亦動以非常方式應，本無保護之責任，而輕於接受無理之要求，不事正軌之糾正，而但為片時苟安之是求，彼方嘗試獲售，得寸進丈，我則一著之差，百計莫挽，自陷困境，防不勝防，責以誤國，百喙難辯，此就我方之錯誤言也。吾人因是希望黃委員長今茲整理「戰區」，務從根本下手，即先向日方將中日現在之關係，灤東平東之地位，取得一合理的認識，確定一合法的解釋，然後再根據中日間和平的通常狀態，謀進步之親交，求長久之輯睦，以期安定華北，恢復市場，使中國國民增進其購買力，使正當日商克遂其開拓性，斯殆不失為兩利之事，比較現在，相互間疑懼叢生，感情亢奮，動輒出事者，其間得失利害，殆不可以道里計也。抑於此更有一重要問題，即外交之事，當然應由外交機關辦理，一切非常辦法，臨時方式，皆應及早解消，以符常道。塘沽協定，本為雙方軍事長官負責締結之臨時文件，軍事收束，對象業已消失，和平恢復，交涉

依恒軌；矧日本關東軍職責自有範圍，灤東平東，既非僞國之延長，尤不應與關東軍成立永久關係。吾人更望黃委員長於此點特別注意，多方努力，以謀中日外交常態之澈底恢復，且日方動言「非戰地帶」秩序不良，實則阻止中國保安隊開入，故使其秩序不能恢復者，即日本也。長此糾纏，不予根本解決，則問題層出不窮，前途不可究詰，故外交常態之恢復，要爲「戰區」整理之又一前提也。此外在河北省尤其灤東平東地方服務人員，不啻在國防第一線擔負重任，更應認清國家地位，固守中外條約，對待外人，不亢不卑，應付事件，不激不隨，而此類地方之縣長公安局長人選，下至巡官區長保衛團等等，皆應特別選拔，並加訓練，使能隨時隨事，嚮機因應，計慮周密，預弭事端，此較之調兵選將，佈置國防，尤爲重要。關於此點，吾人平居深念，時切杞憂，屢向當道進其危辭，今日更願附記於此，再促華北政務當局及河北省府之注意。須知事變未作之前，中材之士，儘可應之裕如，一旦問題猝發，則上智十人，不能挽下愚者一著之誤。吾人之東北，即係在漫不經意中失去；前車不遠，思之心悸，竊願關係當軸今後於用人行政上，時懍深淵之戒，則地方幸甚，國家幸甚！

（錄九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努力剿匪認眞救災

近來江西剿匪，已到最後階段，觀於匪衆之四處竄擾，希圖苟存，即其明證。吾人對此，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喜其勢力日蹙，肅清有望，懼者懼其惡燄分散，所到流播，或轉不如包圍聚殲之無流弊。此際一方希望各地剿匪軍隊，加倍努力，務絕根株；其匪部竄入之處，更宜乘其立足未定之先，跟蹤追剿，多方堵截，若如最近湘桂諸軍，截阻蕭克，徒見文電之宣傳，未覩實際之功效，卒令達厥目的，闢道入黔，實足令人遺憾。一方面希望各省當局，對於地方政治，積極改良，愛民親民，得其信賴；尤以今年被災省分，更應特別注意，認眞救濟，免爲匪乘，蓋共黨所恃，不在武力而在思想，思想又非副以客觀條件，不易發揮宣傳作用。譬之病菌，誠易傳染，然使其人康健強實，縱遇毒質侵襲，儘可抵抗自全，故匪與災雖截然兩事，實則互相關連，苟不以同一力量與之周旋，則萬一共匪災民打成一片，其禍患更不可勝言也。

夫以中國國難之深，救亡之亟，不幸共禍嚴重，危及民族根本，三年以來，政府傾全國之兵力財力，從事剿匪，揆之攘外必先安內之旨，誠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而近者人事略有轉機，天災乃又大作，此眞可爲痛心者也。據報載前方新降赤匪供出僞中央之所謂新方略，第三項云：『乘本年之天災，利用農村破產，鼓吹各地農民及游民暴動搶米，造成普遍之騷亂』，第四項云：『利用行政院禁止旱災各區農民迎神求雨兩事爲宣傳資料，謂僅此一點，政府亦不同情於民衆，以激怒民衆，搗毀官署與黨部，紅軍則助其械彈，參加而指揮之。』査共黨向來善用機會，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今値災害洊至，民衆徬徨無計之時，其將資爲構煽，自在意中，問題祇在政府如何釜底抽薪，救災安民，健全社會組織耳。

抑今年全國水旱諸災，原是普遍。據官方發表調査，謂災區面積，幾占全國三分之二，水旱兩災損失在十萬萬元以上，所說是否誇大，姑不必問，要之，東南產米之區，富庶之地，概苦亢旱，農產蕩然，確係實情，尤以湖北浙江，情形特別嚴重。鄂省各屬，災重者達四十餘縣，東南部災民，因生計窘迫，逃荒自殺，搶奪糧食者，數見不鮮，此等環境，固共匪所萬分歡迎者也。浙省受災農田，殆當總田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三，以嘉興民風之平和，農民亦至聚衆搶米，情勢急迫，由此可知。且也，今年災區，多爲產糧豐富之地，如南方之湘皖，北方之綏遠，其最著者。數月以來，南北糧價飛騰，南中近雖新米上市，而供不應求，米價依舊看漲，今冬明春，民食問題，當更嚴重，若不速爲之所，貧苦小民，勢必鋌而走

險，奸人再從中加以煽惑，危險直不忍想像。吾人試再就最近共匪竄擾情形考察，閩北湘南，無待論已。最甚如皖之祁門，曾於九月一日爲匪佔據，太湖曾於四日一度陷落，前者影響皖南全局，後者至使安慶震動。其在閩浙贛皖邊區，尤復出沒無常，頻驚風鶴，幸而此等地方，災情尚不甚重，饑民猶不甚多，災與匪混合之客觀條件並未具備，故剿治較易爲力，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不認眞救災，安輯流亡，則匪去匪來，飄忽無定，隨時皆可在民間廣播危險種子，實不可不慮也。

總之，吾人認江西剿匪，已近尾聲，而各地天災，正堪憂慮，因是建議政府，應以救災與剿匪並重。現在中央對江蘇，浙江，各許發行公債二千萬元，雖用途大體指定，仍宜分撥大宗欵項，補助災區工賑，同時備欵採購糧食，以爲冬春間辦理平糶之用，此外對於湖北等省，亦應由政府特別設法，普爲救濟，以補省府財力之不足。抑查鄂省綰轂長江上游，地方本未寧貼，近値川黔赤燄囂張，湖北地位益形重要，更應特加重視，認眞賑濟，以免土共勾結，死灰復燃，凡此皆與剿匪工作，息息相關，竊望當局者懍於數年前共匪坐大之覆轍，勿再漠視民生疾苦，爲淵驅魚也。

（錄九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 ◇ ◇ ◇ ◇

艾迪博士與日人之辯難

美國艾迪博士近遊中國，到處講演，於中國當局人物之淬厲奮發與各地建設工作之突飛猛進，備致獎進之辭，明示勗勉之意，其於中國官場貪汚之弊，則又揭發無遺，抨擊甚力，要其用意誠摯，立言眞切，吾人聞之，不以爲忤，反以爲德，蓋譬之朋輩相交，既爲益友，當進諍言，義則然也。氏在講演中，對於吾國人民嗜毒之習，尤多警告，而追原禍始，遂涉及於日方之毒化政策，緣是惹起日人之不快，投書本市泰晤士及華北明星兩西報，公開詰責，艾迪根據事實答復，辭嚴義正，備見昨日本報。吾人甚感博士主張人道愛護正誼之至意，而於日人惡聞毒化中國之說，亦頗引以爲慰，蓋近年僑華日韓莠民，利用領事裁判權，或倚賴特殊護符，在各處販售毒品，事實昭著，不但艾迪敢於舉證，中外一般人士，胥皆知之，惟若以此指爲日本毒化中國政策之表現，則日本官方，鄭重申辯，固無論已，即日本人民，亦復憤然作色，報以惡聲，此正所謂『君子惡居下流』者，充此心理，足資善用，此吾人所用引以爲慰者也。

吾人嘗言世界最能保護人民者莫若日本政府，世界國民之最驕貴者，莫若日本，往年日本出兵山東，藉口保僑 ， 吾人曾譏濟南日僑爲携帶衛隊，言雖近謔，事實不誣，抑不但普通日僑爲然，即朝鮮人在日本向不以平等相待者，一入中國，亦成驕子，尤以從前之在東三省爲然 ； 至於今日，東北日人，已成上國之民，而朝鮮人且有靦然以亡國先進自居者，作福作威，無所不至，其在華北各省，又正與未淪亡前之東三省相同，日韓莠民，惡勢力日益膨脹，其中極不肖者，至於勾結土劣，暱近匪類，或與軍方之譯員偵探，御用商人，互相結託，利用勢力，專爲違法犯紀悖德敗行之事，直令中國民衆，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轉使日本普通公正人士，正當僑商，受其影響，同被誤解。此際最可怪者，日本官方對於不良分子，不特不盡力取締，乃復一律保護，甚且特予縱容，此無怪乎中外人士談及門面嗎啡者，輒聯想及於日韓人 ， 因而累及日本國家亦受世界之惡名，此無他，其政府對僑華人民不分良莠，保護太過，縱容太甚故也。依吾人所聞，年來灤東一帶，寖成毒品市場，日鮮奸人，一手包辦，公然兜賣，屢生事端，說者謂此等地方，日僑開妓寮賣淫，已算正當營業，則其他無一正當商賣可知，然此等敗類，其享有不可侵之法權，與三井三菱大倉久原等巨商正人，無以異也。最近遷安福山寺有朝鮮白面犯數人與中國保衛團衝突失踪，日方嚴提交涉，竟有要索賠償之舉，縱容奸宄，至於此極，又何爲聞艾迪博士毒化之論而憤慨耶？要之，中國國民，對於一般日

僑，決無惡感，而於倚勢橫行放毒害人之日韓莠民，確所痛恨，且認係中日國民情感上一大障礙，不知日本公正人士，對此作何感想？更不知日本官方能否本人道正義之立場，對此違法壞德之奸人敗類，嚴重處分，挽回日本之國譽，洗滌外人之責言？果能如此，吾人敢信艾迪博士，嗣後在此點上必將論調一變，對日本當局毋寧表示敬意，正如其讚美英國政府之停止對華鴉片貿易也。

抑吾人尤有言者，關於取締外僑在中國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之行爲，中國代表會在國聯提出辦法三條，業經本屆會議通過，其辦法如下：

(一)各該國人民在中國參預私製或私運麻醉藥，應將其驅逐出境，並不准復返中國。

(二)各該國應制定法律，對於各該國人民將來在中國私運烟藥或參預私製麻醉藥者嚴重處罰。

(三)在中國內地航行之各該國船隻，如經查係供私販烟藥之用者，應即撤消其保護。

以上三條，雖日本現已脫出國聯，不能受其束縛，然爲人道計，吾人甚望日本政府自動的加以採用，實爲糾正日本毒化中國責言之上策。最後吾人更願聲明，艾迪博士，既攻擊日本販毒之罪惡，同時亦非難中國之不應買毒，吾人於此，絕對贊同，且願自白，造毒販毒在中國亦未嘗無人，故吾人不僅希望日本官方，嚴懲販運毒品之日韓莠民，並主張我國對於本國此類人犯，概處極刑，勿稍寬假，且必如此，然後乃可以謝艾迪之厚意，免日方之口實。

（錄九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附日人致艾迪函　在九月十九與二十兩日在法租界維斯理堂講演「中國與世界之危機」與「中國現在的結局」中。艾迪博士竟無謂的攻擊日本，在談到外人在天津運輸藥品的貿易時，艾迪博士譴責日本人，一個宗教家竟有如此不審愼的行爲，我們即是替他抱歉。（中略）他說中國正在遭遇着幾種挑戰，並且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用武力奪去東北四省，繼蹂躪了上海，繼把華北置於一種威脅的地位，他輸入一種强烈的藥品來毀壞中國的人民，在他講演「中國現在的結局」一題的時候，他說，「此藥比任何藥品都有毒，日本是犯着運輸的罪，同時中國是犯着購用的罪」如此則這位博士把「帝國主義」僅僅放在日本身上了。

歐美各國，也包括了艾迪博士的祖國，美國，在過去不曾採取過帝國主義的手段行動嗎，僅僅日本人對於在中國售賣鴉片應該負責，並且惟有他們獲到巨大的利益而毀壞中國人民嗎，鴉片戰爭的原因是甚麼，艾迪博士是否大膽的說那是已過的事實，他是想着在事實面前閉上眼睛的，他說中國現在正遭遇着兩個結局，並且他加重語氣說，「你們不愛中國，並且不願收回失土嗎」他以下又說，仇人快要滅亡中國的民族了。（中略）

所以日本的苦衷是不能用言語所解說得出來的，作一位宗教家的艾迪博士，對此如何看法呢。

日本民族的移民到滿洲蒙古與中國者，乃是要謀一出路，因爲日本的人口過剩，甲午之役所獲得的權利，已然在殘暴的張某統治之下蹂躪無遺，於是才引起滿洲事件的暴發，結果建立了「滿洲國」，宗教家的艾迪博士或許知道一個國家與他的人民的生存，是首要的原則，正如一個個人的生活是他的首要原則一樣，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是自衛權利的運用，美國已然而且正在進取着墨斯哥與加勒比羣島呢，雖然艾迪博士是隔着有色彩的眼鏡看事，他也不能說美國的行動是合法而日本的行動是非法的，艾迪博士，你想你的貴國美國是遵守門羅主義，不許別的國家干涉美洲各國的事情，而就有權來干與東方的事情嗎，再說你想從美洲北部與中部就排斥亞洲人的美國需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主義嗎。（下略）一個日本人，九月二十二日於天津。

△附艾迪答日人函　我親愛的日本朋友：謝謝你在九月二十三日京

津泰晤士報上發表的客氣語調的一封信，現在據此答覆。

我先前以至現在並沒說過惟獨日本是帝國主義者，有許多西方的國家早已犯過帝國主義的罪，自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國家在內，在任何帝國主義的意念上我是不贊成門羅主義的，我是竭力反對美國在一九二四年的排外舉動，並且曾在我的「東方之挑戰」中譴責過此事，我是這樣說的，「在美日兩國中最好的人民將繼續對此立法的大錯表示歉意，除非爲了美國與日本的尊榮而把牠矯正過來，這些人是永不滿意的。」我並不袒護過去所謂的「鴉片戰爭，」但是我回憶大不列顛爲了要與中國合作而放棄了這種藥品，很大方的減少在華的售賣十年，一直等到牠的絕跡爲止，我對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在滿洲的行動，就向你所說的「自衛」不能同意，國聯調查團的萊頓報告書中找不到這樣的說法，就是三年前在奉天親見目睹的我，也不是如此講法。但是所爭論的主要一點，是在是否日本現在正用含有毒性的藥品來災害華北而不像別國一樣，當我經過日本租界的時候，我曾看見整千整萬的大烟槍在那裏傳賣給中國人，讓我想起在奉天的經歷來，在那裏我去到日本人的區域，而看見了那些大煙館，在那裏你們很聰明的嚴厲禁止日本人與高麗人，而專專讓中國人去吸那致命的藥品，我並且在日本舖子裏買了些嗎啡和海龍英，那些東西都是賣給中國人的，我把那些東西以及售賣鴉片與藥品的舖子的照片帶到日本也曾讓新渡戶稻造博士與其他的高級長官看過的。

在天津我曾聽說過，在你們的租界內，你們是自由的售賣藥品給中國人，我爲實際調查計，曾經到過兩家日本舖子買到海龍英呢，這是對中國一種致命的毒品哪。

在北平我見到那些官長很勇敢的要制止這類藥品的貿易，拘禁及斬殺了好些這類的犯人，但是我看出他們對那些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之下，來强制在華北標明用「牙粉」與「乾電池」來運輸的日本或高麗人，卻不能過問。

在不准駐紮中國軍隊的長城以南，有好多地方我可以說出名字來，在日本人未來之前，是沒有嗎啡或是大烟舘的，但是現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四五十處之多，都是日本的商人在那裏售賣，有一個地方的縣長，因爲他們有日本的保障，曾經把那些中國犯人禁錮起來，爲的是同那些販賣者隔離，後來去了許多日本兵把那位縣長因到他的公事房中，讓他拿出兩千五百塊錢來，並且把所有的烟犯都釋放出來，才算完事， 現在他們正脅迫着中國人另派一 個日本留學生去做該縣的縣長，因爲他將來不會干涉他們的這類貿賣，嗎啡的舖子充滿了不可拯救的中國鄉村了，設若你需要的話，我能以我個人所知道的供給你更多的事實，來表明日本是在盡力把痲醉性的藥品加在中國人的身上，雖然中國人應負吸用的責任，艾迪。

◇ ◇ ◇ ◇ ◇

美國宜即加入國聯

昨日本報日內瓦電訊，稱自蘇聯入盟後，阿富汗與南美赤道國亦將聯翩加入，國聯人望，因此行將恢復云云，而此次國聯席上，尤足引人注意之言論，當推西班牙代表馬德里亞加氏於十八日決議蘇聯入盟時，言簡意賅之暗示，謂渠「願望不久美國亦可加入，俾國聯會得以實現普及全球之原則」云云。按目前國聯會員國總計爲五十八國，其中歐洲國家即占二十有七。行政院理事席，幾爲歐洲國家所獨占，國聯會議席上所商討者，亦大抵以純粹的歐州問題爲主體，此種情形，根本上即與「國際聯合會」之稱謂相鑿枘，殊有糾正之必要。因此吾人對於馬氏期待美國入盟之言，不僅願表同情，且實認爲目前之亟務，試申言之。

夫國聯之組織，初非一太上國家，其所以能卓然樹立者，端賴强大國

家之眞誠擁護。故吾人欲國聯能發揮其維持世界和平與合作之效率，必須先培植其根本，欲培植其根本，則至小限度，首須全世界強大國家一體加入。當中日事件爆發之頃，國聯之所以徬徨歧路，無力應付，其一部分原因，要爲與太平洋問題有重大關係之美俄，不在會員國之列。吾人廻溯當時之拮据，爲亡羊補牢計，殊不能不力謀挽救之道。矧今日之太平洋，已成世界安危全局所繫，蘇聯順應潮流， 今既勇往參加， 殊足爲和平之厚幸，而吾人於此，更不得不對獨自向隅之美國，加重其責望之熱忱也。

抑美國之入盟，不僅爲方今事勢所要求，即在道義上，亦有不容遲回却顧之理在。 吾人須知十五年前創國聯之偉人， 即爲已故美總統威爾遜氏，當時威氏之計劃，蓋欲組成國聯，以便利用其機構，隨時糾正凡爾賽和約倉卒草率之規章，故威氏視此二者，爲一整個的體系，如輔車相依，不能或缺，惟不幸威氏當時對於國內政黨，未能善處，致令最後之成功，虧於一簣，並令擔保世界和平之國聯機構， 亦隨之以破壞， 國聯膺此巨創，亦幾頻夭折，此吾人回首前塵，猶感創痛之如新也。今美總統羅斯福爲威爾遜氏以來之第一任民主黨元首，且物望交孚，罕有儔匹，故一般對彼，期望其能賡續黨綱，纘承遺緒，自當比較對於他人，尤爲殷切也。

查美國入盟一向之最大障碍，即爲其自華盛頓以來傳統的外交隔離政策。美國國會向守不參入歐局漩渦之成見，更不願對他國有所担保，此種保守的國家主義，其藩籬固不能一蹴撤盡，然因事勢之推移，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今亦多所變更。例如向爲國際諒解障碍之「海洋自由」問題，因非戰公約之產生，今已不復爲美國所擁護，即其一端 。 此項變更之趨勢，自羅斯福執政以來，尤爲顯著。在近頃之對歐談判中，美國所允可者有下列數端：(一)締結不侵條約，(二)締結裁軍諮詢條約，(三)同意判明侵略國家之責任，(四)接受侵略者定義，(五)談判國際經濟協定。凡此種種胥爲趨向國際合作主義之見端。近頃美國對於參加國聯之國際勞工局及國際法庭之長足進步，尤爲與國聯接近之良好現象。且羅氏之外交政策，對拉丁美洲以及東亞，均以維護和平爲主旨，俾能專注其精力，以從事於國內之復興運動，其情形頗與蘇聯之努力五年計劃相類似，故其間接的受蘇聯入盟之激勵，而一旦毅然參加，俾能鞏固國聯之聲威，或亦非不可能之舉也。吾人縱觀遠東形勢，大錯今已鑄成。猶憶今年四月間，駐美蘇聯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氏曾在美國國際公法學會演說，諄諄勸誘美人，應參加國際和平之機構，語重心長，足資警惕。覩目前蘇聯於入盟之後，仍孜孜謀鞏固其遠東之地位，其對於東鐵交涉，傳有俯就日本之說 ，其事果確，要不外爲妥慎保持遠東之和局起見，而其所以出此者，殆亦鑒於美國仍持其超然若浼之態度，未克爲世界和平，盡其最善之努力歟？吾人始終希望國際聯盟完成其世界的和平機構之使命，且期待美俄攜手入盟之消弭遠東危險之醞釀，故甚願促吾太平洋對岸偉大之友邦，豁然憬悟，加入全世界維持和平之陣線，則國聯實力增厚 ， 當又超過蘇聯入盟之今日而上之，其有裨國際團體生活，可斷言也。

（錄九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長沙湖南大學校舍即嶽麓書院舊址賦詩紀游

纕蘅

宋初。四。書。院。藉甚。惟。嶽。麓。石鼓。與。嵩。陽。易世。有。斷。續。鹿洞。名。較。彰。劫灰。餘。破。屋。穹碑。尚。如。林。絃誦。何。時。復。三湘。踵。前。型。大庠。仍。舊。築。低徊。兩。齋。遺。想見。士。風。樸。（大學校舍多沿書院之舊）此邦。盛。蘭。芷。青衿。尤。悅。學。微獨。扶。輿。鍾。賓緣。濡。染。夙。開。山。溯。初。祖。師承。推。閩。蜀。觥觥。張。南。軒。小子。附。鄉。曲。髫齡。游。墨。池。（南軒先生洗墨池在綿竹城南）孤抱。懷。私。淑。今過。講。學。廬。何異。奉。手。足。薪盡。火。猶。傳。桂老。香。逾。馥。賢者。澤。世。功。元不。囿。邦。族。興學。亦。有。年。薄海。廢。書。塾。諸生。萬。牛。毛。成。者。幾。麟。角。國力。憊。已。殫。儒效。未。可。卜。安能。起。大。賢。新舊。共。商。榷。

贈蕭屋泉

拔可

眼中。失。江。南。一夢。三。十。載。風流。異。正。始。此老。獨。健。在。溪

山。隨。行。勝。倒影。匿。光。彩。九疑。出。肝。肺。屈曲。蟄。人。海。煙雲。有。變。幻。筆法。固。無。改。孤筇。亦。何。須。楚竹。自。相。待。年高。畫。益。好。聲價。例。百。倍。請莫。歎。吾。衰。一鼓。再。厲。乃。

蔣叔南挽詩

辛平

神交。二。十。年。去歲。始。識。面。大荆。居。士。屋。握手。竚。高。院。瓶花。蘭。有。香。遠黛。皺。千。片。印山。對。石。門。潭水。風。縈。練。相攜。踞。巉。巖。四顧。意。忘。倦。豈知。最。勝。地。竟出。非。常。變。謝屐。遍。尋。山。奇趣。我。夙。羨。石門。置。君。眼。近若。在。几。硯。今年。六。月。望。皓魄。豪。髮。見。中宵。君。忽。起。獨往。屏。親。眷。乘月。遂。臨。淵。生命。斷。懸。線。人生。信。危。脆。起滅。等。泡。電。誰能。避。一。瞑。枕蓆。惱。病。纏。彭咸。非。所。追。火宅。亦。無。戀。生死。山。水。閒。意氣。獨。驚。狷。孤懷。仮。詩。戒。感喟。此。寄。唁。

舟泊安慶

鶴亭

脫鞿。柁。樓。讀。宛。陵。倦指。老。眼。赤。欄。憑。漁人。側。網。撈。蝦。蛤。

稚子。携。筐。賣。藕。菱。坐久。江。痕。看。漲。落。心閒。天。氣。失。炎。蒸。
縱然。不。是。終。南。客。也愧。安。居。塔。院。僧。

贈稚樵醫隱　公渚

偎偎。江。海。欲。安。往。落落。情。懷。何。所。宜。八表。同。昏。拚。幸。酒。
廿年。多。故。視。彈。棊。執擭。可。奈。逢。天。怒。握虎。慮。難。起。國。危。
端坐。靈。蘭。覘。道。力。姓名。未。要。世。人。知。

奉懷小魯金陵即次移居元均　艾畦

危時。全。命。得。心。安。傳食。休。疑。去。住。難。流轉。江。湖。天。所。福。
印須。文。字。世。猶。寬。南來。健。飯。常。思。趙。東去。聞。歌。莫。歎。桓。
遙憶。鳳。池。揮。翰。手。（謂穰蘅秋岳釋堪）陽春。曲。罷。興。方。闌。

旱甚西湖涸　放園

往日。柔。波。爾。許。妍。今看。垂。涸。欲。成。田。沿隄。泥。坼。荷。都。偃。
匝岸。塵。昏。水。似。煎。禱雨。已。聞。干。禁。例。追涼。誰。復。上。游。船。
虎跑。寺。外。人。爭。集。汲取。名。泉。好。賣。錢。

杭遊遇雨追和放園旱甚湖涸元韻　貞晦

年年。湖。上。賞。秋。妍。不道。今。秋。悵。海。田。水涸。三。潭。都。見。底。
陽驕。八。月。尙。如。煎。傾盆。忽。喜。連。朝。雨。試槳。爭。携。甫。繫。船。

備旱。由。來。急。備。潦。幸聞。疏。濬。斥。金。錢。

中秋雲在山房讌集　溯伊

玉宇。無。聲。酒。不。歡。秋來。節。物。半。殘。凋。宣房。水。氣。連。天。白。
橫海。征。衣。徹。夜。寒。遺事。莫。談。全。盛。後。淸宵。不。作。曩。游。看。
河山。倒。影。知。盈。缺。幾度。沈。吟。獨。倚。闌。

廬山絕句　伯臧

幽尋。信。步。一。笻。扶。山不。知。名。任。俗。呼。更有。濠。梁。眞。趣。在。
聽泉。犯。霧。過。交。蘆。
金輪。峯。下。瞻。雲。寺。三十。年。前。信。宿。過。夢影。迷。離。無。處。覓。
買山。學。佛。總。蹉。跎。
投老。匡。廬。足。解。嘲。山中。未。辦。蓋。頭。茅。朝朝。裹。飯。看。雲。去。
也似。行。僧。慣。打。包。

惜紅衣（車過潤州渚蓮凋謝用白石道人韵）　秋岳

曳柳。驚。秋。曾陰。瞀。日。晚蟬。無。力。望裏。嵯。峨。樓臺。自。金。碧。
殘粧。鏡。浦。應鑽。見。鷗。邊。蘚。客。凄寂。簾影。幾。時。斷傾。城。消。
息。江闗。水。陌。零落。相。看。玉妃。淚。痕。籍。迷歸。心。眼。終憶。
五。雲。北。爲訊。甕。湖。鴛。伴。可待。緝。衣。重。歷。又怨。商。蘋。末。催
暝。一。痕。山。色。

凌霄一士隨筆

瞿宣穎「北平史表長編」，起遼太宗會同元年，以是年十一月升幽州爲南京，爲北平建都之始也。迄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謂此後變故頻仍，遠過往代，又官書難可依據，須別事搜討，姑置後圖也。是表所采事實類別爲：(甲)天災之足以影響史事者，如地震水旱之類；(乙)兵事之直接關係北平者；(丙)城垣宮苑衢路溝渠廨署廟宇倉庫營舍之興廢或與之有直接間接之事實；(丁)有關北平一切制度之變更，如咸豐中鑄大錢之類；(戊)有關北平史事之人物蹤跡，如馬克孛羅至大都之類；(己)有關北平歷史著作之刊布，如光緒十一年「順天府志」成之類。序例所揭者如是。並謂：

順天府志不作通紀，日下舊聞考雖有通紀，而不及明以後，且僅著廢興存亡之大，而於天時人事之一切變故，未皇一一舉也。揆當時作者之意，必以爲宅京之地，不似尋常州邑，得以事繫年。夫政治因革，繫乎一國之大者，固非方志所得而槩，至若一地之中，災變之見，戰伐之興，與夫建置工事之舉若廢，宜以編年之法挈其綱領，則宅京之地與尋常州邑何以異乎。

編年非史體之極則，然年表固治史之鍵鑰也。以事繫年，然後其倚伏鉤帶之情狀，得以槩若列眉，循是以求，差無隱遁。鄭君所謂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史之術，誠莫要於此矣。

余既預北平志授簡之役，以爲北平之所以成近代文化中心，實自遼太宗定爲南京始，蓋有唐之聲明文物，猶有存者，至是乃悉入於燕。嗣是迭經金海陵元世祖明成祖清聖祖高宗諸主之經營恢拓，以有今日，其間何者以漸

而異，何者忽焉兩變，苟非先具一編年之史表，未易明也。

於是先取遼金元明舊史及東華錄諸書之涉於北平史迹者，分年繫之，不足，更取諸日下舊聞攷順天府志皇朝文獻通攷大淸一統志會典事例宮史圖書集成諸書，而諸私家紀載之可信者亦多采焉。凡事之年月可詳者，不問巨細，咸錄其要，而仍附列原文於次，以便參稽。

其宗旨體裁及所由取材者，於此可覩大凡。近見其稿本，有裨史乘，良非苟作，而美猶有憾者，則甄采未盡周備，且淸光緒二十五年以後，年近事繁，尙屬闕如也。其序例又云：

是表於紀述北平史迹之書，雖已大體甄錄，而零簡佚說散在羣籍者尙多，如明實錄及淸內務府檔案中資料尤未及采入。凡年經事緯之書，恒有二憾。事之不詳年月者，無所附麗，一也。首尾隔絕，不覩原委，二也。顧是表之作，非遂以爲北平史也，特以爲治北平史之工具而已。其未能詳洽者，固賴稍假歲時，得同志之匡助，積累埤益，日知所亡，篳路藍縷，有開必先，牽補之誚所不敢辭也。

又自識云：

北平史表長編，及余兩年前舊稿，本已棄置，乃北平研究院必欲據以付印。明知紕漏甚多，而一時補綴不及，止可視爲稿本，俟待續增而已。是役也，東莞張君江裁斟正之力爲多，不得無記。

蓋著者亦正有歉然不自足之意，其益臻完善精審，可期諸將來耳。至光緒二十五年以後之續編，頃聞著者亦擬與張君從事，將編至民國十七年化京爲市止，已著手資料之蒐集。如成書，建都以來之首尾悉具矣。

前述戶部司員余石生事。（見本報本卷第十五期。）頃閱李慈銘日記，光緒九年（癸未）十一月二十九日云：「余石生九齡來。石生江西人，己未進士，戶部陝西同司也。自去年以前尙書景廉公侍郎王文韶奎潤皆其辛亥鄉榜同年，頗信任之，遂爲派辦處總辦，驟擢員外郎，熱炙用事。及閻尙書莅任，有擿之者，適派辦處以雲南報銷事連及，又書吏脫逃，遂徹所兼差，降二級留

任，六年無過方得開復。近日閻尚書以其覆奏新疆屯田事擬疏遲鈍，詞亦支絀，遂徹去陝西司主稿，調河南小司。其人錄錄，無足倫也。」可參閱。據此，余氏係王文韶舉人同年，文韶官戶部侍郎時，曾援之，後因案獲咎，復爲閻敬銘所抑。宦途淹滯之由，可略見也。

張恩書君前來書，錄示「吃瓜詩」。（見本報本卷第三十四期。）茲又承來書，示以巧對。書云：

前讀尊著「凌霄一士隨筆」中有以人名作無情對者，如「善耆」對「惡少」「烏拉喜崇阿」對「鴻飛遵遠渚」之類。書因思及外國人名與中國成語天然巧合者甚多，茲錄數則，敬呈斧政：「雷馬克」可對「電驢子」，（俗稱三輪機器脚踏車曰電驢子。雷電驢馬四字本不相及，茲竟同見於人物名中，亦可謂天然巧合也。）「馬丁路德」可對「狼子野心」，「約翰」可對「聘書」或「請柬」，「路加」可對「道長」，（長上聲。）「畢士麥」可對「葛仙米」，（畢葛皆姓。）「興登堡」可對「破落戶」（俗語大家之中落者），「拿破崙」可對「取成都」，「史丹林」可對「集靈囿」，「馬克斯」可對「牛何之」，「杜魯斯基」可對「猶豫不果」，（杜猶皆姓，魯豫皆地名，基，根基，果，結果。）「歌德」可對「辭靈」，（發引之前夕，戚友於柩前祭奠，曰辭靈。）「胡佛」可對「漢奸」，「牛頓」可對「猪勈」。（頓勈皆衡名。）

諸對頗饒趣致，中有平仄未諧者，而字面大都對仗甚工，可見巧思，亦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關於續立人事，前引梁章鉅「歸田瑣記」所載，旋接繼祖君由大同來書，示以軼事，亦經錄入拙稿。（見本報本卷第二十五二十八兩期。）茲復承彭明緒君由貴陽致書國聞周報社云：

讀貴報十一卷二十五期凌霄一士隨筆四頁，關於歸田瑣記引續立人巧對一則，茲復抄暝庵雜識（皋蘭朱克敬香孫著挹秀山房叢書之一）卷二二十六頁一則，以供參攷：

「林文忠公巡撫江蘇時，蘇州府同知續立人頗用事。或投聯語于其輿云：尊姓本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

續憤怒，持白文忠，請究其人。文忠笑曰：自蘇州設同知官以來，官此者不知幾百十人，今能舉其名者幾人？得此雅謔，君不朽矣，又何慍焉？續慚而退。迄今三十年，續君事蹟已無可考，獨此聯尚傳人口。偶於張力臣席上聞之，不禁鄒湛之感。」

按梁章鉅撫蘇五次，末次正值雅片戰爭，並護理江督，當在林之後。續立人早已陞轉江蘇，章鉅或未及知，（著歸田瑣記時已在蘇撫致仕之後。）故只引及湘撫時事。

請轉達著者爲盼。

所示可與繼祖君之說參看。惟朱梁所記，蓋仍難脗合，以梁氏明言湖南，朱氏則謂江蘇也。彭君之意，似以爲續氏曾於湘於蘇曾兩次被茲惡謔；否則梁朱必有一誤矣。倘承彭君更爲考證見敎，尤善。（梁氏宦蘇頗久，而爲江蘇巡撫蓋僅後於林則徐之一次，道光二十一年就職，翌年解任，似未護江督。）

敵人經過的村莊

朱溪

熱河被敵人佔領後的第二個秋天，我因為經營細毛皮貨，依着往年慣例，曾想親自到那地方去走一趟。去時我循張多氣車路，走到多倫之後，在幾個往年老主顧處，接了頭，看好貨色，並且打聽到在敵人佔領下的熱河，對於前去的學生，青年，同無職業的壯漢，的確有種種危險同麻煩；但於商人，却許可自由出入。於是我便雇了駱駝，搭着伴，鈴鈴鐺鐺地打算攀過白岔山，往經棚奔去。心想再由林西，赤峯，圍場，承德這條路線，轉回北平。沿路也好辦點好貨。但想不到我在半途折返。

我們一行五個商旅，走了兩天。第三天黃昏時候，眼望太陽像大火球，向遠處興安嶺山脊西面落去，東邊遍野慢慢升起白色曉霧，這時我們剛好趕到一個小村莊。駝夫將我們領到一家客店門前，大家翻下駝背，就在這客店的土院裏，拍去身上的灰土，蹲到地上，湊着瓦盆捧水擦臉，洗了一個痛快。

和氣的客店掌櫃一面張羅熱水沏茶，一面打着好像是欵待親戚的口吻，問我們要預備什麼吃的。

「可餓了，你看着辦，弄點有勁的才成，」我說。

同伴的也說，「午上打尖，乾糧不頂事。鷄呀，鴨呀，肉呀，弄點有湯有油頂好。明天還要過白岔山呢！」

洗完臉，喝着熱茶，我看見院子中間停着一輛敞車，光光的車板，我便躺上去舒舒腰背。仰面對着天，天上浮着幾片雲彩，被已經下了山的夕陽照得金紅金紅，我發痴地想，「若是收得到這樣有色有光的火狐皮子，來他幾張，也不壞似銀狐哩。」

正在這時候，耳旁邊一陣吵罵啼哭的聲音突如地發作起來，我一翻身坐起，看見那個滿面蒙古相圓圓臉寬方額的掌櫃同另外一個捲着袖口胸前繫着圍裙的人，拖着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婦人，向門外走去。這兩個男人一面用力拖動那個老婦人，一面用了不耐性的聲音叫着：

「滾出去，別到這兒來瘋！」

啼哭叫罵的聲音都是從那個老婦人口中衝出的：她那麼拚了命地叫：

「不成，你們好狠心的賊，把我的老母鷄搶去！好啊！我讓你們宰，誰狠心宰我的老母鷄啊！」

我看見他們把那哭着的老婦人推出門外，踣倒在地上，把那兩扇又大又高

的本朱門迅速關上，下了門，門外的哭聲仍然沒有停止，而且好像那婦人此時正在地上打滾用頭在門上碰的樣子。

四五個同伴全都莫明其妙了，同伴中一位從山西來的點點頭，做得好像他完全明白這場糾紛似的，他用着那吞吞吐吐的山西腔說：

「我看準是這個掌櫃的偷了人家雞來賣給我們吃。」

「倒有點像，看掌櫃樣子倒看不出來哩。」另外一個山東籍的同伴這麼說。

接着那個口胃比大家都健旺的天津同伴便說：

「嗎事兒，咱吃咱給錢，管他們是偷是買。」

大家覺得這事情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而且這時門外的啼罵聲音也停止了，天也漸漸黑了下來，大家便進屋把炕上料理一下，一並排躺了下來靜等吃晚飯。

雖然是初秋天氣，這與安嶺下却已經冷氣襲人了。故炕上已溫溫有點熱氣。我們躺在那暖暖的炕上，渾身都蘇軟了，起先我們還放大嗓子催着晚飯，在掌櫃的「就得，就得，」的答應聲中，不一會，我就精神恍惚地睡着了。

倦旅之後的一場小睡，再沒有比牠還暢快提神的。我被同伴喚醒吃晚飯的時候，用熱燙的手巾擦了臉，當時正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幾個旅客環着一張汚黑的方木桌坐下，一盞美孚油燈烏鼻鼻地立在桌角，對着一盤麵餅，幾樣炒菜，開始大嚼起來。滾熱的餅，和着燙嘴的菜，好像從來沒有吃着過這樣香的東西似的。正在吃着，掌櫃的雙手端着一只大瓦鍋，一陣風似的擺到桌中間，他得意地說：

「原湯消散的，哩，嘖嘖口味看。」

「沒錯，勞您駕再去給我們弄點餅來，吃他一個痛快。」天津同伴這樣吩咐着。

掌櫃的笑嘻嘻地轉進那黑漆漆的廚房門時，山西同伴趕着又吩咐瀵點白酒。

那半明不黯的燈光，照着一隻肥白的雞浮在一鍋清湯裏，雞脊露了一半在湯上面，又光又亮；滿鍋熱氣和着香味衝進我的鼻孔，不由得口水湧了上來。

我們舉起湯匙取了一點湯嚐嚐，正想拿着筷子去取那肥白的雞肉，一陣急促的步聲從背後跑來，我們以爲是酒來了，誰也沒有注意，但忽然間，一只手經過我頭上，一下伸到那滾燙的湯裏，將那隻雞攫去了。

我們吃了一驚，站起來反過身看，一個襤褸的人影，跳出大門，向那黑暗裏逃去。

晚飯過後，我們躺在炕上吸着濃厚的關東烟袋，聽那掌櫃的說這個古怪動人的故事。

這個小村莊因爲是從多倫到經棚必經的駐足地點，所以村上住着的十幾家莊戶，全在每個人家的土院裏，砌了幾間土屋，招待來往商旅。但是他們的正當事情還是種地。村子左近一點開過荒的地，足夠他們種的了。也像別的地方的莊戶一樣，他們依着氣節下地播種，施肥，打穗，收草。種地之外，他們還收點馬匹同綿羊。並且爲了免得糟塌零散糧粒，每家院子裏又都養點雞鴨猪狗。

村子的西頭，住了一個姓史的人家，夫婦兩人都是過了五十歲的人，膝下只有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兒子。這一家三口六只手，辛辛苦苦地種了點地，養了一圈羊，又在院裏養了一二十隻雞。日子在這村裏也算是過得好的一家了。

前不幾年，這史家父子從一幫收人參的客人處打聽到挖參的方法，而且不相信這偌大的白岔山會不出人參，有一天，他們也沒有邀伴，父子倆一大清早便帶着乾糧，拿着布袋鐵鋤，向白岔山裏去尋人參去了。

白岔山是只有威名的大山，平常人除了經過那條山道，很少人鑽到山裏去的。這對父子鑽到那山裏去後，便不見人影回來，留在家裏的老婦人，始先幾天急得非凡，央着村裏的男人去到山裏尋找。這些鄰居結起伴來，去了兩日，轉回時只帶來那個預備盛人參的口袋，同那把預備挖土的鐵鋤。據這些人說，他們費了很大的事才找到這點痕跡，他們在山上看見有老虎發威時在崖石上留下的爪痕，他們斷定這父子倆眞正做了山上大蟲的人參了。

老婦人明白了這回事情之後，她勁抵擋得住，她從從容容地謝了爲她吃了兩日辛苦的鄰居們，自己再關上大門來流她的眼淚。

她有條有理地把那點地讓給別人去種，一圈羊她也賣給一個收羊的老蒙古了。並且她此後也不再招待來往的商旅，她孤獨地一個人住下。她是閒散不慣的人，在她孤獨當中，她那空着的土院子裏不兩年功夫，養起來一羣又肥又壯的雞了。

在那雞羣當中，她同一隻純白羽毛的母雞結爲頂要好的朋友。她們的感情倒也不是平平常常地生出來的。當這老婦人喪失了她的丈夫同兒子之後，在她寂靜的悲傷光陰裏，每天在她面前走動的就是她同她丈夫兒子一起看見長大的這一羣雞。這些雞，從不到半個拳頭那麼大便養在那土院裏走動，起先全是一簇細細的黃毛，嘰嘰喳喳地在土上找吃翻土。到後來漸漸地都長成了，有的長

出一身黃地黑點的花母鷄，有的變成一只紅冠長尾紫金色的公鷄。並且不僅羽毛的顏色不同，因爲日日在眼前吃食行走的原故，在這家三口人眼中，每隻鷄的性情也各個不同了。有的脾氣强橫，有的脾氣溫和，有的膽大，有的膽怯，每隻鷄各有各的走路姿態，各有各的停立或是踏在土上的樣子。

最爲他們注意而且獲得這對老夫婦的歡心的是一只純白母鷄。這只鷄生得一身銀樣羽毛，不爲絲毫灰土所染，長得又肥又壯，容雍華貴，高出同伴一等。有時他們夫婦在院中談天，牠大大方方地走到他們脚前，偏着頭，靜靜地望着牠的主人。有時這老婦人走到鄰家去借點線或是詢個日子，牠也會跟着這老婦人到鄰家去走個來回。

「小白乖，你跟着你媽媽下水井去啊，」老婦人有時這樣同牠說，牠便眞的走到門邊，回過頭來等着下水井了。

在那對父子將要出發尋找人參的前幾天，有一個晚上，全家人都在酣睡當中，忽然從鷄塒裏發出悲慘悠長的求救聲音，這聲音驚醒這對老夫婦，他們披着衣服趕出來，從淡淡的月色下看見一只黃鼠狼正啣着這只白母鷄在逃走，他們追着喊着追到院角乾草堆裏才把牠救下來，黃鼠狼是已經不見踪影了。

他們把牠抱到炕上，拔下幾根鷄毛敷在那被咬破的傷處，他們把牠安置在溫暖的炕角睡覺，第二天老婦人爲了這件事情特別弄了酒肉來表示慶賀。

這患難搭救同失而復得的事故，更是產生出奇妙的感情了。

但是失而復得還不止這一次。

第二次的事情發生的時候，這老婦人已經在這土院裏孤伶伶地度過一個寒暑了。

自從她的丈夫同兒子消滅在白岔山上之後，老婦人地不種了，羊不收了，她在家裏對着一羣鷄消磨她的日子。她用油亮亮的紫高粱喂養這些家禽，把牠們養得像鴨子那麽肥。依着顏色，性情的不同，她給每一只鷄取得一個名字。每天清晨她打開鷄塒的門，她把牠們放出來，又伸手去取那留在鷄塒裏的新蛋，她一個個地拾起來，用衣襟盛着，從蛋的顏色同形態：赭紅的，點紅的，粉白的，白的，長圓的，粗圓的，一頭圓一頭尖的，她分別得出牠們的母親。有時她預計到某一隻鷄應該留個蛋在塒裏，而在她清晨檢點時並沒有看見那個蛋，她會回過頭來高聲呼喚着那隻鷄的名字，這樣說：

「你躲懶，好孩子別學壞，學壞下次我可打你了！」

那只被她喚着名字的鷄，起先總是遠遠地伸高脖子回頭看看，後來聽見責駡的聲音，好像是難爲情起來，撒開翅膀，把頭一縮，鑽到同伴當中去了。

有時，她拾着的蛋，看見上面染了一兩塊血痕，他就會把那蛋細細端詳一番，又把雞羣呼喚聚到足前，估計出那隻新作母親的雞，把牠抱起，走進屋裏額外多給牠一頓食物，補償牠做母親的苦楚。

在這羣家禽中屬於男性的一些，每天報曉的時候，她從炕上冷靜的被窩中，也清清楚楚地分別出各個的聲音：宏壯的，清細的，婉轉的，粗啞的，尾音長的，急促的，從容的。

她將她的精力全幅用在這一羣家禽身上，她為牠們打掃雞塒，為牠們換新草，為牠們掃院子，她餵牠們，保護牠們，沒有存着功利的念頭。她把雞蛋端端正正一行一行地保存在先前用來藏糧食的木倉裏，頭胎染血的則更加小心地砌在木廚裏。

但終日與她做伴的却是那只純白的母雞，她同牠細細地談心，她在灶頭，牠也在灶頭；她縫補衣服，牠便伏在她足前；天一黑，牠就安安靜靜地躍上炕，棲到那專為牠安歇的壁角，陪伴她歇息。

她同這只白母雞細聲細語地談天，這畜生雖然不會用話來答應她，但那點表情足够這老婦人得到她所要得到的回答了。

有一天，那時正在春天，地上已經開凍，白岔山的雪，當日光反映着的時候，也令這村子的人知道已經在開始融化了。這時，忽然在不知不覺當中，老婦人發現那只老是在她足前足後的白母雞不見了！她呼喚雞羣到身前，仔細地尋覓。她在院角乾草堆裏，在灶下灰缸背後，一切可以隱藏的地方她都尋到，一點踪影也尋不着，她心慌意亂地坐到門限上發痴，她想不出這失踪的原故。

「黃鼠狼啣去了麼？」她這樣想，但她不能夠相信這念頭，「許久沒有黃鼠狼了，那會突然來的呢？」

「也許是走到鄰院去被人家害了麼？」這也不像。

但總有個原故才會失踪了的。

於是老婦人走遍村子，跑遍各家的院子，逢人便打聽看見這只雞的踪跡沒有，她並借着口頭的種種事故，走到人家灶下去張張望望。若是殺了這雞的灶下，總會有一點痕跡的，或是雞在鍋裏，或是垃圾裏有雞毛，或地上染有雞血，或是有雞骨，一兩日之內，這點痕跡總不會便消滅的。

一切的尋覓全歸失敗之後，老婦人失了神似的終日在那小院子裏打圈，她自言自語地說許多可笑的話，稀奇的幻覺不時地襲到她眼前。村子裏的婦人們明白了這麼一件事故之後，大家見了面便拿來做笑話講，而且有時還編織成奇怪的故事，比如說那只純白母雞是老婦人的丈夫或是兒子的魂所附的，或是說

那只雞原是被貶的神祇，在沒有人的地方，她會變做一個婦人樣子行動的。似乎那少村莊裏的智慧所能想象得到的故事都由人把牠說出來了。

然而這一切想象終歸是空的，在失踪的第二十一天頭上，正當老婦人像幽靈一般地在對着那一羣家禽流着酸淚的時候，從木倉離地的空縫裏，這失踪了的白母雞從從容容地走了出來，在牠身後還連一連二地跟出來一羣喇喇孵出的小鶵！

老婦人以爲是眼睛發花了，她把牠抱到懷中，光滑的羽毛，溫熱的感覺，這並不是假的呀。

借了油燈的光，老婦人爬在地上把頭放平，隱約地分別出那離地不到一尺高的木倉底下，一直深在裏面，有一點黃草的影子。在她的遲鈍的腦子裏，她忽然明白了。她重複抱起那只純白的伴侶，她說：

「好啊，你把雞蛋偷偷下在這倉下，又偷偷做個窠，一聲不響緊起來孵雛！」

她咬着牙做得生氣的樣子，舉起手要打牠，但她沒有打，她大笑起來，她說：

「小心眼的老東西！」

她數數那些站得還不甚穩當的小雛，整整是十二只。她又大笑起來了。

她是一個曾經做過母親的女人，因此對於這因爲要做母親而犯了詭秘的罪過的畜生，她沒有生牠的氣，這一種母性的勇敢同苦衷反而打動了她心的深處，並且又因爲也算是失而復得，她又爲牠熬過二十一天的悲哀苦楚，這種種感情揉和起來，使這只純白的母雞完全佔有了這孤獨的老婦人的心。

從此這老婦人的生活中添了一份忙碌，在她的心中也添了一份快樂。她又另外爲這羣小雛砌了一個雞塒，小雛同大雞在一塒裏過夜，不但會受到大雞的侮欺，而且會被大雞擠死的。當貪婪的鷹鷂在天空上飛翔盤旋，天性中生成的警戒使小雛們全逃避到牠們母親的翼下時，老婦人便舉起一根長竿，立在院子當中，揮動竿子，從那衰老的喉中，拚出威壯的聲音，一直嚇得那懷了强盜之心的飛禽不見蹤影，她才歇手。她立刻會向着那仍然在警戒中撤開雙翅，遮護着小雛的母雞說：

「赶跑了，放牠們去玩吧。」

在另一時候，老婦人從箱子裏尋出一張舊了的紅紙，這紙應該使她惆悵一番的，因爲好像是隔了幾世的事情，又好像是昨日的事情，那時她還是一位新婦，她曾經撕下這紙浸濕了來代替胭脂的。她淸淸楚楚地記得那時的情形，但是她沒有放縱自己去爲已經過去了久遠又久遠的事情哀傷，她鼓起另外一種心情，也把這紙撕下浸到碗裏去，她沒有

將那融解開的紅色塗在自己的臉上，她把牠在每只小雛的頭上染上一點。看見這些頭上染了紅點的小雛　，散佈在地下，她好像看到幼雛的稚年同青春，她得意地抱起那另一母親，撫慰着牠，自己發笑了。

無論是在繁華的都市裏或是在偏僻的鄉下，甚至在這白岔山下永遠不爲世人所知的小小村莊裏，每個活到這個世上的人　，總有他或她的一份酸甜苦辣的，不同的地方只在他或她如何來安排那份酸甜，如何來調和那點苦辣罷了。

這老婦人不自知地用了天賦的智慧來慰療自己的命運，來把天賦的那點母性發舒出來，她不需要村莊裏的鄰人爲她傷心，她自己也不怨天生她命苦。她身旁有那只純白的母鷄做伴，她眼前有這一羣報曉生蛋的家禽打發日子，而且還有這羣日長夜大的小雛來使她關心，她滿足了。

日子若是就這麼平平安安地下去也就好了！在不知不曉的當中，新的災難開始了！

在老婦人的丈夫同兒子失踪後的第三個初夏來到這小村莊的時候，熱河已經被敵人全部佔領了。這荒漠旁邊，高山底下的地方，　沒有從別處逃難來的人，所以仍然安安靜靜地種他們的地，牧他們的羊。假若不是敵人存了進攻察哈爾的心，也許這小村莊永遠也不會知道白岔山東新發生的事情吧！

但這村裏的人會知道的，而且深切的知道了！

初夏，一切草木都在準預抽芽生葉的時候，一個黃昏，一陣槍聲從白岔山麓下傳到這村莊的人的耳裏，村裏的人在驚慌當中，以爲鬍子來了，各家將院門關上，還沒有決定抵抗或不抵抗，槍聲已經進村，雜亂馬蹄聲音已震動每個人的心臟。在一陣示威的空槍之後，每個院子的門都被敲響，而且強迫開開，迅速之間　，挨院都衝進來拿着上了刺刀，做着預備扭機樣子的敵人，仔仔細細地搜查過，凡是可以用作抵抗的火器同鐵具，全被取走了。

四五個敵人衝進老婦人的院裏，一羣家禽驟然驚散飛逃，老婦人站在院中間，氣得抖索，狠狠地想喝住他們，他們沒有理她。

經過一番粗魯的搜查，幾個敵人返到院中預備出去，看見滿院東躲西避發着驚慌聲音的鷄羣，他們餘興未盡，重新在院裏追赶恫嚇，彼此嘩嘩大笑，而且說着老婦人所不懂的語言：

「好肥壯的一羣鷄，不愁沒有口福了！」

說完了又是嘩嘩大笑。走出門時他們用粉筆在門上畫了一個白圈，且在白圈之下又畫了一只鷄。

老婦人將門關上，外面是亂紛紛的

吵雜聲音。她用酸啞的喉嚨呼喚她的鷄羣，眼淚滾了下來。她抱起那只純白母鷄走進屋　，驚魂未定的一羣跟在她身後。屋裏桌櫈全翻倒了，木倉的板門也摔在地上，那些經她細心砌起的鷄蛋已有幾個滾落在地上，透明的蛋白同渾圓的蛋黃攤在碎殼當中。她沒有心情來收拾這些，她抱着她的同伴倒在炕上去了。

「這是怎麼一會事呢？」她想，她却想不明白。

敵人在這小村裏立起他們的國旗，又立起他們的隊伍旗子。人數是一個分隊。全村的人都被擠到一個院子裏去，空下的屋作爲敵人的營幕了。惟有老婦人的院子沒有派人進來。

敵人安然地駐紥下來。每天的清晨有兩個胸前吊着白布的敵人，走進這板門上畫有記號的院子，追東赶西地捉去幾只鷄，並且又從那木倉裏取去一些鷄蛋。起初　，老婦人哭着號着去攔阻他們，央求他們，但經不起他們重重地一推，她已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了。

她爬上炕，懷抱着那只純白母鷄，一面呻吟着，一面呼喊她的鷄羣集到炕前。這鷄羣，一日比一日數目減少了。她呼喚着那些不見了的的名字，她喉嚨喊得冒烟咳嗽，那些被呼的却仍然不見前來。

白天黑夜她都不能睡眠，她哭她的丈夫，她哭她的兒子，她哭她的鷄。

最後一天　，剩下的三只最會飛逃的公鷄已被捉在那兩個凶狠的人的手中時，他們的心尙沒有滿足，

「也許還有呢，再尋尋，」他們這樣說。

於是他們將那三個被俘的家禽綑起扔在院中，把全院全屋都翻遍，最後在老婦人身旁被下，發現那只純白的母鷄，這沒有失望的發現使得他們眼珠都迸了起來，他們伸手去抓那只鷄，先前好像已經半死不知人事躺着不能動的老婦人，突然地掙扎坐起，拖着那男人的手，張開嘴湊上去咬，那時候，另外一個拳頭像一個鐵錘一般正中不偏地打在她的臉上。

老婦人的頭碰在炕角，兩個門牙落在她嘴腔裏，比紅紙更鮮艷的血沿着炕沿淌了下來。

將近十天的時間過去了，像過了十年一樣　，駐紥在這小村莊的一分隊敵人，吹着銅號，往前開拔了，他們很對得住這村莊的：沒有燒一間屋，也沒有殺一個人。

但是這史姓老婦人從此變了，她整天叫喚她的「小白乖」，她東躲西隱地在人家灶頭打囤　，見着人家宰鷄便發瘋。

……………………

客店掌櫃坐在坑沿把故事說完，嘆

口氣，又搖搖頭，便站起來走出房，讓我安歇。

我吹了油燈，躺下來睡不着。窗角破處露出一輪白月，冷冷清清的樣子。

剛剛那時候，一聲雞鳴像迅雷一般打碎深夜的寂靜。我心跳着，無端的好像那聲音撕碎了我的肺腑。

我閉起眼睛，眼睛前活動着那跳出大門，向暗中逃去的人影。

我好像得了熱病。第二日我單獨折返多倫了。

二十三年九一八夜午

古人亦鈔襲

江寄萍

古人之詩詞往往有借用他人之成意者。如辛稼軒詞云：「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住為佳耳。」此意乃借用王右軍之問行帖：「天氣且未佳，汝定成行否？得且住為佳耳。」然辛稼軒之詞意較王右軍之問行帖有韻味。故不能謂之剽竊。又如李嘉祐之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而王摩詰則每句加以二字，為「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古樂府：「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而陶淵明改為：「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而林和靖則改為：「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以上之改作俱較原作為佳，不能謂之剽竊。完全襲用古人者，如錢起之湘靈鼓瑟詩之末二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遊曾以之塡詞，云：

「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侵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滕子京在巴陵亦曾借用錢起之句塡詞：

「河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此詞不僅用錢起句，亦借用孟浩然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可見古人亦時常鈔襲前人之句，不過不似現代人之笨鈔。

改前人句為己句者，亦有改的極不高明者，如王漁洋改劉長卿之「白鳥破溪光」，為「白鳥破溪烟，」改王維句：「青山帶行騎，」為「青山帶行客」，改李白之「心與浮雲閑」，為「心與浮雲孤，」幾乎不通。「心與浮雲閒」是何等的悠然，其妙即在一「閒」字上，而「心與浮雲孤，」「白鳥破溪烟，」改的是何等拙笨，實點金成鐵之手也！而阮亭為清朝一代詩宗，何以如此，殊令人費解也。

沒有常識的母親

蕭　颯

在中元節後一天的晚上，我同容他們夫婦兩人，一同到了北海。我們坐在五龍亭的第三亭畔，品着香茗，剝着瓜子，看着黑沉沉的湖水——因為月亮始終似含着無限嬌羞似地掩藏在雲幕之後。園裏眞是十分冷落！五龍亭上，祇有我們三個遊客。遙望漪瀾堂前，似乎也人影寥落。岸上一盞盞燈光，反射到水裏，反光拖得很長，髣髴浸在水裏的一條條金黃的練子。忽然一團兩團游艇的黑影，把那些練子衝斷了，斷碎的練子隨着水波的顫動搖晃了幾下，又隨着水波的寧靜而啣接成了整個的一條。湖邊上的樹木房屋，看去只似山水畫上的陰天的遠山，在淺灰色的雲幕下呈着深黑色。玉蝀橋上來往的洋車上的燈火，遠看去髣髴草際的流螢，在來回翩翩地飛舞。

在這樣淒清恬靜的湖濱夜色之中，使我幻想到昨夜湖面漂浮着的一盞盞玲瓏精巧的河燈，與那萬人欣賞歡呼的熱鬧情狀。更因此而使我聯想起了十八年前一段悽惋悲傷的回憶。

事情雖則是過去很久遠了；然而在我的記憶裏依然很清晰地存在着，宛似昨天剛過去的事情一般地清晰。是在中元節的前幾天，每一到薄暮時候，前院天井裏總是停着一乘青布小轎，從那裏走出了一位長着白長鬍鬚的龍鍾的老頭兒，天天似日課般地診着蘋妹的不見起色的結核病——這病的名稱跟牠有傳染的危險性 ，是我年紀長大，增加了一些新智識以後纔知道的。福嬸娘坐在黯淡的燈光下，臉上罩籠着煩悶愁慮的雲霧，細心地而又沈重地把贖回的藥包 ，一包包解開來，又一包包的傾倒在一隻已被烟煤燻染得烏黑的砂鍋裏。然後把包藥的小方紙，一張張貼在牆上，——這是一種迷信，據說，藥紙貼在牆上，藥性就格外有力而靈驗 ，——嘴裏自言自語地說，『快貼滿了， 蘋兒的病也快好了。 好了以後，正可以吃鮮菱角呢。』

福叔是患着哮嗽吐血的病死的。他遺下四個子女。嬸姊跟懋哥都在九，十歲上，跟福叔犯着一樣的病症相繼死去了。福嬸娘的傷心當然不用說。現在蘋妹好容易又撫養到十歲了，而她又犯了那樣的病症。從過去的經驗說，他似乎很少再能有下牀的希望了 。 有人說，是祖坟上的風水壞了。而看香頭的老婆子，每請她來一次，總是站在燁燁地燒着的兩支紅燭前，眼烏珠插到額角裏，做着一副猙獰醜惡的面相，看着正在煨煨地發着火焰的整股的香，打着什麼「的」什麼「兒」的語調，說，這是前生的冤孽作祟。福嬸娘在前輩子曾經把那冤魂的丈夫子女都陷害死了，所以在這一輩子要報復；但是道場已經做過五六次，念經拜懺的超渡着冤魂，而且還在外房的正中，設着冤魂的靈位，每天供奉着。怎麼還冤仇還是解不開呢？

有一天，奶媽不知從那兒聽來了一段傳說，神情慌遽地從外面進來 ，張惶驚措地跟福嬸娘說，『三奶奶，你知道蘋小姐的病是怎麼得的？前村的榮全老太爺說，凡是犯這種病的人，在臨死的時候，從嘴裏會飛出一羣小虫子來。那虫子有鼻子，有眼睛，而且還有翅膀，也跟蒲子裏攢

出來的蟲[illegible]一樣，只是我們的眼睛看不見。榮全老太爺是聽他的大少爺說的。他們大少爺在城裏的學堂裏讀書。據說，用什麼鏡子一照，就可以看見那些虫子呢。』她說得有形有踪的，母親和福嬸娘都聽得有些發呆，互相默視着，神態十分驚異，似乎又信又不信。我呢，覺得怪害怕，好像眞的看見了呻吟在牀上的蘋妹的嘴裏，飛出一羣大鼻子大眼睛的虫子那樣地害怕。

『還有呢，他們說，』奶媽又繼續着說，『在病人死的時候，應當用絲棉蒙在他嘴上，再把蘆葦橫在上面，虫子就可以飛不出來；假如那些虫子飛了出來，不准飛到那一個人的肚子裏，那一個人日後就得犯這種病。三奶奶當心點吧，萬一蘋小姐一長二短的話，不要忘了用絲棉與蘆葦。現在就剩小少爺了，就剩下這一根嫩芽了，總得當心點纔好，不要再讓虫子飛出來吧。』

『那兒來的妖言惑衆？ 要是眞有虫子飛出來，怎麼能看不見呢？橫豎一個人怎麼生怎麼死，都是註在命裏的。』福嬸娘這樣反駁着她。當然她是不信她的話。

躺在病榻上的蘋妹，已經咳嗽都是有氣無力了。有時張開了嘴，鼓起了胸脯，像要咳嗽，但祇是「啄」一地一聲，又驀然中止了；兩頰直紅得跟蘋菓一樣；額上披着幾絲紊亂的細髮，更顯得嬌弱而可憐！

常是在黃昏的時候，奶媽把藥從藥舖裏買了回來，就去刷鍋洗碗。福嬸娘帶着小弟弟坐在蘋妹的牀沿上，親自看守着房門後正在煎熬着的藥鍋。僅是五歲的小弟弟也像已解人事一般，不吵不哭的伏在他娘懷裏，直到兩隻小眼睛緊閉上，發出了呼呼的鼾聲以後，纔輕輕地把他放在蘋妹的脚後面，再輕輕地爲他蓋上一條薄單被。等奶媽把一切都收拾完了，再把他抱到間壁的房間裏。從眼前的情景，使蘋妹想起了上年懋哥病重時的一切，她也像現在的小弟一樣，每天晚上總是跟着母親在榻前玩耍，有時還唱着歌兒。於是她喘着氣斷續地說，『小弟弟祇會睡覺，也不會給我唱個歌兒。』

到了七月十三的早上，忽然蘋妹的病勢減輕了，看上去似乎精神不似往日那樣地萎疲，而且想吃冷東西。從已經暗啞了的喉裏迸裂出微弱的聲音說，『要吃鮮菱角。』就在當天的下午，三哥携着我走到後門口的碼頭上，踏上了本來停泊在那兒的小舢板。擊着槳直到右近的小溪的菱蕩裏。已經離薄暮時分不遠了，東南角上忽然佈上了一層烏雲，狂風捲地般的颳着，幾陣隆隆的雷聲，幾響閃閃的電光，把我嚇得祇是伏在三哥的背後，一聲也不敢言語。幸而雨沒有下，一忽兒烏雲一片片的被吹散了，太陽依然放出光輝來。三哥一面盪着槳，一面在綠的菱葉下採取着鮮紅菱。一隻小竹筐已經裝滿了，於是撥轉船身向來的方向擊着槳。槳一往一來地潑剌的急急的，在水面上發着潑剌生硬的聲音。穿過了垂虹橋，在綠樹叢陰下，無意中在浮漾的青萍之中，看見一具死鴨的屍骸，漂盪在水面上。默想蘋妹要是一旦死了以後，也是這樣地浮腫着白皚皚地僵臥着吧？ 那時的我，晨夕在談神說鬼的氛圍中生活着。心想：剛才的打雷，跟眼前所見的死鴨，都不是吉利的徵兆，蘋妹莫非就在今天晚上有變故吧？ 遍體不由自主地起着戰慄。 將到碼頭的時候，夜色已經很濃厚地蓋在河面上了，遠遠看見一盞燈籠的光亮，在水波下，蛇似地蜿蜒着。原來奶媽已經在水濱的石級上等候我們好久了！三哥提着一筐子菱角，拉着我直奔到蘋妹的房裏，只見福嬸娘頰上掛着兩行眼淚，正在爲蘋妹搥胸脯。蘋妹微微喘着氣，已經不能說話。奶媽斜着

一隻菱角送到她嘴邊的時候，她只是搖搖頭，表示她已經不能吃了。

一縷游魂，就在那天的午夜，脫離了弱小的軀殼飄忽到黃泉界落去了！福嬸娘一聲長號，頓時暈倒在地上。虧得奶媽還記得，急忙把預備的絲棉蒙着她的嘴，一梗黃色的蘆葦橫架在上面。

第二天，一具三尺多長的小木盒子，由兩個人抬了來又抬了出去。福嬸娘像剜掉了一塊心頭肉似的那樣嚎啕痛哭着，非要跟隨着那被抬走的小木盒子一塊兒到坟地上去。好容易母親跟奶媽死命把她攔住了，左說右勸的纔把她拖進了後院的堂屋裏。

中元節正是蘋妹死後的第三天。福嬸娘喪魂失魄似的在各處搜索着，把蘋妹生前穿着的衣服與鞋襪，都搜集了出來，說要在晚上給她焚化掉，好叫她在陰間也可以穿着着。蘋妹生前穿着的衣服，多半是嫣姊死後遺留下的。現在女孩兒都已經死完了，還留着有什麼用呢？福嬸娘大概是這樣想吧？不然爲何在嫣姊去世以後，並沒有燒掉一件呢？她在枕邊席下，甚至箱子角裏，都翻到了，連一雙舊鞋一雙破襪都沒有遺漏下的一古腦兒都包在大包袱裏了，纔算放下了心，似乎沒有什麼再對不起她那樣地放了心。她又拿着紅綠的紙張，剪成了蓮花瓣，黏成了一盞很大的蓮花燈。她說，『今晚放在後門的河面上，要放給蘋兒看呢。』

薄暮時候，三哥左手攜着我，右手提着一包紙錠，又到後門口的碼頭上，上了小船。一路盪漾的綠波，兩岸鮮美的芳草，我都無心領略欣賞，心裏只想着埋在黃土下的蘋妹，經過了三天的光陰，不知變成怎樣了。在一處很遠的堤岸邊，登了岸，經過曲折的碎石舖的小道，到了一個大松林中，陰森森地，眞使人覺得毛骨悚然。穿過籬笆，在一個犄角上，一堆高起的新翻轉的濕土之旁，插着一株小松樹。三哥說，『蘋妹就埋在這裏呢。』把紙錠焚化了以後，我們又回到船上。將到碼頭的時候，月影已經浮泛至水面上，被槳兒擊着，宛似一面破碎的圓鏡。招魂的嗩吶，在遠處嗚咽地吹着，盂蘭勝會大概已經出動了，不久，水面上浮來了百十盞明滅閃爍的荷花燈，似螢火似的在不靜的水面上盪漾着，又似鬼火般的從船舷旁流過去。忽然，一盞精巧無倫而又比普通的河燈大出兩倍以上的蓮花燈，漂到我們的船頭下，那正是福嬸娘親自製裁黏貼的那一盞！

『福嬸娘這時在家裏不知怎樣地悲傷呢？』三哥震顫着聲音這樣說。我們都不自禁地呆對着那盞漂浮的河燈而下淚！然而河燈是無知地在一瞬之間漂過去了。

事情雖則整整地過去十八年；然而正似昨天剛過去一般地清晰在我的記憶裏。一條小命，在廣漠無垠的宇宙裏，在成千累萬的衆生中。又算得什麼呢？我並非好傷感，我只是痛惜着聰明伶俐的蘋妹的生命輕擲在不必一定能發生而且不必一定會死亡的病症中。若是那時的我，也像現在一樣地有着一點醫藥智識，我會剴切地向福嬸娘陳述着一切，假如她能聽從我的話，亦許蘋妹至今還生存在世界吧？



原文献残缺